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頡剛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頡剛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0 字數 204,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300

統一書號：10186·449　定價（七）：1.15元

序

五四運動以後，顧頡剛師所作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開創了我國民間文學研究的新道路，在這個領域中作出了劃時代的卓越貢獻，並取得了國際的聲譽。從此以後，我國民間文學的研究出現了新面貌。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他編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我就把他研究這一故事的經過，作一簡單的介紹。

顧師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開始于一九二一年冬天。那時他正在研究《詩經》，輯集鄭樵的詩說。在《通志·樂略》中讀到鄭樵論《琴操》中的一段話：

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這個故事由經傳的數十言演變爲稗官的萬千言，引起他的注意。過了一年多，他又在姚際恒的《詩經通論》中見到一段有關「孟姜」的注釋：

《序》……謂「孟姜」爲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鄭風·有女同車》）

姚際恒推斷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已成爲美女的通稱。使顧師對這個故事的歷年久遠，感

到驚訝，引起他蒐集這個故事的好奇心，遂立了「孟姜女故事」專册，鈔録材料。這個專册由于一九三三年燕京大學的同學幫他整理材料目録時，全部剪貼成單頁，經過多次的變動，現在只剩下一些零星殘頁和一頁上册的封面了，當時他究竟鈔輯了二册還是三册的材料，現在也無從知道了。這是非常可惜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把蒐集到的材料略加整理以後，列出一個變遷的綫索，化了三天功夫，寫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但只寫了一半，叙述到南宋初葉。後來他就一直没有機會把它續完。這篇論文在《歌謡週刊》第六十九號發表以後，震驚了當時的學術界。北京大學的教授劉復讀了此文以後，給以極高的評價。他在給顧師的信中説：

在《歌謡》六十九號中看見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學家的眼光與手段來研究這故事，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來一個有價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

顧師作出的巨大貢獻，受到很多人的贊揚，並爲他提供研究的材料。唱本、寶卷、小説、傳説、戲劇、歌謡、詩文，絡繹而至。于是他改變了原來的先作成一篇完整文章的想法，先在一個小問題上作研究，把小問題研究完了，再整理爲一篇大論文。這些小問題，他在《顧頡剛啓事》（見本書第八十九頁）中一共提出了二十四個題目，但後來只寫成《杞梁妻的哭崩梁山》和《杞梁妻哭崩的城》兩篇。另外一篇《孟姜女十二月歌與放羊調》，則不在這二十四個題目之内。顧師還爲《歌謡週刊》編了九期《孟

姜女專號》，把收到的材料刊載于《專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魏建功在《〈歌謠〉四十年》一文中說：

> 專號成績豐富多采的是顧頡剛先生主編的《孟姜女》。顧先生用研究史學的方法、精神來對舊社會認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傳說進行研究，一時成了好幾十位學者共同的課題，有幫助收集歌謠、唱本、鼓詞、寳卷和圖畫、碑版的，有通訊分析討論故事内容的。遠在巴黎留學的劉復教授見到專號，忙忙抄回伯希和拿走的敦煌卷子裏唐人《雲謠集》《虞美人》詞中有關孟姜女的資料，很令人興奮。從那時起，人們對現行故事傳說的源遠流長，認識更加明確。《孟姜女》共出過九期，最典型地體現了人們自發自願、肯想肯幹、互相啓發、不斷影響的範例。
>
> （《民間文學》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歌謠週刊》停刊後，顧師繼續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編刊《孟姜女故事研究》，共出版了八期。在他倡導下，這個故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研究，與他討論孟姜女故事的通訊三十八篇，在發表時大都加了按語，這些按語都有他自己的見解，有力地促進了當時民間文學研究的開展。

一九二六年春，顧師在寫《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時，他「將二年來搜集到的孟姜女的故事分時分地開一篇總賬，爲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寫了三萬多字關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他自己覺得犯了腹蠱之疾，把前後文隔斷了，後來就把這一部分抽出獨立爲一文，題爲《孟姜女故事研究》單獨發表。在這篇文章裏，他把二千多年來的文獻記録和遍布全國各地的各種民間傳說、文學、藝術材料，整理出歷史和地理兩個系統，作出了杰出的成績。可以說是他想寫的大論文的一個詳細的

綱要。

顧師逝世後，我在整理他的遺稿時，又發現他的一篇《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説》，雖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所寫的一個未完成的初稿，但比起《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有關部分却要詳盡得多，此稿中的一些分析和論證都是《研究》一文所没有的。因此，這仍不失是顧師的一篇重要文章。以後十餘年，顧師没有時間再繼續作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寫了一篇《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録説明》，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寫一本《孟姜女故事考》來結束這一工作。並繼續把他看到的材料，記入筆記，爲寫好這篇論文作準備，可是這個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解放後，姜又安曾幫助他整理孟姜女故事資料達十年之久，蒐集到約百萬字的資料，賀次君又爲之作《孟姜女故事資料解釋》，可惜這些資料和解釋在十年動亂中都散失了。此事的前後經過，在他一九六六年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載：

三月一日，予卅年前所搜集之孟姜女故事資料，半失于抗日戰爭中，十年來承又安爲我繼續搜尋，其量視前爲豐，又得次君爲之作注，更便研究，因擬竭數日力翻覽一遍。

三月二日下午　續看賀次君所作《孟姜女資料解釋》。終日看又安送來之賀次君所作《孟姜女資料解釋》，未畢。

三月三日　終日續看《孟姜女故事資料解釋》，仍未訖。

三月四日　看《孟姜女資料解釋》訖，重爲排次，寫應注意事項與又安。

十一月十六日　得又安信，知其所整理《孟姜女資料集》放在雁秋家，當雁秋家被抄，人被驅逐時，稿件堆在院裏，當作廢紙，及今兩月，已不堪問。當此搜集五十年，整理十載，共約百萬字之稿廢于俄頃，可勝歎惜。

顧師化了數十年功夫蒐集整理起來百萬字的《孟姜女故事資料集》就這樣輕易地被毀于一旦，使他非常痛心。他和我談起此事時，總是感嘆不已。幸而在這次整理遺稿中還發現了一份《孟姜女故事資料集目録》的初稿，上面有顧師用紅筆批注的許多意見。其中有一條是對分類的意見，抄録如下：

甲、文人著録

一、典籍

二、詩文

三、小説

乙、民間流傳

一、傳説

二、歌謡

三、樂歌

（一）小調

（二）宗教曲

（三）戲劇

丙、學者考辨

有了這個分類意見和資料集的目録，以後就可以遵照他的意見重新輯集，實現他的遺願。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爲了整理顧師遺著，去上海圖書館看書時，竟找到了《孟姜女集》。這本集子在明季朱睦㮮的《萬卷堂書目》和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裏都曾著録過。顧師尋找此書多年，却一直没有見得。這次無意中查得此書，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可惜顧師不及見到了。這是深感遺憾的。

這本《孟姜女集》是明代關南汪兆龍重刊本，與《陽明先生浮海傳》合刻在一起，題作《忠烈小傳》。這個合刻本前有廣陵盛稔的序（缺首頁），説明兩書合刻及題以《忠烈小傳》的緣由。《孟姜女集》是明代馬理所輯的陝西同官縣女迴山上孟姜女廟裏的碑刻詩文，雖只有薄薄的二十頁，但這個詠嘆孟姜女的文字，却大都是他處所找不到的。如宋代宋宗諤的一首修廟詩，是一件很重要的孟姜女廟的史料，可是乾隆《同官縣志》卻没有收録。又如這本集子所收録的明代詩文，也只有余子俊的《題烈女》和楊巍的《題姜女祠壁》二首詩，見于《同官縣志》。還有馬理自己寫的《姜女遺跡》十首詩，也只有其中第五首《滄河手痕》見于他自己的《谿田文集》。因此，這些詩文，都是很珍貴的反映孟姜女故事傳説演變的材料。以後重輯孟姜女故事資料集時可以補苴進去了。

顧師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論著和師友的通訊，一九二八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曾彙編爲《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册。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決定重新編印此書後，顧師就親自校

閱，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這年十月，他住院治療，還帶到病房去校閱，到他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那天，他已看到第三册《〈畿輔通志〉中的孟姜女》那一篇，只剩下最後很少的一部分没有能校閱完畢。顧師逝世後，我通讀過一遍，除了校正一些錯别字外，未作任何改動。另外又把他在這三册之外的幾篇關于孟姜女故事的文章和從他的讀書筆記中輯出的孟姜女筆記十四篇，編作第四册，一起彙入這本專集。《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録》和《孟姜女名稱的由來》一文，不是顧師自作，所以都未編入。

王煦華

一九八二年三月

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自序

顧頡剛

這本小册子是集合我的兩篇孟姜女的論文而成。關于這件故事的研究，是我料想不到的一宗收穫。我非常感激北京大學《歌謠週刊》的幫助，使得我有和許多同志接近的機會。

這兩篇文字，第一篇只作成了上一半。當這半篇寫清時，自己覺得很滿意，幾乎要喊出「可以找到的材料都給我找到了！」但過了些日子，誤謬之處漸出現了，脫漏的地方出現得很不少了，而宋以後的材料越聚越多，更不易處理，因此，賸下的半篇再也寫不下去。第二篇則只是一個極簡略的結賬，任何材料都加以節縮，許多應說的話竟沒有說。這數年中，常有一個整篇文字的格局在心頭鼓盪着，既要求寫，又不敢寫。所以然者何？一因牽涉的問題太多，在短時間內無法完全解决。二來呢，材料日出不窮，每當接觸新材料的時候就感到舊材料的寒儉，想把各個小部分的材料搜集略備，實在不是一時做得到的事。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這句有閱歷的名言我領會了！但我們在求智識的道路上，對于簡單的觀察肯滿足嗎？爲了事務的麻煩，甘心退讓嗎？不，不，材料的多和整理的難，正可鼓勵我們工作的興味！正是暗示我們將成就偉大的創造！

因爲這樣，所以我不願意把這個問題作一個輕易的結束。我希望先出若干册「孟姜女故事材料集」，又出若干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逐步逐步地整理，到「可以找到的材料」大略完備時，再滿通

爲一部系統的著作。這一本書，就算做研究集的第一册。

前數年，我們在北京大學發表這類的文字時，常聽到他人的責備，或者笑我們不去研究好好的學問而偏弄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或者歎息我們的「可憐無益費精神」！現在我們發刊這類集子，少不得又惹起正統學者的鄙薄。但是，我們安心，一種學問在創始的時候不能得到一般人的瞭解是很尋常的。民間故事無論哪一件，從來不曾在學術界上整個的露過臉；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絲一髮的時候，一般學者早已不當它是傳說而錯認爲史實了。我們立志打倒這種學者的假史實，表彰民衆的真傳說；我們深信在這個目的之下一定可以開出一個新局面，把古人解決不了的歷史事實和社會制度解決了，把各地民衆的生活方法和意欲要求都認清了。一般不瞭解我們的人，如其駡得太兇時，我們只得對他們說：「請你們到生物學者的研究室裏去瞧一下罷！他們好端端的人生大事都放着不管，專玩弄些蟲豸和野草。這纔是最不配登大雅之堂而比我們更失卻大人先生的體統的，你們還是先駡倒了他們罷！」

我對于我們同志要作幾項請求。孟姜女故事的材料請隨時隨地替我搜求；不要想「這些小材料無足重輕」，或者說「這種普通材料，顧某當已具備了」。因爲從很小的材料裏也許可以得到很大的發見，而重複的材料正是故事流行的證明。這是請求之一。各種學問都是互相關聯的，他種學問如不能進步到相當程度，一種學問必不會有獨特的發展。同樣，一種學問裏面的許多問題也是互相關聯的，他項問題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項問題也決不會研究得圓滿。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本出偶

然，不是爲了這方面的材料特別多，容易研究出結果來。至于現在得有許多材料，乃是爲我提出了這個問題，纔透露出來的。這種民衆的東西，一向爲士大夫階級所壓伏，所以不去尋時，是「無踪無影」；但又因立國之久，地方之大，風俗之殊異，所以着手搜求時便會得「無窮無盡」。無論什麽人，只要有方法去做，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穫；初施耕種的土地，地力正厚咧。孟姜女在故事中還是次等的（我五六歲時已知有祝英臺，但孟姜女到十餘歲方知道），費了年餘功夫已有了這些材料，而且未發見的怕尚有十倍廿倍。像觀音、關帝、龍王、八仙、祝英臺、諸葛亮……等等大故事，若去收集起來，真不知有多少的新發見。即如尖酸刻薄的故事，自從《徐文長故事》一書出版以來，大家纔想起，這類的故事是各處都有而人名各不同的。所以浙江的徐文長，四川便是楊狀元，南陽便是龐振坤，蘇州便是諸福保，東莞便是古人中，海豐便是黃漢宗……。這類故事如果都有人去專門研究，分工合作，就可畫出許多圖表，勘定故事的流通區域，指出故事的演變法則，成就故事的大系統。我的孟姜女研究既供給了別的故事研究者以型式和比較材料，而別的故事研究者也同樣地供給我，許多不能單獨解決的問題都有解決之望了，豈非大快！這是請求之二。

我敬致感謝於鍾敬文先生：他原諒我事務的冗忙，代我校對了這本書。

一九二八，二，一七

第一册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目錄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冊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一九二四，一一，二三，北京大學《歌謠週刊》）

顧頡剛

孟姜女的故事，論其年代已經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本部，實在是一個極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學者只注意于朝章國故而絕不注意于民間的傳說，以至失去了許多好材料。但材料雖失去了許多，至于古今傳說的系統卻尚未泯滅，我們還可以在斷編殘簡之中把它的系統搜尋出來。

孟姜女即《左傳》上的「杞梁之妻」，這是容易知道的。因爲杞梁之妻哭夫崩城屢見于漢人的記載，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個名字還保存得「杞梁」二字的聲音。這個考定可說是没有疑義。于是我們就從《左傳》上尋起。

《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云：

齊侯（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是說，齊侯打莒國，杞梁、華周（即杞殖、華還，當是一名一字）作先鋒，杞梁打死了。齊侯還去時，在郊外遇見他的妻子，向她弔唁。她不以郊弔爲然，說道：「若杞梁有罪，也不必弔；倘使沒有罪，他還有家咧，我不應該在郊外受你的弔。」齊侯聽了她的話，便到他的家裏去弔了。在這一節上，我們只看見杞梁之妻是一個謹守禮法的人，她雖在哀痛的時候，仍能以禮處事，神智不亂，這是使人欽敬的。至于她在夫死之後如何哀傷，《左傳》上一點沒有記出。她何以到了郊外，是不是去迎接她的丈夫的靈柩，《左傳》上也沒有說明。華周有沒有和杞梁同死，在《左傳》上面也看不出來。

這是公元前五四九年的事。從此以後，這事就成了一件故事。這件故事在當時如何擴張，如何轉變，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過了二百年，到戰國的中期，有《檀弓》一書（今在《小戴禮記》中，大約是孔子的三四傳弟子所記）出世。這書上所記曾子的說話中也提着這一段事：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奪即隧），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這一段話較《左傳》所記的沒有什麼大變動，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一語。但這一語是極可注意的。它說明她到郊外爲的是迎柩，在迎柩的時候哭得很哀傷。《左傳》上說的單是禮法，這書上就塗上感情的色彩了。這是很重要的一變，古今無數孟姜女的故事都是在這「哭之哀」的三個字上轉出來的。

比《檀弓》稍後的記載，是《孟子》上記的淳于髡的話：

淳于髡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告子》下)

在這一段上，使得我們知道齊國人都喜歡學杞梁之妻(華周之妻，或在那時的故事中亦是一個善哭的人，或華周二字只是牽連及之，均不可知；但在這件故事中無關重要，我們可以不管)的哭調，成了一時的風氣。又使得我們知道杞梁之妻的哭，與王豹的謳，緜駒的歌，處於同等的地位，一樣的流行。我們從此可以窺見這件故事所以能夠流傳的緣故，齊國歌唱的風氣確是一個有力的幫助。

于是我們去尋戰國時歌唱中哭調的記載，看除了杞梁之妻外，再有何人以此擅名的。現在已得到的，是以下數條：

雍門子以哭見于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淮南子·覽冥訓》)

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于志，積于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

心。（《淮南子·氾論訓》）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忭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列子·湯問篇》。《列子》一書雖僞，但它原是集合戰國時諸書而成，故此條可信爲戰國的記載。）

這三段中，都很明白的給與我們以「齊人善唱哭調」的史實。雍門，高誘、杜預都說是齊城門。雍門的人既因韓娥而善哭，雍門子周（依《說苑》名周）又以善哭有名，可見齊都城中的哭的風氣的普徧。秦青、薛譚之謳，《淮南》既說其「憤于志，積于內」，薛譚的學謳又因秦青的「撫節悲歌」而不歸，又可見他們所作的歌謳也多帶有憤悱悲哀的風味的。用現在的歌唱來看，悲歌哀哭，以秦腔爲最。秦腔中用（哭頭）（唱前帶哭的一呼，不用音樂的輔助）處極多，淒清高厲，聲隨淚下，足使聽客欷歔不歡。齊國中既通行一種哭調，而淳于髡又說這種哭調是因杞梁之妻的善哭其夫而相習以成風氣的，那麼，我們可以懷疑這話的「倒果爲因」了。杞梁之妻在夫亡之後，《左傳》上絕沒有說到她哭，絕沒有提到她悲傷，而戰國時的書上忽有她「哭之哀」的記載，忽有她「善哭而變國俗」的記載，而戰國時正風行

着這種哭調，又正有韓娥、秦青、雍門周一班善唱哭調的歌曲家出來，這豈不是杞梁之妻的哭調中有韓娥、秦青、雍門周的成分在內嗎？又豈不是杞梁之妻的故事中所加增的哀哭一段事是戰國時音樂界風氣的反映嗎？《淮南子・修務訓》云：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

邯鄲師爲什麼要這樣呢？《修務訓》在前面說明道：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讀此，可知音樂界的「託古改制」，與政治界原無二致，爲的是要引人的注意，受人的尊敬。所以杞梁之妻的哭和她的哭的變俗，很有出于韓娥一輩人所爲的可能。即不是韓娥一輩人所託，也儘有聽者把他們的哭調與杞梁之妻的故事混合爲一的可能。何以故？歌者和聽者對于杞梁之妻的觀念，原即是世主和學者對于神農、黃帝的觀念。

用了這個眼光去看戰國和西漢人對于杞梁之妻的贊歎和稱述，沒有不準的；上文所舉的兩段戰國時的話——「哭之哀」和「善哭而變國俗」——不用說了，我們再去看西漢人的說話。

《韓詩外傳》的作者韓嬰，是西漢文、景時人。《外傳》上（卷六）引淳于髡的話，作：

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

「稱詠」，即是歌吟。這是說把她的悲哭作爲歌吟。

《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中的第五首，《玉臺新詠》（卷一）歸入枚乘《雜詩》第一首。枚乘亦是西漢文、景時人。詩云：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道是寫一個路人聽着高樓上的絃歌聲而凝想道：「那一位能唱出這樣悲傷慷慨的歌呢，恐怕是杞梁之妻吧？」他敍述這歌聲道，「清商隨風發」，「慷慨有餘哀」，可見這種歌聲是很激越的。又說，「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歎，是和聲），可見這種歌聲是很緩慢的，羨聲很多的，與「曼聲哀哭」的韓娥之聲如出一轍。

王褒是西漢宣帝時人。他做的《洞簫賦》（《文選》卷十七）形容簫聲的美妙道：

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

鍾子期、伯牙、師曠是絲樂方面著名的人，杞梁之妻是歌曲方面著名的人。他形容簫聲的美，說它甚至于使得鍾子期等愕立而不敢奏，杞梁之妻失氣而不敢歌。在此，可見杞梁之妻的歌是以「氣」擅長的。這亦即是「曼聲」之義。曼聲，是引聲長吟；長吟必須氣足，故云「爲其氣」。十年前我曾見秦腔女伶小香水的戲。她善唱哭頭，有一次演《燒骨記》，一個哭頭竟延長至四五分鐘，高亢處如潮湧，細沈處如泉滴，把怨憤之情不停地吐出，愈久愈緊練，愈緊練愈悲哀，不但歌者須善于運氣，即聽者的吸息亦隨着她的歌聲在胸膈間盪轉而不得吐。現在用來想像那時的杞梁妻的歌曲，覺得甚是親切。

所以杞梁之妻的故事中心，在戰國以前是不受郊弔，在西漢以前是悲歌哀哭。

在西漢的後期，這個故事的中心又從悲歌而變爲「崩城」了。

第一個敍述崩城的事的人，就現在所知的是劉向。他在《說苑》裏說：

> 杞梁、華舟……進鬥，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立節篇》)
>
> 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善說篇》)

敍述得較詳細的，是他的《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這書裏說：

> 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

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一本作「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誠感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一本作七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内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

下面頌她道：

杞梁戰死，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城爲之崩。
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其實劉向把《左傳》做上半篇，把當時的傳説做下半篇，二者合而爲一，頗爲不倫。因爲春秋時智識階級的所以贊美她，原以郊外非行禮之地，她能却非禮的弔，足見她是一個很知禮的人；現在説她「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難道城下倒是行禮的地方嗎？一哭哭了十天，以致城崩身死，這更是禮法所許的嗎？禮本來是節制人情的東西，它爲賢者抑減其情，爲不肖者興起其情，使得没有過與不及的弊病。所以《檀弓》上説道：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檀弓》上)

子游曰：「……直情而逕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檀弓》下)

孔子惡野哭者。(《檀弓》上)鄭玄《注》：「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陳澔《注》：「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由此看來，杞梁之妻不但哭踊無節，縱情滅性，爲戎狄之道而非可繼之禮，並且在野中叫呼，使人疑駭，爲孔子所惡而銜枚氏所禁。她既失禮，又犯法，豈非和「知禮」二字差得太遠了！況且中國之禮素嚴男女之防，非惟防着一班不相干的男女，亦且防着夫婦。所以在禮上，寡婦不得夜哭，爲的是犯了「思情性」(性慾)的嫌疑。魯國的敬姜是春秋戰國時人都稱爲知禮的，試看她的行事：

穆伯(敬姜夫)之喪，敬姜晝哭。文伯(敬姜子)之喪，晝夜哭(《國語》作暮哭)。孔子曰：「知禮矣！」(陳《注》：「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妻妾)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上《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魯語》下)

由此看來，杞梁之妻不但自己犯了「思情性」的嫌疑，並且足以彰明其丈夫的「好內」與「曠禮」，將爲敬姜所痛恨而孔子所羞稱。這樣的婦人，到處犯着禮法的愆尤，如何配得列在「貞順」之中？如何反被《檀弓》表章了？我們在這裏，應當說一句公道話：這崩城和投水的故事，是沒有受過禮法薰陶的「齊東野人」（淄水在齊東）想像出來的杞梁之妻的悲哀，和神靈對于她表示的奇蹟；劉向誤聽了「野人」的故事，遂至誤收在「君子」的《列女傳》。但他雖誤聽誤收，而能使得我們知道西漢時即有這種的傳說，這是應當對他表示感謝的。

從此以後，大家一說到杞梁之妻，總是說她哭夫崩城，把「却郊弔」的一事竟忘記了——這本是講究禮法的君子所重的，和野人有什麼相干呢！

王充是東漢初年的一個大懷疑家，他歡喜用理智去打破神話。他根本不信有崩城的事，所以他在《論衡·感虛篇》中駁道：

>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之妻適

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他不以故事的眼光看故事，而以實事的眼光看故事，他知道「城爲之崩」是虛，而不知道他所認爲實事的「嚮城而哭」亦即由崩城而來，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錯誤。至於「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欲爲理性的解釋，反而見其多事。但我們在這裏，也可知道一點傳說流行，大家傾信的狀況。（《變動篇》中也有駁詰的話，不複舉。）

東漢的末年，蔡邕推原琴曲的本事，著有《琴操》一書。這書中（卷下）載着一段「芑（即杞）梁妻歎」的故事。《芑梁妻歎》是琴曲名，是琴師作曲以狀杞梁妻的歎聲的，但他竟說是杞梁之妻自做的了。原文如下：

《芑梁妻歎》者，齊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曰：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哀感皇天城爲墮！

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這一段故事雖是和《列女傳》所記差不多，但有很奇怪的地方。她死了丈夫不哭，反去鼓琴，有類于

莊子的妻死鼓盆而歌。歌凡三句：上二句是《楚辭・九歌・少司命》一章中語，似乎和他們夫婦的事實不切；下一句是自己說「我的哀可以感動皇天，使城倒墮」，墮城只是口中所唱之辭。歌曲一完，她就投水死了，也沒有十日或七日的話。把它和《列女傳》相較，覺得《列女傳》的杞梁妻太過費力，而《琴操》的杞梁妻則太過飄逸了。

自東漢末以至六朝末，這四百餘年之中，這件故事的中心——崩城——沒有什麼改變，看以下諸語可見：

>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後漢書》卷五十七《劉瑜傳》）
>
>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文選》卷三十七，曹植《求通親親表》）
>
> 貞夫淪莒役，杜弔結齊君。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旻，高城爲隤墳。（《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宋吳邁遠《杞梁妻》）

以前只是說崩城，到底崩的是那地方的城，還沒有提起過。西晉崔豹的《古今注》（卷中）首說是杞都城。

>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

這一段以杞殖作「杞植」，又忽然跑出一個妻妹明月來作曲（這或因夫死不應鼓琴之故），與蔡邕《琴操》說不同，暫且不論。最奇怪的，是「杞都城感之而頹」。杞梁只是姓杞，並非杞君，他和杞都城有什麼相關。況杞國在今河南開封道中間的杞縣，莒國在今山東濟寧道東北的莒縣，兩處相去千里，何以會得杞梁戰死于莒國而其妻哭倒了杞城？這分明是杞地的人要拉攏杞梁夫婦做他們的同鄉先哲，所以立出這個異說。

在後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卷二十六《沭水》條莒縣）中，却說所崩的城是莒城：

> 沭水……東南過莒縣東……《列女傳》曰：「……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餘里。

杞梁之妻所哭倒的，無論是東漢人沒有指實的城，是崔豹的杞城，是酈道元的莒城，總之在中國的中部，不離乎齊國的附近。杞梁夫婦的事實，無論如何改變，他們也總是春秋時的人，齊國的臣民。誰知到了唐朝，這個故事竟大變了！最早見的，是唐末詩僧貫休的《杞梁妻》：

>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
> 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
> 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

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
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三，尚未檢他的《禪月集》）

這詩有三點可以驚人的：

（一）杞梁是秦朝人。

（二）秦築長城，連人築在裏頭，杞梁也是被築的一個。

（三）杞梁之妻一號而城崩，再號而其夫的骸骨出土。

這首詩是這件故事的一個大關鍵。它是總結「春秋時死于戰事的杞梁」的種種傳說，而另開「秦時死于築城的范郎」的種種傳說的。從此以後，長城與他們夫婦就結成了不解之緣了。

這件故事所以會得如此轉變，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在內。就我所推測得到的而言，它的原因至少有二種：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時勢的反映。

《飲馬長城窟行》最早的一首（即「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之篇），《文選》上說是古辭，《玉臺新詠》說是蔡邕所作。此說雖未能考定，但看《樂府詩集》（卷三十八）此題下所録詩有魏文帝、陳琳、……直至唐末十六家的作品，便可知道這種曲調是三國、六朝以至唐代一直流行的。他們所詠的大概分兩派，雄壯的是殺敵凱還，悲苦的是築城慘死。建築長城的勞苦傷民，雖戰國、秦、漢間的民衆作品並無流傳，但這原是想像得到的。（《水經注》引楊泉《物理論》云：「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

歌曰：「生男愼勿舉……」，其寃痛如此。」楊泉是晉代人，這四句歌恐即由陳琳詩傳訛的，故不舉。）

三國時陳琳所作，即屬于悲苦的方面。詩云：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
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结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這說的是夫婦的慘別之情，雖沒有說出人名，但頗有成爲故事的趨勢。唐代王翰作此曲，其下半篇云：

回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

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
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啾啾聲沸天。
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

這把長城下的白骨，指明是秦王的築城卒了。《樂府詩集》又有僧子蘭一詩，子蘭不知何時人，看集上把他放在王建之後，或是晚唐人。詩云：

游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
馬嘶聞水腥，爲浸征人骨。
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
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
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
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這更是把陳琳的「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一語發揮盡致。拿這幾篇與貫休的《杞梁妻》合看，真分不出是兩件事了。它們爲什麽會得這般的接近？只因古時的樂府，原即是現在的歌劇，流傳既廣，自然容易變遷。《飲馬長城窟行》本無指實的人，恰好杞梁之妻有崩城的傳說，所以就使她做了「賤妾何能久自全」的寡婦，來一吐「鬼哭啾啾聲沸天」的怨氣。于是這兩種歌曲中的故事就合流而成爲一系了。

唐代的時勢怎樣呢？那時的武功是號爲極盛的，太宗、高宗、玄宗三朝，東伐高麗、新羅，西征吐蕃、突厥，又在邊境設置十節度使，帶了重兵，墾種荒田，防禦外蕃。兵士終年劬勞于外，他們的悲傷，看杜甫的《兵車行》、《新婚別》諸詩均可見。他們離家之後，他們的妻子所度的歲月，自然更是難受。她們魂夢中繫戀着的，或是在「玉門關」，或是在「遼陽」，或是在「漁陽」，或是在「黃龍」，或是在「馬邑、龍堆」，反正都是在這延亘數千里的長城一帶。長城這件東西，從種族和國家看來固然是一個重鎮，但閨中少婦的怨毒所歸，她們看着便與妖孽無殊。誰人是逞了自己的野心而造長城的？大家知道是秦始皇。誰人是爲了丈夫慘死的悲哀而哭倒城的？大家知道是杞梁之妻。這兩件故事由聯想而併合，就成爲「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長城」，於是杞梁遂非做了秦朝人而去造長城不可了！她們再想，杞梁妻何以要在長城下哭呢？長城何以爲她倒掉呢？這一定是杞梁被秦始皇築在長城之下，必須由她哭倒了城，白骨才能出土，于是遂有「築人築土一萬里」，「再號杞梁骨出土」的話流傳出來了！她們大家有一口哭倒長城的怨氣，大家想借着杞梁之妻的故事來消自己的塊壘，所以杞梁之妻就成爲一個「丈夫遠征不歸的悲哀」的结晶體！

在這等征戰和徭役不息的時勢之中，所有的故事，經着那時人的感情的渲染和塗飾，都容易傾向到這一方面。我們再可以尋出一個盧莫愁，做杞梁之妻的故事的旁證。

莫愁，是六朝人詩中的一個歡樂的女子，這個意義單看她的名字已甚明白。《玉臺新詠》（卷九）載歌詞一首（《樂府詩集》作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這寫得莫愁的生活豪華極了，福氣極了。但試看唐代沈佺期的《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照這樣說，她便富貴的分數少，而邊思閨怨的分數多了。「莫愁」尚可變成「多愁」，何況久已負了悲哭盛名的杞梁之妻呢！

所以從此以後，杞梁妻的故事的中心就從哭夫崩城一變而爲「曠婦懷征夫」。

較貫休時代稍後的馬縞（五代後唐時人），他做的《中華古今注》是根據崔豹的《古今注》的。他的

書不過推廣崔書，凡原來所有的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改。所以他的《杞梁妻》一條（卷下）也因襲着崔書。但即使因襲，終究因時代的不同，傳說的鼓盪而生出一點改變。他道：

> 《杞梁妻歌》，杞梁妻妹朝日之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賢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賢》……

這和崔豹書有三點不同。（一）杞梁妻妹的名字由「明月」改作「朝日」了。（二）歌名不曰「杞梁妻」而曰「杞梁妻賢」（這「賢」字或係「焉」字之誤）。（三）哭倒的城不曰「杞都城」而曰「長城」。妹名和歌名不必計較，城名則甚可注意。杞梁之妻哭夫于莒、齊之間，杞城感之而倒已是可怪，怎麽隔了二千里的長城又會聞風而興起呢？杞梁戰死的時候，不但秦無長城，即齊國和其他各國也沒有長城，怎麽因了她的哭而把未造的城先倒掉了呢？

我們在此，可以知道杞梁之妻哭倒長城，是唐以後一致的傳說，這傳說的勢力已經超過了經典，所以對於經典的錯迕也顧不得了。

北宋一代，她的故事的樣式如何，現在尚沒有發見材料，無從知道。南宋初，鄭樵在他的《通志·樂略》中曾經論到這事。他道：

>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

響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脣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顧彼亦豈欲爲此誣罔之事乎！正爲彼之意向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胸中也。

這真是一個極閎通的見解，古今來很少有人把這樣正當的眼光去看歌曲和故事的。可惜「演成萬千言」的「杞梁之妻」今已失傳，否則必可把唐代婦人的怨思悲憤之情從「暢其胸中」的稗官的口裏留得一點。

較《通志》稍後出的，是《孟子疏》。《孟子疏》雖署着北宋孫奭的名字，但經朱熹的證明，這是一個邵武士人做了而假託于孫奭的，這人正和朱熹同時。他的書非常淺陋，有許多通常的典故也都未能解出，却敢把流行的傳說寫在裏面，冒稱出於《史記》。如《離婁篇》「西子蒙不潔」章，他疏道：

案《史記》云：「西施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這便是《史記》上所没有的。這樣著書，在學問上真是不值一笑，但在故事的記載上使得我們知道當宋代時對於西施曾有這樣的一個傳說，這個傳説中的看西施正和現在到上海大世界看「出角仙人」一樣，這是非常可貴的。他能如此説西施，便能如此説杞梁之妻。所以他説：

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

杞梁之妻的大名到這時方纔出現了，她是名孟姜！這是以前的許多書上完全没有提起過的。自此以後，這二字就爲知識分子所承認，大家不稱她爲「杞梁之妻」而稱她爲「孟姜」了。

孟姜二字怎麽樣出來，這也是值得去研究的。周代時婦人的名字，大家都把姓放在底下，把排行或謚法放在上面。如「孟子」、「季姬」便是排行連姓的。如「莊姜」、「敬嬴」，便是謚法連姓的。「孟姜」二字，「孟」是排行，「姜」是齊女的姓；譯作現在的白話，便是「姜大姑娘」。這確是周代人當時慣用的名字，爲什麽到了南宋才由民衆的傳説中發見出來？

在《詩經》的《鄘風·桑中篇》，有以下的一章：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又《鄭風·有女同車篇》二章中，也都説到孟姜：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將翔將翺，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姚際恒在《詩經通論》(卷五)裏解釋道：

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

這話也許可信。依他的解釋，當時齊國必有一女子，名喚孟姜，生得十分美貌。因爲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變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稱爲「孟姜」。正如「西施」是一個私名，但因爲她極美，足爲一切美女的代表，所以這二字就成爲美女的通名。(現在煙店裏的美女喚做「煙店西施」，豆腐店裏的美女喚做「豆腐西施」——江浙一帶如此，未知他處然否。)又嫌但言孟姜，她的美還不顯明，故在上面再加上一個「美」字喚做「美孟姜」。如此，則「美孟姜」即爲美女之意更明白了。孟姜本爲齊女之名，但鄘風也有，鄭風也有，可見此名在春秋時已傳播得很遠。以後此二字雖不見于經典，但是詩歌中還露出一點繼續行用的端倪。如漢詩《隴西行》(《玉臺新詠》卷一)云：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

又曹植《妾薄命行》(《玉臺新詠》卷九)云：

御巾挹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

可見在漢魏的樂府中，「齊姜」一名又成了好婦和美女的通名，則孟姜二字在秦漢以後民衆社會的歌謠與故事中繼續行用，亦事之常。杞梁是齊人，他的妻又是一個有名的女子(有名的女子必有被想像爲美女的可能性)，後人用了「孟姜」一名來稱杞梁之妻，也很是近情。這個名字，周以後潛匿在民衆社會中者若干年；直到宋代，才給智識分子承認而重見於經典。孟姜成了杞梁之妻的姓名，于是

通名又回復到私名了。

附記：

作者近日事務非常冗忙，爲踐專號的宿諾，勉强抽出三天功夫，匆促作成這半篇。以下半篇，得暇即做。但說不定何日有暇。續文下期如能登出，那是最好。但不能登出亦是在意料中的，請讀者原諒！

再，讀者如有材料供給我，請送本校三院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轉交。

一九二四，十一，十九

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刪去之一部份）

顧頡剛

（一九二七，一，《現代評論二週年增刊》）

編者前言　顧頡剛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說「自己願擔任的工作有兩項：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釋古史構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話與傳說作爲系統的敘述」（《自序》頁六十一）。這一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他把傳說作爲系統的敘述，「爲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自序》頁六十八）。

這一段的研究，與作者的古史方法，既有這重要的關係，所以他的初意是要把這一段放在《古史辨自序》中的。後來因其太多，陳通伯先生也勸他把這一部份獨立爲一文（《自序》頁六十八），所以這一部份就在這增刊中發表了。

作者發始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遠在數年前。其第一篇論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載在他所主撰之《北大歌謠週刊》第六十九號中，此號爲《孟姜女專號》第一期；其後繼續七個月中共出專號九次（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凡得十二萬字。其中關於孟姜女的故事，見於鼓詞、詩歌、戲劇、民間傳說中的材料很多；但除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是整理後極有系統的文字外，其餘多是散列的材料，未加若何整理。所以作者在《孟姜女專號》第五期中

說過，「一來是我太忙，找不到幾個整天的空閒；二來是材料愈積愈多，既不忍輕易結束，尤不敢隨便下筆。」然則關於這項工作的整理，不單是作者研究古史的旁證，且是一般讀者的渴望了。這裏增刊所登的，作者註爲「第一次結賬」。這個結賬共分爲三部份：(一)孟姜女故事歷史的系統；(二)地域的系統；(三)研究的結論。其第一部份已登載於《現代評論》第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期中；爲讀者的便利起見，作者要求把第一部份再重登在《增刊》裏，合起第二、第三兩部份成一個完全的記載。於今就照作了。合共三萬餘字。

(一)孟姜女故事歷史的系統

(一)此故事最早見的，是《左傳》。襄二十三年(公元前五四九)傳說，齊將杞梁在莒國戰死；齊侯回來，在郊中遇見杞梁之妻，使弔之。她以爲郊中不是弔喪的地方，把他却去。因此，齊侯到她的家裏弔了。在這一段記載裏，只見得她是一個知禮的婦人。還有和杞梁同戰的華還結果如何，書上没有記載。

(二)次見的是《檀弓》。它引曾子的話道：「杞梁死，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這是說明她遇見齊侯爲的是迎柩；「哭之哀」三字又塗上了感情的色彩了。

(三)其次是《孟子》上的淳于髡的話。他道：「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他把杞梁妻的哭和王豹、緜駒的歌謳同舉，並說因她的哭夫

而變了國俗，可見齊國唱她的哭調的風氣是很盛行的。據戰國時的記載，雍門周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流涕狼戾；韓娥過雍門，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其後雍門人善放娥之遺聲：可見齊都中人的好唱哭調原是戰國時的風氣。所以我們可以懷疑淳于髡這話是倒果爲因的：因爲齊國有此風氣，所以成了杞梁之妻的哭；他的哭中原有韓娥們的成分，她的故事中加入的哀哭一段事原是戰國時音樂界風氣的反映。

（四）在西漢時，她的故事依然向着這方面發展。枚乘《雜詩》說：「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王褒《洞簫賦》形容簫聲的妙，說：「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

（五）到西漢的後期，這個故事的中心忽從悲歌而變爲崩城。劉向在《說苑》及《列女傳》中都說她在夫死後向城而哭，城爲之崩；《列女傳》中並說她因無人可靠，赴淄水而死。這樣的任性逕行，和却郊弔的知禮的態度大不相同，劉向採入書中，可見「齊東野人」的傳說的力量勝過了經典中的記載了。

（六）她哭崩的城的所在，東漢初年王充《論衡》裏首說是杞城，並說給她哭崩了五丈（《變動篇》）。杞國當杞梁死時建都在緣陵（今山東昌樂縣），離臨淄很近，從莒到齊可以經過，這說如當實事看也說得通。順從這一說的，有東漢末邯鄲淳說的「杞崩城隅」（《曹娥碑》），西晉時崔豹說的「杞都城感之而頽」（《古今注》）。

（七）三國時，她的故事忽然出了一個非常可怪之論。曹植在《黃初六年令》中說「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又於《精微篇》中說「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可見那時有她哭崩梁山的傳說。這種傳說在王充時還沒有，所以他駁崩城之說時尚說「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他從大處極力的一駁，哪知不久就從他駁詰的理由中生出了新的傳說來了。梁山崩是春秋時的一件大事（成五年，公元前五八六），當然在山陝間可以構成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和杞妻的傳說結合，主要的理由固然爲了她的哀哭的感天，但一半也因了杞梁的字「梁」，與杞梁的氏「杞」而崩杞城一樣。這種傳說似乎並不普遍（曹植文中既說「崩山隕霜」，又說「崩城隕霜」），後來便歇絕了。李白詩中雖有「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東海有勇婦》）的話，說不定他是沿襲曹植所用的典故。（清《韓城縣志》云：「孟姜女祠在大崩邨，今廢。」或是這件故事的尾聲。）

（八）東漢末，蔡邕著的《琴操》有《芑梁妻歎》一曲，這是第一次把她的歌辭寫出的。歌道：「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墮！」上二句是《楚辭·少司命》中語，下一句是她自己說墮城，都很奇突。此後敘述她的歌曲的，有西晉崔豹《古今注》和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崔豹說此歌是她的妹明月所作，馬縞說是她的妹朝日所作。

（九）後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說她哭崩的城是莒城（《沭水》條）這或因《列女傳》中有「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的話，杞梁既死於莒，其妻也應該到莒去哭，所以由他自己改定的。這句話因爲沒有傳說在背後襯託，所以沒有勢力；只有明楊儀及清王照圓一班讀書人纔在《明良記》和《列女傳

注》中引了。

（十）《同賢記》（不知何人撰，見《琱玉集》引；日本寫本《琱玉集》題天平十九年，即唐玄宗天寶六年〔七四七〕，可見此書是中唐以前人所作，《同賢記》又在其前）說燕人杞良避始皇築長城之役，逃入孟超後園；孟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見之，請爲其妻。杞良辭之。她說：「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就告知父親嫁他。夫妻禮畢，良回作所；主典怒其逃走，打殺之，築城內。仲姿既知，往向城哭。死人白骨交橫，不能辨別，乃刺指血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瀝至良骸，血流逕入，便收歸葬之。這個記載比較了以前的傳說頓然換了一副新面目。第一，它把杞梁改名爲良，并且變成了秦朝的燕人而築長城了。第二，它把杞梁之妻的姓名說出了，是姓孟名仲姿。第三，杞良是避役被捉打殺，築在長城內的，所以她要向城而哭。第四，築入長城內的死尸太多，所以她要滴血認骨。這幾點都很可注意。孟仲姿的姓名或是從孟姜譌變的，也許孟姜是從孟仲姿譌變的，現在沒有證據，未能斷定。說杞良爲燕人，想因燕近長城之故，或者這一種傳說是從燕地起來的。滴血認骨是六朝時盛行的一種信仰，蕭綜私發齊東昏墓一件事是一個證據。至於杞梁築長城，孟仲姿哭長城，這裏面自有複雜的原因。其一，是由於事實上的。隋唐間開邊的武功極盛，長城是邊疆上的屏障，戍役思家，閨人懷遠，長城便是悲哀所集的中心。杞梁妻是以哭夫崩城著名的，但哭崩杞城和莒城與當時民衆的情感不生什麽聯係，在他們的情感裏非要求她哭崩長城不可。其二，是由於樂曲上的。樂曲裏說到城的，大抵是描寫築城士卒的痛苦。如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說「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

相撐拄」，王翰的詩說「長城道傍多白骨，……云是秦王築城卒，……鬼哭啾啾聲沸天」，張籍《築城曲》說「千人萬人齊抱杵，……軍吏執鞭催作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都是。在這些歌詞中，都有招他們的閨人去痛哭崩城的傾向。杞梁妻既以哭城和崩城著名，自然會得請她作這些歌詞中的主人，把她的故事變爲哭長城而收取了白骨歸家了。

（十一）《文選集注》殘卷（日本寫本，羅振玉影印，題爲「唐寫」；其中引及李善及五臣注，最早亦在中唐以後）曹植《求通親親表》的注中說，孟姿居近長城，正在後園池中游戲，杞梁避役到此，她反顧見之，請爲夫妻。梁以不敢望貴人相采辭之；她說「婦人之體不可再爲男子所見」，遂與之交。後聞其死，往收其骸骨，知他築在城中，便向城哭，城爲之崩。城中骨亂難識，乃以淚點之，變成血。這段故事和《同賢記》所載極相像；說孟姿居近長城，和《同賢記》說杞良爲燕人亦相近；又稱孟仲姿爲「孟姿」，和孟姜一名更接近了。

（十二）敦煌石室中的藏書是唐至宋初人所寫的。裏邊有一首小曲，格律頗近于《擣練子》；曲中稱杞梁爲「犯梁」，稱其妻爲「孟姜女」，又說「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長城路，實難行，……願身强健早還歸」。這是開始從「夫死哭城」而變爲「尋夫送衣」，孟姜女一名也坐實了。尋夫送衣一件事也是有來歷的。我們讀漢以後的詩，便可見用「擣衣」作題的特別多，這是因爲沙場征戍客也特別多之故。如謝惠連的「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柳惲的「念君方遠徭，望妾理紈素」，庾信的「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杜甫的「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都是；但這是製衣付寄而不是自

行。後來忍不住了(或是尋不到送衣的人)，唐王建的《送衣曲》便道：「去秋送衣渡黄河，今秋送衣上隴坂；婦人不知道徑處，但問新移軍近遠；……願郎莫着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她是一年一度的自己送去了。婦人送衣和杞梁妻有什麽關係？唐皮日休《卒妻悲》云：「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處處魯人髽，家家杞婦哀。」原來她們把自己的哀感算做杞梁妻的哀感，她們要借了她的故事來消除自己的塊壘呢！至于「孟姜」一名，三見《詩經·鄘風》和《鄭風》，又都加上一個「美」字，說不定在春秋時即以爲美女的通名，像現在說「西施」或「嫦娥」一樣。《大雅》又稱古公亶父妻爲「姜女」，或許後來此名即在民衆口頭的「孟姜」相併合。杞梁之妻的名，或由孟姜移轉而漸變爲「孟姿」，以至「孟仲姿」。(孟姜或由「姜嫄」致誤，詳說下陝西條。)

(十三)唐末周朴作《塞上行》，直用民衆傳說，云：「長城哭崩後，寂寞到如今。」同時僧貫休做的《杞梁妻》也是這般，說：「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後人不知道那時的傳說，單見貫休這詩，以爲是他的無知妄作。例如顧炎武在《日知録》中罵的「並《左傳》、《孟子》而未讀」；汪价在《中州雜俎》中罵的「乖謬舛錯，皆由僧貫休詩誤也」。他們不知道一種傳說能够使得文人引用，它的力量一定是大得超過了經典。貫休詩中這樣說，正可見唐代盛行的孟姜女故事的面目是這樣的呢。

(十四)北宋祥符中(一〇〇八——一〇一六)，王夢徵作安肅的《姜女廟記》(一作《孟姜女練衣塘碑刻》)；此碑至明隆慶間發見。這是我們知道的孟姜女廟的最早的一個。又同官的孟姜女廟是

北宋嘉祐中（一〇五六——一〇六三）縣令宗諤重修的。因爲她的人格日益偉大，所以列入了祀典。

（十五）南宋初，鄭樵在《通志·樂略》中說稗官之流把杞梁之妻演成了萬千言，可見那時有把這件故事作爲小說或平話的。

（十六）約略與《通志》同時的《孟子疏》說："或云，齊莊公襲莒，戰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這是杞梁之妻的孟姜一名見于經典的開始。

（十七）南宋周煇著的《北轅録》記淳熙四年（一一七七）賀金國生辰事，中云："至雍丘縣，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這是范郎之名見于載籍的第一次。雍丘原即西周時的杞國，那地又有孟莊，說不定這個廟宇是從她的姓和最初所說的哭崩的城上轉出來的（現在的唱本和小說都說孟姜是孟家莊人）。至於「杞梁」的變爲「范郎」乃是形譌（「杞」字一變而爲《文選集注》的「抱」，再變而爲敦煌小曲的「犯」，三變而爲與犯同音的「范」）而兼音變。

（十八）元陶宗儀著的《輟耕録》中所載院本名目，在「打略拴搐」類裏有《孟姜女》。院本是金國的劇本，或者這本戲是十二世紀中的產物。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孟姜女戲劇中的最早一本。明沈璟著的《南九宮譜》中引《孟姜女傳奇》二則：一是築城者唱的，中有「本是簪纓裔，……偶身掛荷衣」之句，可見其中說秦始皇用了儒生築城；一是范郎的母親唱的，中有「懊恨孤貧命，圖一子晚景溫存」之句，可見其中說范郎是由寡母撫育成人。（元末高則誠做的《琵琶記》說「譬如范杞郎差去築城池，他的

娘親怨望誰？」辭意與此同。）南曲譜雖未說明這一本傳奇是何代人所作，但南曲導源於宋，南曲譜所引的曲文多是很古的，明徐渭《南詞序錄》所錄「宋元舊篇」中有《孟姜女送寒衣》，疑即是此。如果這一個假設不誤，這本戲可以定為我們所知道的孟姜女戲的第一本。元鍾嗣成做的《錄鬼簿》中，彰德人鄭廷玉條下有《孟姜女送寒衣》，這是北曲中的整本孟姜女戲，可惜也失傳了。在北曲中偶然說到孟姜女的地方，可以注意的有二條：一是馬致遠做的《任風子》，說「想當時范杞良築在長城內」；一是武漢臣做的《生金閣》，說「殺壞了范杞梁」。在這兩條中，可以知道元代的孟姜女故事對於范郎有斬殺的傳說，又可見杞梁既因「杞」而改姓了范，但名中仍保存了杞字，變成了一個重牀疊屋的姓名。後來「范希郎」、「范三郎」、「范四郎」、「范士郎」、「范喜郎」、「范杞良」、「范紀良」、「萬喜良」，許多不同的名字就都在這上生發出來了。

（十九）從明代的中葉到末葉，這一百八十年中忽然各地都興起了孟姜女立廟運動。這個運動緣何而起，我至今還沒有明白；不過借此可見「孟姜女哭崩長城，擕取了范杞梁尸骨」的一個傳說的勢力擴大了，逼得文人學者不能不承認它的歷史上的地位了。天順五年（一四六一）編成的《大明一統志》說：「孟姜女本陝之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骨以葬於縣北三里許，死石穴中。」這大概是志書中正式紀載這個後起的傳說的第一回吧？同官之說，前所未聞；孟姜女成了同官人，於是她從齊籍轉入了秦籍了。弘治五年（一四九二），杞縣西灘堡建孟姜女廟，在周燀所見之外又多了一處（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三七八）。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張鎮作安肅縣知縣，從古蹟中剔

得孟姜女祠，把它重建起來。在鄭昱作的記中，說這是孟姜女的故里，有「濯衣塘」。這把她說成了燕國人，恐與《同賢記》所說的「燕人杞良」和《文選集注》所說的「居近長城」有些淵源，在紀載中雖見得很晚，但這個傳說的起源是很早的。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湖南巡撫林大輅修澧州孟姜女祠。澧州人李如圭在祠記中說孟姜女是秦時澧州人，范郎供役長城，她在嘉山築臺而望；久待不歸，乃親去尋夫，這又把她說成了楚國人了。李如圭是知道同官的古蹟的，所以他替這兩種傳說作伐，說澧州是她的生處，同官是她的死所。其後陝西人馬理做的《同官孟姜廟碑記》、《孟姜女補傳》及《孟姜女集》等就完全採用了這一說，甘心犧牲了《一統志》同官産之說了。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周以庠作安肅知縣，夢見了孟姜女，又尋得了北宋的石刻，就立孟姜女墓碑，又建忠節堂，祀他們夫婦。照這樣說，孟姜女是生于安肅，又是葬於安肅的了。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重修同官縣廟。就是這一年，山海關尹張棟建貞女祠於山海關。她與山海關發生關係是最後起的傳說，但到現在三百餘年中是最佔勢力的。張時顯做的碑文（一五九六）上說她姓許，居長，故名許孟姜；范郎到遼築城，她前去尋覓，知道他已死，就痛哭而絕。又黃世康做的碑文（見《鬼冢志》附録）上也說她姓許，嫁給關中范植；范郎去後，寡姑亦死，她葬姑尋夫，見了白骨，痛哭三日夜而死；扶蘇、蒙恬表封他們官爵，把他們合葬，這一天，飛沙凝成了望夫石，海中湧出了一個圓島，就在島上築墳，石上建廟。在這個傳說上應當注意的，她忽然姓了許，和她的丈夫合葬在山海關。至此，她的墳墓已有了四處：一是同官，二是安肅，三是山海關，還有一個早被人們忘却的臨淄舊墓。崇禎十三年（一六四三），山海道副使

范志完又把山海關的廟宇重修了。在不記年代的廟宇中，又有潼關一處。詹詹外史（馮夢龍的別號）的《情史》中說孟姜負骨歸家，到潼關，筋力竭了，坐山旁而死；土人替她立廟。於是她的死所又多出了潼關一處；想來那地也是有她的墳墓的。

（二十）在明代中，各地的民間的孟姜女傳說象春笋一般地透發出來，得到文人學士的承認。但是他們的承認是有條件的，因爲他們已經讀了書了，聞見廣了，多少有些辨別推究的能力了。他們對于這種傳說的態度，可以分做兩種。第一是硬併，要把向來不同的傳說併合到一條綫上。例如上面舉的同官和澧州各有孟姜女的傳說，李如圭要把它們併合起來，說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如此，這兩個傳說便可相容而不相衝突了。但這個伎倆是要碰壁的，例如安肅、山海關、潼關的傳說，他便沒有方法再去併合。何況同官的傳說原說她是同官人，他何得犧牲了這個傳說的一半，硬把澧州的併合上去！第二是硬分，要把變遷得面目不同的傳說分別爲漠不相關的兩件事。例如《情史》中把杞梁妻和孟姜分做兩人，黃世康碑文中說孟姜哭夫「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王世懋《孟姜祠歌》說「精靈直偶杞梁婦」。這樣處理，固然是最簡便的解決方法，但又不免太不顧事實了。

（二十一）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海推廣馬路，開至老北門城脚，得一石棺，中卧三尺餘石像，當胸鐫篆書「萬杞梁」三字。上海的城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築的，這像當是築城時所鑿。築城時何以要鑿這一個像，這不得不取《孟姜仙女寶卷》的話作解答。寶卷上說秦始皇築長城，太白星降童謠，說「姑蘇有個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亡；後封長城做大王，萬里長城永堅剛」，于是秦皇下令

捉他，築在城內。這是江蘇的傳説，爲的是太湖一帶「范」和「萬」的音不分，范姓轉而爲萬，又加上了厭勝的信仰，以爲造長城要傷一萬生民，只有用了姓萬的人葬在城內纔可替代。上海既在這個傳説的區域之內，築城的年代又正值這件故事風靡一世，各處都造像立廟的時候，所以就鑿了石像埋在城底，以求城牆的堅固。在這個傳説裏，説萬喜良是蘇州人，孟姜女是松江人。這也是現在最佔勢力的傳説。

（二十二）清代學者是最淹博的，他們很瞧不起明代學者的淺陋，所以孟姜女的故事在明代雖蓬蓬勃勃地透露了出來，但一到了清代便不由得不從地平線上重壓到地平線下去了。他們對於這件故事的意見，可以分爲四派。第一派是只信《左傳》而不信它書的，如顧炎武《日知録》、朱書《遊歷記存》等。他們説她既能却郊弔，又何至于路哭；齊君既能遣弔，又何至于使杞梁暴骨溝中。他們尋它的變遷，誰人始説崩城，誰人始説崩長城，分得十分清楚。他們對於這些變遷，雖是只罵前人的附會，但這件故事的演化的情狀已能作大致的揭發了。第二派，信得寬了一點，可以信到漢人之説了，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和梁玉繩《瞥記》等。他們説崩的城是齊城，貫休之誤是由於不考《列女傳》。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也是這樣説。第三派是再寬一點，肯信哭崩長城之説了，但因要維持孟姜們是春秋時的齊人之故，所以説這個長城是齊的長城而不是秦的長城。例如《職方典》山海關條説「不知其謂長城者，乃泰山之下長城，非遼東之長城」；《長清縣志》又據了《管子》「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而説春秋時已有長城。其實若被她哭崩的城確是齊長城，何以哭崩秦長城的話未起時

只聽到崩杞城、崩莒城之說而聽不到崩齊長城之說呢？第四派轉了一個方向，說孟姜女不即是杞梁妻，也不是從杞梁妻傳誤的，乃是《漢書・匈奴傳》中說的築城的漢將之妻，即在丈夫死後把城修完的范夫人。主張這一說的有俞樾《小浮梅閒話》和何出光《木蘭祠賽神曲》。他們把「范」字和「城」字固做對了，可惜把「杞梁」和「崩城」又做錯了。

（二十三）從清代到現在，這件故事的方式大概如下：一，查拿逃走；二，花園遇見；三，臨婚被捕；四，辭家送衣；五，哭倒長城；六，秦皇想娶她，她要求造墳造廟和御祭；七，祭畢自殺，秦皇失意而歸。惟在蒙古車王府所藏唱本中見有數本，都說秦皇憐其貞節，賞與玉帶，並無欲得之意；又陝西唱本說始皇封她為「貞烈女孟姜」，雲南唱本也說秦王封她為「一品貞節夫人」，令澧州建造節孝牌坊：這三說較為別異。至於在生的地點上，以蘇州（萬）、松江（孟）為最有力，華州、餘杭（范），務州、澧州（孟）次之；在死的地點上，幾於一致地說是山海關，只有一小部分說是潼關和長安。李如圭所考定的一個是早已不通行的了。

（二）地域的系統

以上所說的是就這一件故事的縱的系統上看。如果我們更就橫的系統看，那就可以再得到以下許多。（用現在的政治區域來分固未善，但在故事的區域未確定時只得暫用分省的辦法。）

(一)山東

它是這件故事的出發點。事實發生在齊郊。哭調是在齊都中盛行的。《檀弓》和《孟子》的作者也都是山東人。漢代起來的傳說說她投的淄水和崩的杞城也都在山東。所以在這件故事的初期七百餘年(公元前五四九——公元二〇〇)之中,它的根據地全沒有離開過山東的中部。就是後來酈道元說的莒城(今莒縣),也是在山東。

在這個區域的古蹟,杞梁故宅在益都縣,杞梁墓在臨淄縣。又從張夏到泰安道中經過的長城鋪(屬長清縣)說是孟姜故里,其地有姜女廟。臨朐縣南的穆陵關(齊長城的關)也有杞梁妻哭崩之說。她投水之處說在益都故宅西北二十里。總之,這些古蹟都在臨淄(齊都)的四圍。

但是這個區域中的傳說,現在是衰微極了,不但不能伸張它的勢力到外面來,反而順受了外面的傳說的侵略。據濟寧的傳說,孟姜女是松江人;萬喜良是蘇州人,爲避築城逃到孟家入贅,年餘後始因孟公慶壽而破露,捕埋城下;孟姜哭倒長城時,自身也壓死在城下。那地又有「美孟姜」歌,也稱她的夫爲萬喜良。在這種上面,很可見它受了江蘇南部的影響。又齊東縣《十二賢歌》稱孟姜爲「許孟姜」,這當是受的河南和直隸的影響。

在泰安買到的唱本,是北京的鼓詞。濟南瑞林齋有刻本《哭長城嶺兒調》,其中事實和鼓詞相同,只有說用了羅裙包夫骨而埋葬是小異。

(二)山西、陝西和湖北

三國時，曹植始言杞妻哭崩梁山。梁山向來說爲河西韓城，清崔述始依了《詩經》和《左傳》的證據說在河東(山西)；但他又說「當跨河在冀、雍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大約山西和陝西的山雖給黃河破了開來，但山脈相連，河東梁山的對岸的山也可以加以同樣的稱謂。如果確是這樣，我們可以說這件故事的區域是在今山西的西南部和陝西的東部。在這一個區域中，她的故事真多極了。

先說山西。曲沃縣侯馬鎮南澮河橋土岸上有手跡數十，說是她送寒衣時經過澮水，水漲不得渡，以手拍南岸而哭，水就淺了下去；這手跡便是拍岸時所遺留。現在岸已崩徙，迹仍不滅。從這條路線上看，她尋夫時是從西南到東北的。又潞安也有姜女祠。

從侯馬往西南，是陝西的潼關。明人馮夢龍的《情史》和漢口的《送衣哭夫卷》說她負骨歸家，到潼關時力竭而死，潼關人替她立廟，這是說她死在潼關。江蘇的《仙女寶卷》說她到潼關去尋夫，大哭崩城，這是說被她哭崩的城是潼關。

從潼關往西是華州。廣西刻本《花箋記》和厦門刻本《哭倒萬里長城歌》都說范杞郎是華州人。我起初尋不出它的原因，後來知道了：孟子說「華周杞梁之妻」，「周」和「州」同音，所以《漢書・古今人表》便寫作「華州」；以誤傳誤的結果，於是「華周和杞梁的兩位夫人」竟變作了「華州人杞梁的夫人」了。

華州的西南是長安。雲南唱本中說她到長安，對城踢脚大哭，北門城牆一齊崩倒。廣西的《花幡記》也說她哭倒了長安的長城八百里。長安並没有長城，或許從這「長」字變化出來的。

長安的北面是耀縣；耀縣的北面是同官縣；同官縣的北面是宜君縣。那三處是這件故事的最重要的地點，故事的性質也極悲壯。大意是說：孟姜負夫骸骨歸來，沿了北洛水南奔；追兵將到，她逃到北高山（同官北五十里）中，渴極了，大哭，忽然地下湧出泉水來了。（因爲它的聲音永遠像嗚咽一般，故名「哭泉」；又因是她的節烈之氣所感，故名「烈泉」。）她又走了一回，倦得利害，逃不動了，追兵緊隨在她的後面；正在無奈之際，忽然山峰轉移，遮迴了她，把追兵隔斷了（後來這山就叫做「女迴山」）。她走到同官水灣，氣力已竭，把丈夫骸骨放在西山（一作「金山」）石穴下，自己坐在旁邊死了。土人敬重她的貞節，就地埋葬；又塑了夫婦兩像，立廟祭祀。石穴中有洞隙，祭祀的時候可以看見金釵的影子。這座廟在同官北三里，宜君南三十里，壤地交錯，又涉及耀縣，所以在這三縣的志書上都有記載。《關中勝蹟圖志》說「女迴山橫斷無路，忽道從峽口出」，可見其險。《耀州志》駁遮迴之說，以爲是負骸迴經其間故名，這也不過用了常理來駁辨奇蹟罷了。這件故事，猶存着漢代人烈性感天的想像，和崩山之說極相近。

《明一統志》說孟姜女是同官人。清《陝西通志》也這樣說；又說適范植僅三日（《郡國志》同）。《耀州志》引喬世甯《孟姜女傳》，說「秦法，役怠者輒填城土中死」，和《同賢記》所載相同，異乎江浙間厭勝之說。明季三原人馬理作《孟姜女祠傳》、《祠碑記》、《孟姜女集》，爲孟姜女故事的一個彙集，其

中録同官傳說尤多。但他和喬世寧一樣地信了李如圭的話，一口咬定孟姜女是澧州人；他的碑記中又稱爲「前秦澧州人」，甚可異。他的文中稱孟姜之夫爲范喜，又范郎，又范喜郎，想來是以「喜」爲名，以「郎」爲稱謂的。喬世寧說：「其夫范氏，亡其名，稱曰范郎。」也是以郎爲稱謂之詞。最近西安文明堂刻本《鐵角墳》十張紙說孟姜女配范三郎，婚後未滿一個月就別了；她送寒衣去時，始皇封她爲「貞烈女孟姜」。興平萬世堂刻本《王桂英哭殺場》中也是這樣說，但又稱她爲「孟長姜」。秦腔中有《哭長城》劇本，但未見其書，不知道是怎樣的。

再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明黃世康做的《山海關孟姜碑文》起首說她是「關中范植婦」，原和《陝西通志》的話一樣；但下面說她「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則便不可解。她住在關中，要到山海關尋夫，須向東北行纔是，何以竟向西北走去呢？這恐怕是他誤鈔了陝西的傳說，而陝西的傳說乃是向西北的長城去收骨的。（看他們說孟姜是同官人，又說她負骨沿北洛水南旋可知。）那麼，陝西人說的哭崩的城，一定不是山海關和潼關，更說不到是杞城和莒城了。

至於同官一帶的孟姜女故事何以會得這般發達，我敢作一假設，大約是由「姜嫄」轉誤的。《詩經·緜篇》說「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生民篇》又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可見姜嫄原是沮漆間的偉大人物。沮水出宜君縣北，漆水出同官縣東北；兩水把同官夾在裏面，到耀縣而合流。或者年代久遠，姜嫄的奇蹟漸漸失去，適有杞梁妻崩城和崩山的傳說起來，那地的人就把她頂替了。如果這個假設將來有證實的時候，我敢說孟姜女一名亦即由姜嫄而來。

韓城縣的大崩村也有孟姜女廟。照我們想，梁山在韓，這應當是崩山之說的殘遺。但縣志上說，「孟姜女石上手迹在大崩村長城旁，孟姜女尋夫，哭而城崩」，那麼這個古蹟也是歸到崩城上的。或者崩城之說的勢力太强了，他們只得把這大崩村的本地風光丟掉了。

甘肅方面的材料，除了敦煌寫本小曲以外，沒有得到什麼。這自然因爲交通不便之故。從前的玉門關的征戍客積了多少愁怨，送寒衣的故事一定是極佔勢力的，將來這一方面大有發見許多新材料的希望呢。

湖北漢口宏文堂刻有《送衣哭夫卷》，又題《宣講適用送寒衣》。卷中說河南靈寶縣人范杞良早喪父，年十八，母爲娶姜家女孟姜。過了兩天，他就被官差拉去築城。范母念兒心切，過了三年，病死了。孟姜負土成墳既畢，就包了衣履尋夫。過了陝州，到潼關，向陝西行去。走了十餘天，思念亡姑，在途痛哭，忽然面前起了一陣旋風，向北而行。她禱告之下，知道這是婆婆的鬼魂，就隨着旋風走。又過了二十餘天，逢見一老人，名塞翁；他告她，築城的八十萬人夫，不上一年已都拖死了，死後就填在城中；並告她，孝子的骨是潔白的，范杞良既孝，可滴血在潔白的骨上。她一路受仙人點化，菩薩保佑。到長城後，且哭且尋。第三天上還尋不到，她就把身子向城上撞去。忽然間天崩城裂，長城倒壞了三千餘丈；反把孟姜倒退了三里遠，暈死在地。她醒轉時，望見長城已成平地，即走進城基，滴血試骨。尋得了丈夫的尸骸，哭了一會，忽然想起若被朝廷察覺，拿去問罪，豈不是連這尸骸也不得回鄉，便急忙打開衣包，綑束好了背走，叫喚范郎英魂跟着南行。她由神靈暗護，日夜行

走，翻山過嶺，脚不停留，七天七夜到了潼關。她兩眼血淋，坐在落雁崖前，寸步難行。男女們數千人上山來看；她將夫骨放在身邊，痛哭訴情，聽的人没有一個不流淚的。過了三天三夜，她死了。潼關人敬重她，把他們夫婦尸骸合葬崖下，造烈女祠。在這一本卷裏，是說她往西尋夫的，黄世康所說「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正是她的路線。但什麼地方是她取骨的所在，依然没有指出。我們可以說，這個故事大概是同官的故事的分化，潼關的冢墓是全鈔金山巖的老文章的。湖北的西北部接着河南和陝西，說不定這件故事是靈寶至潼關間的故事，而從丹水和漢水流入湖北的。

湖北方面的材料現在得到的很少，僅知道漢口的戲劇中有《五仙女臨凡》一本，是演孟姜女的，其中有「仙女下凡」及「哭長城」等節目。這戲當是用漢調唱的；看戲名可見其情節和江蘇的《仙女寶卷》相近。

(三)直隸、京兆和奉天

在這一個系統上，發見的材料中時代最早的是《同賢記》所說的「燕人杞良」。它的根據地現在有徐水(安肅)、山海關和綏中三處，但都是不相統屬的。

徐水縣治北里許，路西有村名小新安，相傳是孟姜故里；村中有濯衣塘，說是孟姜女的浣衣處。旁有孟姜女祠，明正德間建；隆慶間掘得宋碣，又建忠節堂。堂側有姜女墓。她的生死都在一地，和同官的傳說相似。這地方所以有此傳說，或者因范陽(故城在縣治北固城鎮)和范郎在文字上有些

關係而然，但這只是一個極薄弱的假設而已。這個地點在故事中並不佔勢力，只因從前驛道所經（今京漢路仍之），容易給人看見，所以在游記上提到的也很多。

靜海縣在徐水東約二百里，那地有兩種《孟姜卷》，也許留得一點徐水的傳說。卷一大一小，僧人也唪誦。大卷未見。小卷說許孟姜七歲即唸佛行善；十五歲，由父母命嫁范杞郎。剛三日，范即被點赴役。他不耐苦，逃歸；給官兵追回，在長城隄打殺，築在城內。他託夢給她，她就織了一領赭黃袍，又織寒衣（卷中描寫織的花紋極詳）。織就後親自送去，把黃袍獻與始皇。始皇要娶她，她請在葬夫後。她到長城隄下痛哭，土地與城隍把城牆推倒了。她滴血認骨，要求始皇用黃金棺殯殮，一下子撩了羅裙跳入水中。始皇敬重她，造了一座姜女廟。靜海又有一歌云：「孟姜織黃袍，三百六十條；只爲范杞郎，一年織一遭。」這把「擣衣」變成了「織衣」，想來靜海方面織黃袍的女工是很多的，從她們的意想裏構成了這類的歌和卷。那地又有一謎，內有句云「哭倒長城十萬里」。如果這樣，她不但把長城完全哭倒，而且已超過了原有的長城十餘倍了。

山海關也是道途所經，那裏的風景尤好，而且是長城的終點，所以這個後起的地點可以壓倒許多先前所稱道的地點。關東八里有望夫石，石上有亂杵跡。這在當地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以爲孟姜是住在山海關的：因爲她在本鄉盼望這個遠戍的丈夫，所以有望夫石；因爲她豫備寄寒衣時就在望夫石上擣衣，所以留下了許多亂杵跡。但這個地點給外來的人知道了，他們心中原有從南到北的孟姜女的，而山海關已是北方的邊境，就把她的居住地武斷爲她的行程的終點，說這石是在她死後指定

的，於是望夫的名義和搗衣的杵跡都沒有了着落了。海涯外一里許有一小島，夏天水漲時微露頂面，但無論怎樣的大浪總打不到頂上草青處，冬天水冰之後是滑不可登的，這就是孟姜女的墓。《臨榆縣志》說：「有石出海上，形肖塚，人以爲姜女墳。」言外頗有不信任之意。孟姜女廟就築在望夫石上。那邊的碑記一致地說她姓許，從陝西到此，痛哭而死。黃世康的碑文中又有「飛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的奇蹟。明陳縮《姜女墳》詩云：「孱軀雖死志未灰，化作望夫石礧礧；江枯海竭眼猶青，望入九原何日起。」這也是替後起的望夫石傳說圓謊的。照這段故事看，范郎的白骨她早已滴血尋得了，還立在石上遙望有什麽意義。又現在的唱本傳說，凡是說她到山海關收屍的，總說秦始皇想娶她，這或者因孟姜女廟和秦皇島太接近了，容易生出這個聯想之故。據說京奉車過山海關長城時，常有幾個年老的近處人在車上指着城缺，說：「現在這火車能够通過萬里長城，全虧了孟姜女的一哭呵！」下面就緊接着講這件故事。可見在他們的意想中，以爲鐵路的過道是孟姜女哭崩的。

直隸古北口有姜女祠。這和山海關一樣，爲的是一個關隘。

北京的大鼓書中有孟姜女尋夫，分《離鄉》、《入夢》、《宿店》、《路歎》、《認骨》五折。結果，她是投海死的。又有《哭城牌子曲》，說她千里尋夫，被神風刮到山海關；始皇知道，賞給她羊脂玉帶，表揚她的貞節。又有歇後語二則，表示范郎的被埋和孟姜的善哭。又從老婦人口中，知道她由葫蘆中出生，這是江浙間的傳說傳到北方的。

奉天東南部的綏中縣有孟姜祠，祠前有望夫石，相傳即其墓。土人説秦始皇欲納她爲妃，她觸石而死。綏中在山海關東北百餘里，這個古蹟當然是山海關的分支。在那地人的意想裏，這方石有三種用處：一是望夫，二是盡節，三是葬身。

山海關爲往來東三省必經之路，這件故事的勢力既大，想來由此分化的當不止綏中一支。又朝鮮離直隸、奉天均近，去年馬衡先生往遊，購得朝鮮文《梁山伯》唱本而歸，孟姜女的故事也未必没有流傳。這都待將來的發見呢。

(四)河南

從《北轅録》中，知道宋代雍丘的孟莊有范郎廟，並以蒙恬配享，表示她哭崩的是秦的長城。雍丘即今杞縣，在河南東部；孟莊在縣治西二十里。這個孟莊後來就成爲唱本、劇本中的「孟家莊」。當時所以在此立廟，或者因孟姜的「孟」字和孟莊有些關係而來。如果確是如此，那麽，那個地方的人一定説孟姜是生長在杞縣的了。

杞縣西灘堡有孟姜女廟，明弘治五年建。這不知是否即孟莊的一個？

元代彰德人鄭廷玉作的《孟姜女》雜劇，想來總寫出些河南的故事，可惜已失傳了。現在河南流行的《孟姜女》唱本有一種是極有勢力的，東自開封，中經許昌，西至南陽，一律通行；不但有刻本，且有賣歌的乞丐歌唱着，民衆口中成誦的也不少。這可以説是統一河南全境的唱本。其中事實的大

概，是：江寧縣富翁許員外，無子，晚得一女，因爺姓許，娘姓孟，認的乾娘姓姜，故叫「許孟姜」。她十六歲時，配給城南同庚的范希郎。過門後不到一個月，秦始皇點民夫修邊牆，就把他點了去。她有一天夢見丈夫，恐其苦寒，就辭別翁姑前往送衣。途中艱苦難行，爲觀音所救，送至邊牆。她詢問土夫，纔知道丈夫不能受苦，給他們處死，葬在邊牆裏了。一時昏暈過去；閻王不收，又醒了過來。她望城痛哭，驚動了上天張玉皇，傳旨打倒邊牆，讓她領取尸首。一霎時，龍王、雷公將邊牆打倒了二三里。她滴血認尸後，正包裹欲走，忽然秦始皇來了；他見她美貌，要封她在昭陽。她要求四件事：一，銀頂金棺成殮；二，文武百官穿孝；三，昏君隨後拄哀杖；四，埋到東海岸上。他件件依了。工畢時，她就拉了羅裾蒙面，跳入江心。龍王把她救回龍宮，認作乾女兒。這個唱本，把杞縣一說完全丢了，反把她倆認爲江寧人。我很懷疑這是江蘇北部的故事而流入河南的。這有三個證據：第一，「江寧」在清代是江蘇北部的省會；第二，「東海」想是指淮海一帶的海，今江蘇徐海道也有東海縣（即海州）；第三，「江心」怕也是指寧、揚一帶的江。總之，這三個地方都是江蘇所有而是河南所沒有的。江蘇的徐州和河南的歸德壤地相連，或許是從那裏傳過去的。倘使果是如此，則大可藉此窺見江蘇北部的這一件故事的面目了。（關於這一方面，至今沒有集到一點材料。）

江蘇南部最通行的《孟姜女唱春調》十二月的和四季的，開封的人也歌唱，「萬」字不改爲「范」。借此可見河南的故事受江蘇方面的影響之大。

雲南傳説説范希郎是陳州人（今爲淮陽縣），這也許和杞縣有些關係。厦門《御前清曲》説范杞

郎是葉州人，倘不是指的葉縣，便是華州的誤寫。漢口《送衣哭夫》卷說范杞良是陝州靈寶縣人，那邊離山西的曲沃和陝西的潼關都近，恐有那些來歷。

以上三說，都是說孟姜的丈夫是河南人的。

（五）湖南和雲南

湖南的孟姜女故事似乎到明代纔露臉的，但很不可輕視。臨澧境内有「姜女汶」，爲澧水所經；它的南岸有小山，頂有「姜女廟」，建築已舊。臨澧東境爲澧縣，縣治東四十餘里有「新洲」（一作東南三十里「新城鎮」），洲有「嘉山」，一名「孟姜山」，面臨澧水，風景秀麗。上有「姜女廟」，甚堂皇。廟前一峰名「望夫臺」，是孟姜女望范郎處。山下有石四方，各尺許，光明可照，傳爲「姜女鏡石」，石上有很清楚的脚迹（今石已墮入水中）。臺旁有小竹，名「繡竹」，一名「刺竹」，葉子破碎得像絲縷一般。相傳孟姜女到臺上望夫，一路做着針黹，隨手把針劃葉，後來就變成了新種。孟姜女的故宅在山麓。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湖南巡撫林大輅和澧州知州汪倬增修廟宇，名「貞烈祠」，又有「百鍊堂」。里人李如圭作祠記，說孟姜女是秦時本州人，夫范郎往築長城，她在山上築臺而望；久久不歸，她不憚險遠，親往尋覓；但尋夫之後莫知所終。李如圭是到過同官，聽得那邊的故事的，于是他并合了兩處的話，說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後人信這說的很多，澧州便真成了她的出生地了。

這件故事，依我的猜測，和舜妃是有關係的。《山海經·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這是說洞庭的女神常遊於江、澧、沅、湘之間，以至常有風雨，原爲楚人對於洞庭多風雨的一種神話的解釋。《楚辭・九歌》中有《湘君》和《湘夫人》二篇，叙述相思望遠之情，非常的輕迅昳麗。篇中都有「捐余玦（一作袂）兮江中，遺余佩（一作褋）兮醴浦」的話，「醴」即「澧」。湘君和湘夫人當然都是湘水之神；篇中有「帝子降兮北渚」的話，或即《山海經》的「帝之二女」。自戰國末以「帝」爲人王階位的稱號，又適有舜娶堯二女的傳說，於是秦博士就說湘君是堯女。適會舜有「野死」之說，於是《述異記》和《博物志》等書都說舜崩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以涕揮竹，竹上文爲之斑斑然；其地又有「相思宮」、「望帝臺」。（這種話雖初見於晉人的書，但看秦博士的話，這種傳說是早應有的。）因爲有這個傳說，所以洞庭東岸有「黃陵廟」祀堯女。又因堯女有這樣一段哀豔的故事，和杞梁妻很相像，所以容易起人聯想，例如庾信《哀江南賦》云，「城崩杞婦之哭，血染湘妃之淚」，又《擬詠懷》云，「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都是。臨澧和澧縣在洞庭之西，正是帝女湘君游嬉的地方，與黃陵廟亦遥遥相對。說不定舜妃的故事傳去之後，他們把帝子湘君忘了；孟姜女的故事傳去之後，他們又把舜妃忘了，把舜妃那一套傢伙都贈與她了：所以舜妃有「望帝臺」而孟姜女有「望夫臺」，舜妃揮淚於竹而成斑文而孟姜女也把針劃葉而成「繡竹」。

湖南西部的乾城縣的民歌說孟姜女尋夫有「踢一脚來哭一聲，萬里城牆齊齊崩」的話。城崩由於脚踢，和雲南傳說相同。

湖南的孟姜女故事在東面幾省似乎毫没有勢力，但西面的雲南省則頗受到它的影響。昆明的孟姜女故事的唱詞有三種：一，《孟姜女尋夫》，是賣唱的瞎子們唱的；二，《孟姜女哭夫》，是小孩子們唱的。這兩種都是小曲；三，《孟姜女全傳》，分《鴛鴦配》、《盡忠義》、《陰曹府》、《平山嶺》四卷，很像彈詞，是和着金錢板、道琴等樂器而唱的。全傳書首叙述歷代沿革，至「嘉慶皇帝登龍位」而止，自是嘉慶間人作的。内容大概説：秦朝湖廣澧州孟家莊富翁孟老者，妻王氏，生女孟姜女。孟姜年十六，父年已近八十，亟欲替她招贅。一天，老者得夢，土地指示他，明天有一少年來借宿，可招爲婿。果然，翌日有一自稱應考歸家的范希郎叩門借宿，老者問明來歷，知道是陳州范員外第三公子，就把他招贅了。成婚三日，忽有欽差牟合來拿逃兵，他們纔知道秦王築長城，范郎被徵當兵，因他生得伶俐，秦王賜給他令箭、飛虎旗，叫他管十萬人馬。他在沙場貪了玩耍，天天打陣摸混江（當是賭名），把賜來的東西都輸去了。秦王知道大怒，貶他親自築城。日挑土，夜挑磚，受苦不過，逃了回來，哪知竟結下了這重姻緣。這時范郎被捕，姜女送了一程，痛哭而回。他到了京師，秦王令御林軍將他四十軍棍打死，尸骸築在長城之内，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姜女在家等了三年，杳無信息，朝夕啼哭，哭聲驚動了森羅大王，命判官查生死簿，知道范郎是婁金狗轉世，姜女是鬼金羊轉世；范郎陽壽未絶，死後居枉死城中。他便放他出來，令他託夢與妻。他告她，他的父名范德仲；又請她前往長安收取尸骨。她醒來，就别父母向長安而去。到平山袁達關，爲强盗所搶，鎖閉後堂；幸牢頭好心私放。到界牌路，不能辨路，跌死塵埃；太白星君下凡救她，把她渡過洋子江；又賜她烏鴉一對領路，她跟着到長安。烏

鴉站在長城上，她就對城踢脚大哭，北門城牆一齊崩倒。她滴血認骨，滴到第七尸，認到了。巡城官周易感她的孝(意義見下)，帶她上朝啓奏。秦王嘉其千里尋夫的大孝，傳旨將尸領回，封她爲一品貞節夫人，令澧州知州當衙建造節孝牌坊，上寫「冰壺玉潔節孝孟姜女坊」十大字。她到澧州，知州迎旨，吩咐人馬轎子送她歸家。她到家時，知道二親都已身亡，愈加悲哭。忽然想起范郎托夢的話，陳州有他的父母兄長，就派人接到澧州，合爲一家。姜女壽至九十九歲。這一個傳說如果確與澧州方面的一樣(過袁達關時，叙述湖廣及澧州的錢糧和風景等甚詳，想來未必是雲南人作的)，那麽，孟姜尋得了夫骨之後原是安安穩穩地回家的，說不定澧州還有她的墳墓呢。

雲南南部的箇舊縣有歌云：「你是山中一塊柴，拿來人間做骨牌，……低頭吃水孟姜女。」可見雲南有把她的故事畫上骨牌的；畫中作低頭吃水之狀，當是受陝西哭泉的影響。

四川和貴州方面的材料全沒有得到。(雲南刻本《孟姜女全傳》雖標「西蜀榮煥堂刻本」，但據陳松年的證明，乃由榮煥堂的主人係川籍之故。)雲南既能隔省而受湖南和陝西的影響，想來那兩省的傳說也是屬于這一系統的。

(六)廣東和廣西

廣東海豐客家族說孟姜女是一個孝女。她的父親給人埋在長城下；他傍城大哭，城牆爲她倒塌了八百里，她把父尸覓到了。後來補築倒塌的城牆，終于隨築隨崩，故至今長城依然留着缺處。又

海豐十二月山歌也說「哭崩長城八百里」（廣西《花旛記》也這樣說）。海豐《邪歌》有「四角面巾塗裏拖，中央繡出孟姜女」的話，可見這件故事有登入繡貨的。又有二謎，把孟姜女做謎面。海豐東面的潮州，歌曲中有《送寒衣》，見《百代公司留聲片目錄》。

以上諸項，別的都很平常，惟獨說孟姜女爲孝女是一件可驚詫的事實。這個疑竇直到見了廣西的唱本時方纔明白。廣西刻本《歌錢臨風》中列孟姜女爲「二十四孝」之一，但只說她尋丈夫的骸骨；又《花旛記》也以「目蓮救母」、「孟宗哭竹」等起，而以她的「送寒衣」爲行孝之一。讀了這些，纔知道那邊的人民不但稱子女善事父母爲孝，即妻妾的善事夫君也是一例地稱爲孝的。後得雲南的《孟姜女全傳》，說城官和秦王都爲她的孝心所感動，始知道西南各省關于這一義是很普遍的。孟姜的變爲「孝女」而尋父屍，當然由此轉訛。

福佬族對於這件故事的傳說，是：秦始皇有一寶鞭，給他一打，天下的石都歸到長城下。孟姜女的丈夫被點，身弱不能作工，不久死去，給人埋在城下。孟姜女尋到長城，知其已死，大哭不已，感動了天地，上帝命五雷下降，把城牆裂開，由她取了骸骨。

廣東三點會祭陳玉蘭姑嫂時，須讀一篇很長的哀歌，裏面也有「孟姜女尋夫」的故事。

廣西象縣的傳說，是：范四郎爲秦始皇點去造長城，吃不慣苦，私下逃走。六月六日那一天，風俗上不論男女，爲要祓除災難晦氣，都要到蓮塘洗澡。孟姜女在家中蓮塘舉行祓除，剛剛解開羅裙，忽見對面塘邊有一男子伸首私窺。她因私處已給他瞧見，除死以外只有嫁給他的一法，就嫁與了。誰

知結婚未滿三朝，給官差偵知，把他拿去，舂在城牆內。她到長城，尋了七天七夜，橫屍太多，尋不到。感動了太白金星，趁她昏死的時候，把她的靈魂引到丈夫被舂的地方，並教説她滴血之法。她醒來時，照了他的話，還是尋不到。她氣急大哭，哀聲震動了天地，城就崩倒了。她尋得了骸骨，負歸埋葬。在這一則故事裏，還保存了《同賢記》所寫的形式。

象縣的《孟姜女十二月歌》，意境與江蘇唱春調所叙相同，完全是閨怨之辭，不説到尋夫的事實。其中稱夫爲「范士郎」。

桂林文茂堂刻本《孟姜女花牖記》有較完備的叙述。它説，東京秦王抽民丁築長城，華州范杞郎只十五歲，也被抽去。他不堪其苦，夜行日藏地逃入務州（亦作武州）。務州富家女孟姜女正在思嫁，她到泗水燒香，許下三願：凡見她在楊柳樹下脱衣裳的，見她在百花樓上巧梳妝的，見她針黹穿線繡鴛鴦的，就願意嫁給他。六月中，她在園中池塘洗浴，把衣衫掛在楊柳樹上，輕輕下水；忽見樹上有人，忙穿了衣問他，知道他是范郎。她便叫他下水，和她成雙。他不肯，她加以恫喝，説：「如若不然，便要報官捉你這個從長安逃出的的民丁了！」范郎驚怕，只得在楊柳樹下依了她的請求。她帶他見父母，説明情由，交拜成親。那時夫婦諧和，如魚得水。一天蒙恬點工，少了范郎一人；追到武州褚光縣，知道他躲在孟家莊已歷兩個月了。他捉去後，就被蒙恬腰斬，築在長城裏。他的靈魂變了鳳凰，啣書與孟姜，囑她早嫁。她不聽，做了寒衣親自送去。一路經過泗州堂、蟒蛇村、餓虎村、雪雨村、山林、桂香村，到泗州，遭逢諸般苦辱。泗州没有船渡，龍王差野叉把他渡過了。到長城後，不見范

郎，在城邊哭了七天七夜，哭倒了長安的長城八百里。感動了太白星，指示她覓屍的法子。覓到後解下衣衫包了，把三尺白羅當作花旛，引了亡魂走出長安。蒙恬奏知始皇，捉孟姜上殿。始皇見她貌美，要册立她爲皇后。她要求三件事：一，斬蒙恬，伸夫冤；二，喚僧道做齋誦經；三，御駕親祭范郎，送他歸天。始皇一一依了。她捧了香爐，在江邊祝告范郎：「有靈有威神靈現；鬼靈無感嫁君王！」説話未了，范郎顯靈立在黑雲頭，一朵黃雲托起了孟姜女，升天去了。蒙恬鬼魂呼冤，她説：「我們都是星宿，是五行的相尅呢！」這一篇故事極可注意：第一，她在楊柳樹下逼范郎成親，和《文選集注》所引同；第二，她包了屍骨，用花旛引亡魂出長安，與貫休詩「疲魂飢魄相逐歸」語意同。恐怕廣西的傳説還保存得唐代的這件故事的大概。那時的孟姜女是一個活潑潑的女子，並不曾受過詩禮的化育；那時尋屍的結果是要歸葬，並沒有要挾了秦始皇去辦國葬呵。

這個唱本裏又有幾處應當注意的：一是崩的長城在長安；二是泗州和武州（或務州之訛）的地名。書中説及泗州六次，務州二次，武州一次。而且孟姜女一出門已到了泗州堂，經了許多山村快到長城時又是泗州，可見作者眼底的「天下」是很小的。泗州在安徽的東北，錯入江蘇的西北部。武州，歷史上共有六個，其中一個是下邳（見《隋書·地理志》），離泗州極近，不知是否即此。如果是此，那麼，這和河南最通行的一個唱本怕有些關係了。「務州」當是「武州」之訛。如果「武州」反是「務州」之訛，那麼，浙江的金華縣是隋置的「婺州」，或許是「婺」字傳誤的。又按，務州之説在南部諸省中甚有力，不但孟姜女的故事如此，廣東海豐的梁山伯和祝英臺的《節義全歌》也説「務州梁家一子兒。」

(七)福建

南宋時，莆田人鄭樵在《通志》中說稗官演杞梁之妻的故事成萬千言，邵武士人所作的《孟子疏》又以「孟姜」二字入《疏》，想見當時福建方面這個傳說的有力。

福州平講曲有《姜姬英女運骸》一本，言華周死於莒，他的妻姜姬英備足了金銀親往贖屍，挈婢同行，途中歷盡艱苦；至九龍山，爲强盗所追，華周鬼魂救之得脫。這是杞梁妻故事的分化。

近年福州儒家班中有《孟姜女》一本，中分《長亭別》、《遇盗》、《過關歌》等闋。《過關歌》有舊唱和新唱兩種：舊唱即是浙江的《孟姜女四季歌》；新唱也是閨怨體。《遇盗》中有「恨惡僕起謀心將婢來害，可憐奴孤身失落山林」之句，和浙江、江蘇的故事相同。

厦門調有《捉杞郎》，見《百代公司唱片目》。厦門的《御前清曲》是採元明雜劇散套譯爲土語的，因康熙中曾一度進御故名；曲中關於這件故事的有五闋，一爲《路歎》，二爲《到長城》，三爲《見蒙恬將軍》，四、五爲《哭夫》；中說范杞郎是葉州門道村的秀才，早喪父母。厦門又有通行的唱本兩種：一即桂林《花簾記》；一是《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厦門人敕桃仙用土話編的。歌中說，武州孟家莊的姜女在家思嫁，在城隍廟燒香許願。六月到園内洗浴，遇見杞郎，成了婚配(情節與《花簾記》同)。蒙恬點軍，不見杞郎；屈指一算，知道他逃在孟家，便派兵捉獲，押到長城斬了，葬在城内。他的靈魂變了鶯哥，到姜女處報說他死了。她做了衣送去，經過了泗州堂、百花巷、西山當、大東山、惡蛇村、

猛虎埔、麒麟鳌、太行山、樹林堂、洋子江、三條路，碰到了許多危險：由神靈保護，始得過去。太白金星化做白鶴，把她引到了長城。她問番官，知道杞郎已死，大哭，哭倒了長城數百里。杞郎神魂靈應，三十六骨化爲一堆。她滴血覓得後，用衫裙包骨，脫烏巾做旛，燒化紙錢，引魂還去。蒙恬把她捉到宮中，秦王要娶她做后；她要求了建廟宇、殺蒙恬、親身下願幾件事情，他都依了。三個月後杞良廟宇造好，姜女入廟行香，蒙恬破腹斬首以祭。杞郎神魂化做祥雲，她就逃入。秦王見其白日上天，罵爲妖精。她在雲頭回罵三聲，罵得他兩脚浮浮，落在東海裏做了一頭春牛；年年春天給人看，留下了萬古的惡名。這篇故事是大體根據於《花旛記》的。

（八）浙江

平湖縣治東二十九里有苦竹山，又名搗衣山，離乍浦鎮二里，高丈餘，廣數畝。山下有「孟姜搗衣石」，舊名「一片石」。乍浦八景，其六曰「孟姜搗石」。乍浦又有孟姜故居。這一說只見於《平湖縣志》，或者是早已忘却的傳說了。《花旛記》說姜女住在務州；務州若是「婺州」之誤，那麽金華或許也有孟姜故居。

紹興一帶是孟姜女故事極盛行的地方。「目連戲」中有「孟姜女戲」，戲中的故事大概是：有兩個賊到一個員外的家裏偷南瓜，回來剖開，裏邊乃是一個人。他們怕了，送回去。員外把這孩子養大，名爲萬喜良，後來秦始皇造萬里長城，要有一萬人築在城裏，惟有萬喜良一人可以抵當萬人，便下令

捉拿。孟姜女也不是人生的，是在葫蘆裏生的。又紹興中秋祀月必供南瓜，相傳古時有月華墮入瓜內，剖開看時成一女子，即孟姜。這些傳說有兩點是該注意的：其一，萬喜良和孟姜的本體就是神仙，不像他處的傳說必須死後成神或神人投胎；其二，是把這件故事落在厭勝的模型裏，不像別的地方說范郎因私逃被殺或體弱病死而築在長城內的。厭勝的傳說，江浙一帶都很流行。就紹興說，明知府湯紹恩在三江築應宿閘不成，夢神告須用木龍血膠合；正躊躇間，忽見一學童的書包上署名莫龍，頓悟神語，執置之石下，閘基乃固；後在閘旁立莫龍廟祀他。近年造滬杭甬鐵路到曹娥江，預備築鐵橋，適教育廳調查學齡兒童，一時謠言蠭起，說凡是調查到的兒童都要填塞在橋底的。因爲有了這種背景，所以這件故事也就跟着變了。

紹興流行的《孟姜女四季歌》，即是福州的《過關歌・舊唱》；不知道這是那裏做了流到那裏的。至《十二月花名歌》，則是江蘇的歌而流入浙江的，因爲唱春調是江蘇的調子。這歌幾乎在浙江全境內通行。

浙江的孟姜女唱本似乎都是江蘇傳過去的，惟寧波老鳳英齋刻的《孟姜女五更調》是用寧波話做的。

紹興道士作法事，內有「翻九樓」一項，高搭了棹子翻弄花樣；花樣中的一種喚做「孟姜女紡花」。平湖「羊皮戲」（剪羊皮作的影戲）中亦有孟姜女送衣事。又男巫祭神和石匠工作時所唱辭也都有此。摸數算命和鳥啣牌算命中也都有畫孟姜女的牌。又骨牌游戲中有一種排列猜枚的方式，喚做「孟

姜女尋夫」。

上海印的唱本和演的戲劇，有幾種説范紀良是餘杭人。餘杭離平湖不遠，或許是搗衣山的故事所演化的。今將《戲考》中《萬里尋夫》和彈詞本《孟姜女》合叙於下。秦朝的兵部尚書餘杭人范啓忠與趙高不睦，死後其妻蔡氏繼逝，單傳一子紀良，在家讀書。始皇要造萬里長城，趙高借此報讎，説長城工程浩大，須傷百姓萬人；范紀良是一個奇異之人，若得他祭禳，可抵萬人之用。始皇准奏，令蒙恬前往捉拿。吏部尚書李洪和范啓忠交好，派人急速送信。紀良逃到松江，進孟隆德花園歇息。隆德亦曾官上大夫，因始皇無道，告老還家。他只有一女名孟姜，因曾夢見觀音，對她説必須見她肌膚的人纔可嫁，故父母和她議婚她都不願。這一天，她在園中撲蝶，用力過猛，扇落池内。她正挽起衣袖，探水取扇，紀良怕她跌下，不覺喊聲「小心」。她見了他，詢問來歷；他直説了。她因臂膊已給他瞧見，便稟明父母嫁他。不意僕人呼喚儐相喜娘，消息漏出，給蒙恬捕去；始皇令在長城下斬了。孟姜備了寒衣，親自送去，由僕人孟興、婢女春蘭伴送。途中孟興起了不良之心，將春蘭推落澗中，逼孟姜和他成親。她假説要取山腰紅花爲媒，把他也推落澗中去了。她獨行到了順天，關官疑她是流娼，要她唱曲，她就唱了一首《四季歌》（即福州《過關歌·舊唱》）。她到長城，知道丈夫已死，大哭，哭崩了長城牆的一角。蒙恬見了她，送至朝中；始皇欲封她爲妃。她要求三事：一，將范紀良尸首殮葬；二，滿朝文武挂孝；三，禮畢到望萍橋望鄉。始皇一一依了。禮畢，她回轉行臺，修書與母訣別，就到橋上跳水而死。孟隆德接到這信，由別房過繼螟蛉；范家也立了嗣。在這個故事

裏，多出了范郎父親的和趙高結怨，觀音的託夢給孟姜女，孟興的殺婢欺主，關官的勒迫唱曲等等，和江蘇的故事同了一半。

（九）江蘇

江蘇南部的孟姜女故事是最後起而現在最占勢力的。凡是這一方面的故事，都說孟姜女是華亭縣人，萬喜良是蘇州元和縣人。因爲江蘇的文化發達，上海書肆操着全國書籍的發行權，所以上海石印的孟姜女唱本直銷到浙江、福建、湖北、山東、河南、山西諸省，無形中改變了全國民衆對於這件故事的記憶。現在北京的秦腔女演員演孟姜女劇，也說孟姜的丈夫姓萬而是元和縣人了，她過關時也唱花名歌詞了；湖北熊佛西先生在美國寄回來的《長城之神》的劇本也以「萬喜良」爲名了，孟姜女的嫁他也以「撲蝶落扇，臂爲他見」爲原因了。

江蘇南部民間最流行的是唱春調的《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或是由十二月花名節縮而成的《四季花名》。這種歌也傳到浙江、湖北、河南等處，浙西尤通行。歌中全是閨怨之詞，借了孟姜女的名字而寫出思婦的悲哀，和這件故事的本身並沒有什麼關係。例如「桑籃掛拉桑樹上，勒把眼淚勒把桑」，不即是唐人詩中的「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嗎？「滿滿斟杯奴不喝，無夫飲酒不成雙」，也不即是《詩經》中的「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嗎？但新編的《孟姜女特別花名》（上海久益齋石印本）和《最新孟姜女十二月花名》（南京刻本）都是有本事的了。又蘇州恒志書社刻本《孟姜女五更調》說「聽唱

好新聞，新聞有名聲」，又把這件故事認作了新聞了。

河南唱本說范和孟都是江寧人，不知道在江寧本地有這個傳說沒有？普通都說孟姜爲華亭人，當是由華州演變來的。孟姜生於南瓜中的傳說，民衆間亦承認，但不及紹興的普徧。又蘇州有「裙帶魚（狹長的海魚）爲孟姜女的脚帶所變成」的傳說。

有一個最通行的唱本名《孟姜女萬里尋夫》，不知道印過幾千萬册了，幾乎每個小書攤上都找得到，各省也都傳去了。這唱本上說，秦始皇造長城，沒有神仙不能造成，傷百姓太多；天上神仙知道了，化了凡人送信，說蘇州萬喜良可抵一萬人。始皇聽得大悅，立下皇榜捉他。榜文掛到蘇州，萬員外打發兒子逃生。他逃到松江，匿在孟家花園的樹下。這天孟姜到園游玩，一陣狂風，把她的扇子吹入池中；喚婢不來，她就脫去了衣服下池撈取。忽見樹下有人，問知其故，她便說：「我是立過海誓山盟願的，見我白肉的是我的夫君；現在我就嫁給你！」同到父母處，說了。正在掛燈結彩，給外面知道，把孟家圍住。喜良捆綁上船，到長城時已患病；築城三天就死了。孟姜準備寒衣，叫孟興送去。孟興知道喜良已死，到蘇州嫖賭完了。孟姜夢見喜良，得悉實情，決心自送寒衣。過了終七，辭別父母而行。她經蘇州後，到滸墅關，關官逼她唱曲，她就唱了《十二月花名》。一路走去，經過望亭、無錫、高橋、六社、橫林、戚墅、丁堰、常州。她到清涼寺中叩禱，觀音命韋馱和城隍保護，土地引路，限於七日七夜內到長城。從此經丹陽、鎮江、黃河，到長城。她向城大哭；喜良陰魂顯聖，城倒露出屍骨，她滴血認了。韃子報了上去，把她解至金殿。始皇見她貌美，要封爲正宮。她要求三事：一，製

長橋一座，十里長，十里闊；二，十里方山造坟墩；三，萬歲身穿蔴衣到坟前祭奠。他件件都依了。工竣後，排駕起行，過長城，上長橋，過了長橋到坟前。祭畢，始皇要她同回宮庭；她罵了他一頓，投入長橋下死了。皇后知道，封他們夫婦爲「大王」和「天仙」，又罵始皇無道。他大怒，綁皇后到法場。太后知道，赦回皇后，封贈喜良們。這個故事除了末段的滑稽趣味以外，可注意的是它所用的地名。它記蘇州到常州的驛站很清楚(即今滬寧路所過的幾個站)，但常州以西就只知道丹陽、鎮江兩個大城，過了鎮江就只知道是黄河與長城了。在這樣寒儉的地理知識上，可以見出作者確是一個蘇州的民衆文學家。

還有一本《孟姜仙女寶卷》，也是很通行的。現在所知道的它的流傳的地方，已有浙江、廣東、廣西諸省了。卷中說，冬至節，諸仙叩賀玉帝退班後，各自遊行三界。仙姬宫管蠶桑的七姑星，鬬雞宫管禾苗的芒童仙官，遊到南天門前，望見下界殺氣沖天。芒童仙知道秦皇要造萬里長城，立願去救萬民災禍。七姑仙勸住他，不聽。她心中不安，要救仙弟的難，也下凡了。芒童仙投到蘇州萬家，名喜良，父萬天心，母鄭氏。七姑仙到華亭，不願受胎産的血污狼籍，見孟家莊冬瓜甚大，就遁入瓜中。這一顆冬瓜，是孟家僕人孟興所種，但瓜藤牽到隔鄰姜家而生。孟家主人孟隆德是一個財主，沒有子女。姜家只有一個年近八十的老婆婆，孤苦非凡。這天孟興去採瓜，姜婆因生在她的地方，和他爭奪。地保判斷，兩家對分。孟興正要切下時，仙女在瓜中着急大叫。他們大膽問明，在邊上剖開，只見裏面端坐着一個女孩。孟興把女孩抱去；姜婆搶不到手，奔到縣署聲冤。縣主斷此女爲兩家公

有，取名孟姜女；姜婆和孟公合爲一家。兩家都滿意而退。不久，姜婆死了。孟姜長成，父母要替她招贅；她說願意修行侍親。其實，她很明白，她此來是爲接應仙弟的，不過借此推託而已。一天，玉帝登壇，查悉他們私自下凡之事，大怒，命太白金星降下童謠。始皇聽得童謠中有「姑蘇有個萬喜良，一人能抵萬民亡」的話，就出皇榜捉拿。喜良逃到松江，見座花園，挨進暫停。其時孟姜唸佛課畢，到花園散心，忽然一陣狂風，把她吹跌蓮池之內。她連叫救命，驚動喜良，跑出挽她起來。孟公出來，問了他的來歷，孟姜心中明白，是爲了結這一段塵緣來的。孟公向他說親，即行喜禮。不料給欽差知道，在合巹時捕去了。他到了長城，城官因其代萬民而死，侍奉十分殷勤。李斯奏請郊天祭地，賜萬喜良王爵，封爲「長城萬里侯萬王尊神」。始皇從之，親往致祭（祭文上寫「正統十年」）。他一路受盡驚嚇，已病半月，此時魂不附體，如木偶一般。太監、武士等替他換了衣冠蟒袍，扛在長城地坑中，四面泥土掩定。他一靈回家，託夢給父母，說封了萬里侯，死也甘心了。他又到孟姜處去，見她正在哭着，說：「當年勸你不要下凡，你不聽我，現在害得奴同來受苦！」他託夢與她，囑其親到長城，請始皇勅建「萬王神廟」。她辭別父母，哭泣上路。到了潼關，大哭一聲，城頭坍了；原來喜良顯靈，把他的屍骨露了出來。潼關總兵把她解到金殿；始皇見其美，要她嫁與。她要求三事：一，造坵坟；二，造萬王廟；三，御駕親祭。他一一依了。一個月後完工，始皇親祭，焚帛燒錠，火光熊熊。她漸漸近火，始皇正喚她留心，她已跳到火裏，化作一陣青煙，上天去了。始皇叫苦連天，命人尋看屍骨，但毫無踪影。他疑心孟姜是仙女，又在萬王廟旁造起仙女宮來。孟隆德與萬天心本是好友，此時萬家老夫

婦把住宅捨與常州清涼寺，遣散僮僕，住在孟家。四老一同唸佛修道，南海大士前往點度。孟姜上天，和喜良相見，攜手同歸，拜見四位父母。大士降臨，帶領他們同見玉帝。家僮使女從長城歸來，只見四老盤足而坐，音樂喧天，冉冉脫凡上天去了。大士向玉帝說情，赦芒童和七姑無罪，復原職；四老也派了天官職事。這篇故事，婆子氣重極了，只因「宣卷」的事本是在婆子社會中流行的。它說萬喜良本是爲救萬民來的，孟姜女本是爲救仙弟來，而又未經投胎，不昧本性，一切的痛苦都是她豫料到的，太白星的降童謠是爲完成喜良們的志願的，她跌到池內是給風吹下的（無撲蝶的遊戲，也沒有裸浴的輕蕩），喜良葬在長城內是穿了蟒袍封爲「萬里侯萬王」的，萬、孟兩家父母都是由大士超度到天宮的，這是何等的慈祥，何等的有禮儀，何等的美滿呵！

還有兩種章回小說，是脫胎于上面說的唱本、寶卷、戲本的，都是上海石印本：一喚做《孟姜女萬里尋夫全傳》，凡十六回；一喚做《哀情小說孟姜女》（又名《萬里尋夫貞節傳》），凡十二回。這二種也都流傳到直隸、河南、湖北諸省。

《萬里尋夫全傳》中說，孟姜是孟隆德晚年所生，長益美慧。她從一繡花娘學繡，這人是一個節義婦人，教她讀書，數年中學成了滿腹經史。萬喜良在蘇州，以學問著名。其時始皇要造長城，有一散仙恐其傷百姓過多，知道喜良是仙人轉世，該受此劫，就往見始皇，說萬喜良可抵代一萬個夫役的死。始皇就行文到楚國，令楚王捉拿，楚畏秦强，只得到蘇州張貼榜文。萬員外囑兒子易服逃生；縣尹往查，說是喜良遊學齊魯去了。秦使回國，始皇大怒，傳旨「無論何國一體嚴拿」。這時孟姜十六歲了，

父母正要同她招婿，她得了一夢，夢見花園中蓮開並蒂，鴛鴦交頸；正在賞玩時，却起了一個霹靂，風雹齊下，把蓮花打碎，鴛鴦打死了。她醒來，到父母處說起此事；他們也說得到了同樣的夢。這天，孟姜繡倦，進花園納涼，忽見一雙飛舞的蝴蝶，上前撲着。不料用力過猛，跌入池內；兩腿沾泥。因在夜間，就脫衣洗澡，全身白肉爲萬喜良所見。她抬頭見他，羞得無地自容；穿衣喚他，問明情由，便要嫁與。喜良不肯；她拉他到父母處，以死求婚，他只得應允了。消息漏洩，欽差趁結婚時前往搜查，終於在柴房內搜出。喜良到長城作工三天，就死了。督工官命人把他埋在城內，不到數天城工已完，以前坍塌的地方也都修好。始皇歡喜，封他爲督理長城之職，派王貫代主祭他。孟家派孟興前去探視；他到時正值御祭，回來不敢聲張，只說姑爺臥病。他們又派他把寒衣和銀兩送去；他到蘇州眠花宿柳，一年後用光了纔回去，說姑爺死了。這夜孟姜夢見喜良，具悉孟興誑騙之事；明天要捉他時，他早已逃走了。她立志前往尋骨，過了七七，和僕孟和、婢小秀同行。喜良托夢時，曾給她一雙黑鞋；醒來時變了一對小鴉，她餵養着。起行之日，不知路徑，在靈前禱祝，只見那對小鴉朝着她亂叫。她們起身後，就由它們領路。先到蘇州，拜見了翁姑。有一天，忽地出來一個打棍人，把孟和打死，把小秀丟在山腰，原來這正是孟興。他逼她成親，她心生一計，把手巾包了石子，失手落在澗中，說包內有黃金二十兩。他貪財心切，順崖下取，給孟姜投石打死了。她孤身半夜走到辛店，聽得一家有機聲書聲，請求假宿。這讀書的小孩名韓信，剛七歲，已立了滅秦的大志了。她到木德川，行李給賊人搶光。到曹家店，幸遇店主相助，得了些盤纏。到滸墅關，關官不放；她唱了《十二月

花名》，他也落淚了。出關後，遇見一個挈着小孩的老婦，給她一封棗子，陪她在望亭睡眠。她半夜醒時，面前睡着大小二虎；她驚駭暈去。明天醒時，只見留着一個簡帖，上寫「滸墅關土地奉了菩薩法旨令本關山神母子前來搭救；所食棗名火棗，是仙家的妙品，食過十二枚便可一年不飢不渴」。「自此以後，她不吃東西，行路也有精神。她在路上日誦經卷，黑夜也不停宿，只管往前走。有一天，她走過一條有妖怪的山路，給她天宮中的姐妹麻姑和許飛瓊救了，從雲中送到無錫。孟姜由此過高橋、六社、横林、戚墅、丁堰到常州。常州南門有個清涼寺，她叩門求宿，招待她的兩個女冠原來是華周、杞梁之妻。她們自哭夫之後，雖蒙齊君撫卹，終是窮無所依。二人往山中挖菜煮食，忽然挖出了一個何首烏，吃後白髮變黑，縐紋平舒，不飢不渴，年紀不過二十外，衆人都稱她們爲仙人。活到一百餘歲，親丁俱無，又加樂毅伐齊，國內大亂，恐爲强暴所污，到清涼寺出家。自從到此以來，已經了一百餘年了。這天，孟姜女進殿哭拜菩薩，夢見菩薩命韋馱和各府州縣城隍土地在七日七夜之內送她到長城；又令滸墅關山神將劫賊押到長城，將贓物跪獻與她。華周、杞梁之妻聽得了菩薩的命令，十分欽敬，說她這樣貞烈，自愧不如。她到丹陽，見慈航寺香火極盛，進去參拜，忽然霹靂一聲，把能言的活菩薩打死，現出白毛老猿的本相，原來它受不起她的一拜，送行的韋馱把它打死呢。在這裏，她又遇見了高漸離之妻。從此到金山，因無錢渡江，到大王廟禱祝，大王把她在蒲團上送過去了。她到黃河，又無法渡過，憤激投下，韋馱把她送過去了。第七天上，果然到得長城。她依了神示，找到丁六角亭，拍着城牆大哭，把頭碰去；許多神靈着了急，趕緊推倒一段城牆。她昏暈醒來，見死了的

劫賊跪在旁邊，將衣包跪獻。她把包打開，把骨殖一段段地拾取，放在衣服裏；缺少一雙鞋子，兩隻小鴉落下來，就是鞋了。這時守城官奏知朝廷，始皇派趙高提捉。孟姜見了趙高，破口大罵。趙怒，命將喜良骨燒化成灰。兵卒去時，見有兩虎守着，不敢走近。趙高帶孟姜見始皇，不易孝服；始皇愛其美，命王賁替他說親。孟姜要求三件事：一，造十里長橋；二，造十里方闊的墳塋；三，皇帝和大臣往祭。始皇一一依了。這座橋跨過了鴨綠江，好似飛虹亘天。祭後，始皇要孟姜同歸。她一直跑到長橋，大罵始皇，高叫丈夫，跳下去了。始皇叫人打撈，不知去向，原來她的尸緊貼在江岸呢。始皇回京後，她又自己發上岸來。守城官把她盛殮，暗暗地埋在喜良墳內。皇后罵了昏王，險些遭斬，給太后救下。萬員外聽得孟姜死耗，立主招魂，又爲他過繼一子，到松江搬取隆德夫婦同居，弄孫自娛。這本小說大約是一個略略通文的人做的，所以他知道那時的蘇州屬于楚國，又知道有高漸離、韓信諸人。最奇怪的，他會使孟姜女和杞梁妻會面，並使杞梁妻自愧不如。

《哀情小說孟姜女》裏，用的新名詞很多，分明是這十幾年中的作品。起首與寶卷一樣，敘述孟姜的誕生的神話。下說萬紀良的父萬啓忠與趙高不睦，辭職退隱。太白星降下童謠。趙高公報私讎；李斯諫阻無效。皇榜掛到蘇州，紀良由家人萬祥陪伴逃出。中途，萬祥給土匪殺害了，包袱銀兩悉被搶去。紀良到孟家花園，與孟姜相遇。正在合巹時，即被蒙恬捕去。解到長城，封侯受祭，埋于城內。他的魂到孟姜處，聽她正哭述天宮諫阻下凡的事，他恐和她見面後她要尋死，不如讓她到長城去吃一番辛苦，造一座廟宇的好，就不託夢與她，飛向外面去了。孟姜親送寒衣，途中婢爲僕害，僕

又受孟姜的誑而落澗，她一人獨行，作歌自歎（閩、浙通行的《四季歌》）。過把城關（即長城總關），關官疑她是歌妓，要她唱曲，她就唱了《十二月花名》。她一路哭泣，到了潼關，尋覓不到，披散了頭髮撞去；萬杞良陰魂把城一推，城就開了。蒙恬送孟姜上殿，始皇要娶她。她要求三事：一，殮紀良，埋長城下；二，萬歲親自祭奠，文武掛孝；三，坵墳前造一座「萬里長城侯萬王神廟」。始皇都依了。祭畢，她和他攜手至望萍橋上，縱身向河中跳下；即化爲仙體，和紀良同駕雲頭到松江會見四老告別，上天宮歸位。屍首撈不着，李斯請建仙女廟。這是全把寶卷作底而用他種有力的傳說（如萬父和趙高結怨，孟姜女途中唱歌，跳水而死）把它修飾的。

（三）研究的結論

這一件故事僅僅斷續地研究了一年多，所得的材料亦僅由同志錢南揚（肇基）、鍾敬文、劉半農、鄭鶴聲、鄭賓于（孝觀）、常維鈞（惠）諸先生供給，雖已激起了許多人的「小題大做」的批評，但我自己覺得，這實在是極不完全的。（讀者不要疑我爲假謙虛；只要畫一地圖，就立刻可以見出材料的貧乏，如安徽、江西、貴州、四川等省的材料便全沒得到；就是得到的省分每省也只有兩三縣，因爲這兩三縣中有人高興和我通信。）我想，如能把各處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這一個故事，幫助我們把各地交通的路徑，文化遷流的系統，宗教的勢力，民衆的藝術，……得到一個較清楚的瞭解。這比了讀呆板的歷史，不知道可以得益到多少倍。至於小題大做，乃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天下事只有做不做，

没有小不小：只要你肯做，便無論什麽小問題都會有極豐富的材料，一粒芥菜子的内涵可以同須彌山一樣的複雜（但這是生着勢利眼的人們所不能理會的）。現在試從這一點貧乏的材料中提出幾項故事的大趨勢瞧一下（裏邊有許多未考定的事實；因便於稱説，不悉列明）：

第一，就歷代的文化中心上看這件故事的遷流的地域。春秋戰國間，齊魯的文化最高，所以這件故事起在齊都，它的生命會日漸擴大。西漢以後，歷代宅京以長安爲最久，因此這件故事流到了西部時，又會發生崩梁山和崩長城的異説。從此沿了長城而發展：長城西到臨洮，故敦煌小曲有孟姜尋夫之説；長城東至遼左，故《同賢記》有杞梁爲燕人之説。北宋建都河南，西部的傳説移到了中部，故有杞縣的范郎廟。湖南受陝西的影響，合了本地的舜妃的信仰，故有澧州的孟姜山。廣西、廣東一方面承受北面傳來的故事，一方面又往東推到福建、浙江，更由浙江傳至江蘇。江浙是南宋以來文化最盛的地方，所以那地的傳説雖最後起，但在三百年中竟有支配全國的力量。北京自遼以來建都了近一千年，成爲北方的文化中心，使得它附近的山海關成爲孟姜女故事的最有勢力的根據地。江浙與山海關的傳説聯結了起來，遂形成了這件故事的堅確不拔的基礎，以前的根據地完全失掉了勢力。除非文化中心移動時，這件故事的方式是不會改變的了。

第二，就歷代的時勢和風俗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戰國時，齊都中盛行哭調，需要悲劇的材料，杞梁戰死而妻迎柩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所以就採了進去。西漢時，天人感應之説成爲一種普遍的信仰，在那時人的想像中構成了許多奇蹟，如荆軻刺秦王的白虹貫日，鄒衍下獄的六月飛霜，

東海孝婦寃死的三年不雨，都是。杞妻的哭，到這時便成了崩城和壞山的感應，以致避兵山迴，因濁泉涌。六朝隋唐間，人民苦於長期的戰爭中的徭役，一時的樂曲很多向着這一方面的情感而流注，但歌辭裏原只有抒寫普泛的情感而没有指實的人物。「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於是杞梁妻的崩城便成了崩長城，杞梁的戰死便成了逃役而被打殺了。同時，樂府中又有「搗衣」、「送衣」之曲，於是她又作送寒衣的長征了。再從地別的風俗傳說上看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陝西有姜嫄的崇拜，故杞梁妻會變成孟姜女。湖南有舜妃的崇拜，故孟姜女會有望夫臺和繡竹。廣西有祓除的風俗，故孟姜女會在六月中下蓮塘洗澡。靜海有織黃袍的女工，故孟姜女會得織就了精工的黃袍而獻與始皇。江浙間盛行着厭勝的傳說，故萬喜良會得抵代一萬個築城工人的生命。西南諸省有稱妻妾事夫爲「孝」的名詞，故孟姜女會得變成了尋父崩城的孝女。其它如滴血認骨之說，如仙人下凡救劫之說，如葬姑尋夫之說，也莫不有它的來歷。

第三，就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上看這件故事的醞釀力。一件故事，一定要先有了它的憑藉的勢力，纔有發展的可能。所以與其說是這件故事中加入外來的分子，不如說從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上醞釀着這件故事的方式。例如上條所舉，杞梁妻哀哭的故事是由於齊都中哭調的醞釀，崩城和壞山的故事是由於天人感應之說的醞釀，孟姜女送寒衣哭長城的故事是由於《飲馬長城窟行》、《築城曲》、《搗衣曲》、《送衣曲》等歌詩的醞釀。又如「望夫石」，有它的地方是很多的。唐張籍《望夫石》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白居易《蜀路石婦》詩云：「道旁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

爲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煢。」又《續古詩》云：「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生作閨中婦，死作山頭石！」宋蘇轍《望夫臺》詩云：「江上孤峰石爲骨，望夫不來空獨立，……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爲石。」《明一統志》云：「石婦山在廣德州城南五十里，舊傳謝氏女望夫而化爲石，因名。」這些東西正與澧州、山海關、綏中的「望夫臺」和「望夫石」一例：不過澧州等處已把它指定爲孟姜女的遺蹟，而當塗（張籍所詠）、忠州（蘇轍所詠）等處則没有指實，或指定了別人（如謝氏）罷了。推原它們所以不被指定爲孟姜女的遺蹟之故，只因她的故事是活動的（崩城和送衣都須出門），而謝氏等因望夫而化石則是固定的。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民衆的感情中爲了充滿着夫妻離別的悲哀，故有擣衣寄遠的詩歌，醞釀爲孟姜女尋夫送衣的故事；有登高望夫的心願，醞釀爲孟姜女築臺望遠的故事（以及謝氏等望夫化石的故事）；有骸骨撑拄的猜想，醞釀爲孟姜女哭崩長城滴血覓骨的故事。所以我們與其説孟姜女故事的本來面目爲民衆所謡變，不如説從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中建立出一個或若干個孟姜女來。孟姜女故事的基礎是建設於夫妻離別的悲哀上，與祝英臺故事的基礎建設於男女戀愛的悲哀上有相同的地位。因爲民衆的感情與想像中有這類故事的需求，所以這類故事會得到了憑藉的勢力而日益發展。

第四，就傳説的紛異上看這件故事的散亂的情狀。從前的學者，因爲他們看故事時没有變化的觀念而有「定于一」的觀念，所以鬧得到處狼狽。例如上面舉的，他們要把同官和澧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爲一人，要把前後變名的杞梁妻和孟姜女分爲二人，要把范夫人當作孟姜女而與杞梁妻分立，

要把哭崩的城釋爲莒城或齊長城，都是。但現在我們搜集了許多證據，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故事是没有固定的體的，故事的體便在前後左右的種種變化上。例如孟姜女的生地，有長清、安肅、同官、澧州、務州（武州）、乍浦、華亭、江寧諸説；她的死地，有益都、同官、澧州、潼關、山海關、綏中、東海、鴨綠江諸説。又如她的死法，有投水、跳海、觸石、騰雲、哭死、力竭，城牆壓死、撲火化煙，及壽至九十九諸説。又如哭倒的城，有五丈、二三里、三千餘丈、八百里、萬里、十萬里諸説。又如被她哭崩的城的地點，有杞城、長城、穆陵關、潼關、山海關、韓城、綏中、長安諸説；尋夫的路線，有渡澮河而北行、出秦嶺而西北行、經泗州到長城、經鎮江到山海關、經把城關到潼關諸説。又如他們所由轉世的仙人，范郎有火德星、婁金狗、芒童仙官諸説，孟姜有金德星、鬼金羊、七星姑諸説。這種話真是雜亂極了，怪誕極了，稍有知識的人應當知道這是全靠不住的。但我們將因它們的全靠不住而一切推翻嗎？這也不然。因爲在各時各地的民衆的意想中是確實如此的，我們原只能推翻它們的史實上的地位而決不能推翻它們的傳説上的地位。我們既經看出了它們的傳説上的地位，就不必用「定於一」的觀念去枉費心思了。

第五，就傳説的自身解釋上看這件故事的變遷的樣子。例如「孟姜」二字都是可以用作姓的，所以《孟姜仙女寶卷》就解釋道，孟家種的瓜生在姜家地上，姜婆與孟公爭奪瓜中的女兒，縣官斷她爲兩家公有，便用了兩家的姓做她的名。北方的孟姜又姓許，所以河南唱本也解釋道：「他爹姓許來娘姓謚，認了乾娘本姓姜。」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有許多傳説是本來没有的，只爲了解釋的需要而生出

來的。即如孟姜女的婚配，最早的記載只說她因杞梁窺見了她的身體，婦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故毅然嫁與。後來爲了解釋她何以給他窺見身體之故，便想出了許多方法，或說她墜扇入池，捋臂拾取，爲他所見；或說她入水取扇，污了一身的泥，就此洗浴，爲他所窺；或說她被狂風吹落池中，爲他所救；或說她懷春思嫁，燒香許願，願嫁與見她脫衣裳的人；或說她虔心事神，觀音托夢，囑她嫁與見她肌膚的人。又如范郎築在城內，最早的記載不過說他逃避工役，故處死填城。後來爲了解釋他何以要處死填城之故，或說萬喜良自願替代萬民災難；或說仙人有意降下童謠，說只有他能抵萬人生命；或說趙高和他父親不睦，故意要殺他祭禳長城。因爲各人有解釋傳說的要求，而各人的思想智識悉受時代和地域的影響，所以故事中就插入了各種的時勢和風俗的分子。

第六，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民衆與士流的思想的分別。杞梁妻的故事，最先爲却郊弔；這原是知禮的智識分子所願意頌揚的一件故事。後來變爲哭之哀，善哭而變俗，以至于痛哭崩城，投淄而死，就成了縱情任慾的民衆所樂意稱道的一件故事了。它的勢力侵入了智識分子，可見在這件故事上，民衆的情感已經戰勝了士流的禮教。後來民衆方面的故事日益發展，故事的意義也日益傾向于縱情任慾的方面流注去：她未嫁時是思春許願的，見了男子是要求在楊柳樹下配成雙的，後來萬里尋夫是經父母翁姑的苦勸而終不聽的；秦始皇要娶她時，她又假意綢繆，要求三事，等到騙到了手之後而自殺。但這件故事回到智識分子方面時，就又變了一個面目，變得循規蹈矩了：她的婚姻是經父母配合的，丈夫行後她是奉事寡姑而不敢露出愁容的，姑死後是親自負土成墳而後尋夫的；到後來

也沒有戲弄秦始皇的一段事。因爲兩方面的思想有這樣的衝突，所以一個知禮的杞梁之妻會得變成了自由戀愛的主張者，敢把自己的生命犧牲于愛情之下；但又因智識分子的牽制，所以雖有崩城的失禮而仍保留着却郊弔的知禮，雖有冒險遠行的失禮而仍保留着盡孝終養的知禮。我們只要一看書本碑碣上的記載，便可見出兩敗俱傷的痕跡；倒不如通行于民衆社會的唱本口說保存得一個沒有分裂的人格了。

從以上諸條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時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衆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我們又可以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着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着說者的解釋的要求的。我們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過去，又可以明瞭它的各種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社會的需要。

我們懂得了這件故事的情狀，再去看傳說中的古史，便可見出它們的意義和變化是一樣的。孟姜女的生於葫蘆或南瓜中，不即是伊尹的生於空桑中嗎？范喜郎爲火德星轉世，死後歸復仙班，不即是傳說的「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嗎」？秦始皇被罵後兩脚浮浮，落在東海裏做春牛，不即是「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嗎？范杞郎死而化爲鳳凰或鸚鵡，也不即是女娃的溺死而化爲精衛（帝女雀）嗎？餓虎、毒蛇、雨雪諸村，也不即是《山海經》上的有食人的窫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孰湖的崦嵫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嗎？（用《楚辭》中的《招魂》和《大招》看來就更像。）讀者不要疑惑我專就神話方面說，以爲古史中原沒有神話的意味，神話乃是小說不經

之言。須知現在沒有神話意味的古史，却是從神話的古史中淘汰出來的。清劉開《廣列女傳》的「杞植妻」條云：「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我們只要看了這一條，便可知道民間的種種有趣味的傳說全給他删去了，賸下來的只有一個無關痛癢的輪廓，除了萬免不掉的崩城一事之外確沒有神話的意味了。况且就是崩城的神話也何嘗不可作爲非神話的解釋，有如王充所云「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論衡·感虛篇》）呢？所以若把《廣列女傳》所述的看作孟姜的真事實，把唱本、小說、戲本……中所說的看作怪誕不經之談，固然是去僞存真的一團好意，但在實際上却本末倒置了。我們若能了解這一個意思，就可歷歷看出傳說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爲學者們編定的古史所迷誤。

校後附寫

鍾敬文

我因爲想給我們這啓蒙的民俗學運動，添增些光耀與熱度，所以極力主張趕快印出幾本可以當宣傳資料的小册子。頡剛是第一個贊成我的提議的，所以決意把他數年來努力撰述編集的幾種材料，陸續交我付印。《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是他先整理好交來的一本。他因爲忙碌之故，把校對的職任，委托在我身上，我自然不能推辭，也不好推辭。可是，我也是這樣磨牛似的奔忙，好在夏廷棫兄肯幫助我，使我終得完成這個任務。雖然其中錯處決不會沒有，但總算略可以報命了。這是我要聲明一下，以示不敢貪他人之功爲已有的。

我草草的校讀完了這兩篇文章，心裏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頡剛年來最受人家稱許的工作，誰都要知道是那部開中國新史學研究的紀元之《古史辨》。誠然《古史辨》的工程，是值得吾人贊美的。雖然現在儘有人仍想用傳統的思想與律例，來壓迫這新苗芽的正當的學術研究。但在高明人的眼裏，他們這種論調與手腕，只在表示着自己的着魔太深，離開這個時代太過遥遠吧了。話雖如此說，但《古史辨》最大的價值，是在他的方法而非本身的成績。這也不能過於苛責頡剛。因爲在兩三千年來毫不致怪的古代史跡，頡剛一旦勇敢地將他一棒

打個粉碎，這在學術上是何等難得的事！頡剛當這短促的時間内，能够做到那樣的地步，已值得驚喜，何能責以即刻必要有十二分美善的成功呢！頡剛《自序》裏，似已經很明白的説過，他的這個集子，只是辨論的開始，並非最後的定論。所以，《古史辨》第一册中暫時没有很好的成就，並非作者的失敗，乃時勢使然。頡剛年華尚壯，並且也有意於學，假以十年二十年，安知今日人以爲可惜的，那時不已成功得很可愛了麽？

但是，頡剛於《古史辨》之外，確已有個很成功的工作，這就是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在一班人看來，這是一件價值很低，甚至於無聊或下流的工作亦未可知。但我却十分寶貴他這個工作，以爲他已經先搶奪了《古史辨》的成功而成功。（這自然在二者工作上的本身，頗有巨細之分，但頡剛能够注目到這種素不理於士夫的工作，而獲到很好的成績，這在我以爲與辨古史而成功，更爲難能而可貴！）

當數年前，《歌謡週刊》在預告着將出《孟姜女故事專號》時，我以爲這個題目之下，至多只能讓什嗎人寫了一篇幾千字考證或論述的文章而已。及見了頡剛那篇洋洋萬餘字的大作——即本集裏所收的第一篇——不禁爲之驚詫不置。以爲這小小的故事，他竟這樣的認真做起來，而解説的精當，尤使人欽羡呼叫。自那時起，我决意盡一己可能的力量，在材料上給予他以一些幫助，並一面催促他把下篇寫作了出來。頡剛此後，一因自己事忙，二因材料越聚越多，不願意草草結束，所以在許多時間中只續寫了幾篇小問題的論文——現編爲《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而下半篇終于遲

遲未作。積兩三年的涵養，他才又寫成了那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即本集所收的第二篇——這篇總可算是這故事暫時的「寫定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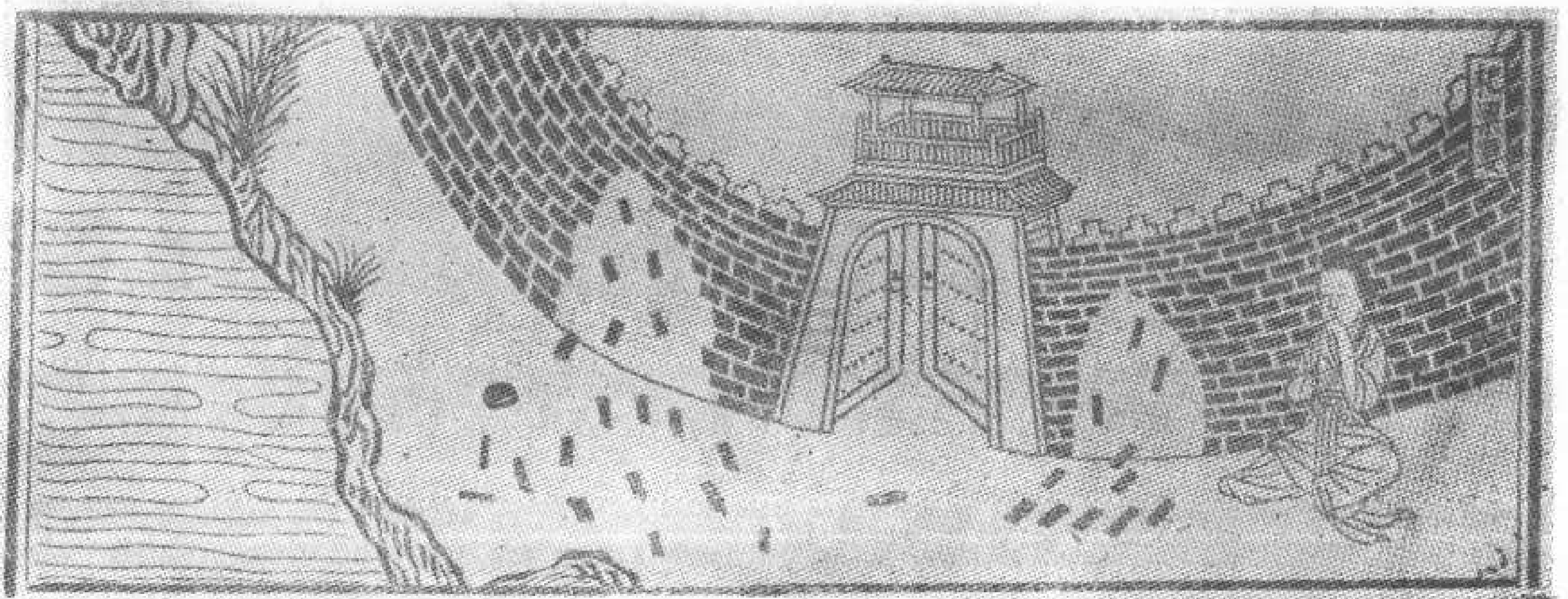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一披讀這兩篇文章，誰都要感覺到他取材的浩渺和議論的精審。這並不是無因而致然的。凡是頡剛的朋友，都知道他對於學問的興味與努力吧。徐志摩君在他的散文集子的序上，似乎曾經這樣說過，他一次問頡剛一天讀多少時候書，頡剛說除了吃飯與睡覺！孫福熙君也曾在某一篇文字裏，說到頡剛努力寫作《古史辨》文字時所給予他的感想之話。其實，頡剛的好處，還不只限於埋頭苦讀與寫作，他那種待人接物上謙遜的態度，尤其是他學問上所以有這成就的主因。你如見過頡剛來的，你總應忘記不了，他在看見你時，怎樣的詳細詢問你的姓名住址，而把他即刻記在他那本封面磨得有些破爛的日記簿裏；他怎樣的笑口不掩地告訴你什嗎有趣味的話；或你自己正在隨意地指手畫脚的談論時，他又怎樣的恭敬着在靜心的諦聽。他對於任何人都存着光明的希望，他對於任何人都願意他向上進的途走。這些，雖只是個人的私德，與大衆初無甚關係，但於他自己學問的成就，及別人人格的修養，却確有很大的影響。頡剛的識見與力學，自然很可佩，但他那八十萬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材料，更分明是他那種謙卑的態度所招徠無疑的。有許多學者的聰明誠可愛，他的驕傲，却未免可厭惡了。所以據我所見，有頡剛的聰明的，頗不乏其人，但有頡剛的成就的，總覺得太少了。你問問緣故麼？緣故就在努力和謙遜與否而判斷！

我不預備爲頡剛捧場，因爲這於他也是侮謾，何況在己？上面的話，我想至少能得到一部分人

的首肯，即使儘有人的不敢贊同。已然高興地寫了，就讓他去吧，反正浮俗的毀譽用不着我們計較。

一九二八，三，七，夜

第二册



阮氏影刻顧愷之畫《列女傳》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文學研究會會刊《星海》上發表）

吳立模

這一定會引起我們的莫大的駭奇：只要指着粒粒的蠶子，同撲撲地飛的蠶蛾說：「它們是一物呀。」當我們沒有熟悉蠶子與蠶蛾的關係的時候，我們至少要反駁着說：「不，不，它們不相同，它們不是一物。」

同一的，我們也一定會十分的駭奇的：只要指着《左傳》上的杞殖同現代歌曲中所傳說的萬喜良，《左傳》上的杞殖妻同現代歌曲中所傳說的孟姜女說：「他們都是一人呀。」當我們沒有熟悉杞殖同萬喜良，杞殖妻同孟姜女的關係的時候，我們至少要反駁着說：「不，不，他們不相同，他們不是一人。」

真的，他們實在是不相同。我們先看《左傳》上說：

齊侯還自晉，不久，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華還字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終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殖字梁。「杞」又作「芑」；「殖」又作「植」。），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它說的是：杞植是齊大夫，死於襲莒之役，而杞殖之妻是一個賢慧知禮的女子。

再看現在民間所流行的《孟姜女送寒衣》唱本上說：

……華亭有個孟隆德，所生一個女千金，……取名就叫孟姜女。……蘇州有個萬員外，所生一子在家庭，……取名就叫萬喜良。勿唱蘇州萬喜良，要唱京都萬歲君。只爲江山來作亂，要造長城萬里程。萬里長城工程大，若無神仙造勿成。造起長城還猶可，要傷百姓一萬人。天上神仙來知道，變化凡人來送信：「蘇州有個萬喜良，一人可抵一萬人。」君王聽奏龍顏喜，皇榜掛到蘇州城。六門三關都掛到，要捉喜良造長城。……員外聽得渾身抖，……打發孩兒去逃生。喜良逃出自家門，……逃到松江一座城。抬頭看見一園牆，……將身挨進花園門，……暫借園中過一夜，明朝絕早就動身。勿唱喜良來住夜，再唱孟姜一段情。……輕移細步下樓來，來到花園歇涼亭。……手拿宮扇乘涼坐，狂風吹扇落池塘。……高喊多時無人應，只得自己下池塘，就拿衣裳來脫下。……孟姜轉身下池塘，抬頭看見好心慌。望見有人棕櫚上，小姐連忙穿衣裳。……「立過海誓山盟願，見我白肉是夫身。」……二人來到廳堂上，隆德一見笑盈盈。……「我也單生只一女，招你爲婿結成親。」……家中大小忙碌碌，端正（即預備）花燭做新人，不料好事多磨折，外面頃刻得知聞，團團圍住孟家門，要捉喜良公子身。……麻繩鐵索來鎖住，好像一個

肉餛飩。……「我到長城身必死，小姐出帖另招親。」……「我是終身不改嫁，我夫日後見吾心！」夫妻正在分別苦，欽差催趕不留停。……解到長城身有病，築城三日命歸陰。……孟姜說與爹娘曉：「孩兒定要到長城。」……一路神靈來保佑，七日七夜到長城。……高哭三聲天又暗，低哭三聲地又昏。……高哭三聲 城又塌，露出喜良屍骨真。……孟姜痛哭喜良身：「我夫爲何造長城！罵聲昏王無道理，屈死我夫喜良身！」……罵君之罪非小可，解來金殿見分明。……萬歲一見龍顏喜，「原來此女貌超羣。」……「孟姜若肯嫁朕身，封他正宮第一人。」……「萬歲要我宮中去，依我三件小事情。……高橋一座在長城，十里長來十里闊；十里方闊造墳墩；萬歲身穿麻衣孝，親到長城祭丘墳。」……親身御駕祭丘墳。……始皇拜完來思想：「孟姜必定肯應承，……朕今要你宮中去。」孟姜聽見怒生嗔，「將我喜良親夫害，……還想我去逼成親！」孟姜跳入長橋下。……「孟姜貞烈果然真。封他夫妻人兩個：一個封爲天仙女，一個封爲大王身。」（全歌之六分之一）

它說的是秦始皇建造長城，害死一個平民，並且想他的妻子，使她殉節。拿這兩篇相比較，不特事實的迥異，即姓名、時代、地方亦絕不相同。要是我們單單看了這兩篇，那麼，誰也不會承認說：「它們所說的都是一人。」

假如只因爲他們的不相同，而茫茫地就說：「他們一切都不相同，他們絕對是兩人。」這固然是淪于強斷了，但倘使貿貿然不加註釋地說：「他們實在是一人。」這也太莽略了。所以我們必得先把他

們的傳說的漸變，漸變的傳說，細細的加以考究。

第一，我們在《檀弓》上，就可以尋到一篇杞梁同杞梁妻的記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之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這篇因爲同《左傳》著作的時代相去不遠，所以他們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所最要注意的，只是多了「哭之哀」三個字，在這三個字上就顯出漸變的痕跡了。《左傳》上并没有提起她的哭，《檀弓》上就哭了，而且哭之哀了。

其後在《孟子・告子篇》上，也有一句說到杞梁之妻的事情：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他把哭字更放大了，不特是哭之哀，並且是善哭其夫；不特是善哭其夫，並且能變國俗了。這一來，可見杞梁之妻的哭的聲勢真浩大了。

因爲哭的聲勢的浩大，而後世要描寫這個「哭」的，自然非在哭上寫到極點不可。於是劉向《列女傳》上的「齊杞梁妻」條說：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

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

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

他因爲要極力寫杞梁之妻的哭的聲勢之大，雖已說「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猶以爲未足，一定要說到「十日而城爲之崩」，於是比「變國俗」更覺得有力，才算是描寫得透澈了。

哭到如此，真是無以復加了，於是它的變化又在歌的一方面進行。在「既葬曰」的一段裏，就可以看出杞梁之妻又有善歌的傳說來。再有，蔡邕《琴操》的《杞梁妻嘆》條說：

《杞梁妻歎》者，齊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可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兮城爲墮。」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古詩十九首》上也說：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在這上，可見杞梁之妻的歌曲在漢代流行的狀況。（現代的孟姜女唱春，便是這一類的東西。）她變國俗的哭聲雖沒有傳下，而後起的歌曲倒至今盛行，這也不是作《檀弓》和《孟子》的人所想得到的。

以上所引據的書，雖是這段故事已經有着變更，而齊侯只是齊侯，杞梁只是杞梁，杞梁妻只是杞

梁妻，伐莒只是伐莒，正像蠶的幼蟲時的變化一般，不過長大，變白，但形式還是一樣。它變化得最快最奇特的時候，只在成蛹、成蛾的當兒。像現在所傳說的孟姜女送寒衣，自然已在蛾的時代了；而從蠶成蛹，從蛹成蛾的時代乃自晉至元之間。

在《樂府詩集》裏，我們可以得到兩首對于杞梁之妻的歌詞。吳邁遠的一篇沒有大關係，我們不必去提。貫休的一篇，是很重要的。他說：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這真是一個重大的變更！他所說的幾乎完全同古來所傳的不同，而都與現代所傳的相似。像齊侯的轉爲秦始皇，伐莒的轉爲築長城，都城的轉爲長城等。所留着没有變換的，只有姓氏了。正像蠶的成蛹，一切都不同了，只留着圓滚滚的身體，節節的段紋罷了。

在貫休之後的書，我們再拿《孟子疏》來看，就見到其中一段關於此事的傳說：

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爲之崩。

竟連她以前所説的名字都變更掉了！雖則他還懷疑而不敢決定的說，然而當時這種傳說的普遍，使得做經疏的人也不得不採用，他的勢力之大也可知了。在這上，我們可以知道在撰《孟子疏》的時候——宋，——杞梁妻的一部分已經變爲孟姜了。

至於元明之間，歌曲盛行，當然不少關於此事的傳説、記載，只可惜我們無力去搜尋，或者連書本也燬滅了。我們只可在《曲録》裏頭，尋出三種關於此事的歌曲。

孟姜女(唱尾聲)　一本——金人所作。

孟姜女送寒衣　一本——元彰德鄭廷玉所作。

孟姜女　一本——王靜安先生按説云：「見沈璟《南九宮譜》中。與金人院本、元人雜劇名目相同，然其下註爲傳奇，又入南曲，知爲明人傳奇無疑矣。」

我們雖僅僅見了目録，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我們總可以斷定它們所説的，一定是變更後的孟姜女，一定是同現在傳説差不多的孟姜女了。至於杞梁的轉變爲萬喜良，當亦在這個時期之内。(喜良同杞梁，是音的轉變，至於加出一個「萬」字，不過要拍合到「一人可抵一萬人」的意思。)

有了以上的種種的證據，而我們就得到一個斷論，高聲放膽地説：「杞梁同萬喜良，杞良之妻同孟姜女的確都是一人，不過他們的轉變是漸漸而不是驟突罷了。」

我們知道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如此，就可以依着此例證明一切古來傳記的不可靠。這本是不可免的事。假如我們集了幾十個人在一處，用一句簡單的説話轉展遞傳，傳到最後的一個，一定會同最先的一個所説的大爲差異，更無論時代的遠隔，記載的浩瀚，有無數造成這種變遷的機會了。

一九二三，十二，一

我久欲做一部《故事轉變録》，只是得不到時間，不知何時才可動筆。近與吴秋白先生同寓，把這層意思告訴了他，他很欣然，就把孟姜女的故事作成了這一篇。可惜我將北行，不獲與秋白共做此事，甚以爲恨。如果有人先我爲之，把幾百椿流行的故事一一考出它的來源與結果，那最是有功中國文學史的了。

頡剛跋

一九二三，十二，三

顧頡剛啓事

（北京大學《歌謠週刊》第七十六號）

孟姜女專號，到今已是第五次了，但論文還沒有續作，這真是對于讀者諸君極端抱歉的。所以這樣之故，一來是我太忙，找不到幾個整天的空閒；二來是材料愈積愈多，既不忍輕易結束，尤不敢隨便下筆。我的壞脾氣老是這樣：一個問題橫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尋找材料；等到材料多了，愈分愈細，既顯出起初設想的錯漏，又驚怖它的範圍的廣漠，而且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連帶而起的問題又來要求解決了，終至于望洋興歎，把未成之稿束在櫃子中而後已。所以若干年來，終歲勤勤而没有完工的長篇文字，也就爲此。近來不知何故，成功的念頭頗爲强烈，固爲好奇心隨時激起的衝動究不能完全抑制，但總想盡我的力，對于某幾個問題作爲深密的研究，不因了望洋興歎而就停止。倘使竟能由這個意志戰勝了衝動，雖是減少了許多在藝圃中的優游欣賞的風味，或者可以逼出一點成績來。孟姜女的問題，在我的腦海裏已經盤旋了近三年了，至今幸有《歌謠週刊》作發表與徵求的機關，又有鍾敬文、劉策奇、常維鈞等諸位先生常時給我以啓發與勗厲，極想趁着這個機會，作一番澈底的考查。整篇的論文將來固是要做，但在各項小問題的材料未整理時，打算暫時停頓。自專號第六次起，每期登出短篇論文一篇或二篇，爲整理小問題之用，並爲結集長篇論文的豫備。論題甚多，

就現在想得到的臚列於下：

(一)杞梁妻哭崩之城。

(二)杞梁妻的哭崩梁山。

(三)送寒衣的來源。

(四)孟姜女的名字的來源及其轉變。

(五)孟姜女之夫的名字的轉變。

(六)孟姜女的成婚。

(七)新婚的別離。

(八)殺人厭勝的傳說。

(九)神話中的孟姜女。

(十)孟姜女故事與各省區。(附)孟姜女故事地域圖。

(十一)山海關的孟姜女。

(十二)潼關的孟姜女。

(十三)同官縣的孟姜女。

(十四)徐水縣的孟姜女。

(十五)澧州的孟姜女。

（十六）廣東廣西的孟姜女。
（十七）江蘇浙江的孟姜女。
（十八）元曲中的孟姜女。
（十九）孟姜女的戲劇。
（二十）孟姜女歌曲與閨怨詩。
（二一）孟姜女與他種故事的比較。
（二二）孟姜女故事分類表。
（二三）孟姜女故事演進圖。
（二四）孟姜女研究引用書說明。

凡是一件事情，只要真心去做，沒有不是「作始也簡而將畢也鉅」的。當去年十一月中動筆的時候，原想做了一萬字就完篇的，那裏料得到竟有這許多可以研究的題目呢。所以這個問題儘管討論下去，在《歌謠週刊》上延至五年十年也是無足爲奇。只要讀者諸君不致厭倦，我決可以始終其事，不會無端把這意志消滅的。

我想，弄明白了這一件故事，亦許可以供獻與研究別個故事的人以多方面的便利，所以登在週刊上的討論與記載，應求暢盡，不妨犯着辭費的批評。只是週刊的篇幅不多，而且別種的材料也都有從速發表的必要，勢不能專爲這個問題出力。所以我想在週刊的每四期中登出孟姜女專號一期，

或在十期中登出三期。不知讀者諸君以爲如何?

讀者諸君如有新的材料見到,或有舊的材料回想到,均請隨時採集寫録,寄至北大三院歌謡研究會轉交。至于他種故事可以與孟姜女故事比較的,或可以説明孟姜女故事的,亦請一例搜采寄下。

討論的文字,我想暫不出書,先將週刊上登載的附録添印,名爲《孟姜女歌曲》。等到《孟姜仙女寶卷》登完之後,即將《歌曲》第一册出版。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

顧頡剛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一期）

孟姜女故事專號在《歌謠週刊》上發表了九次了。現在《歌謠週刊》併入《國學門週刊》，這個故事的研究文字就要在這個新週刊上作長期登載的材料了。《歌謠週刊》雖出版了三年，看見的人依然不多，所以在這個新週刊出版時，應當把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的經過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一九二一年的冬天，我爲了輯集鄭樵的《詩辨妄》，連帶輯録他在別種書裏的詩論，因此在《通志·樂略》中見到他論《琴操》的一段話：

《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脣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杞梁之妻即孟姜女，這是我一向知道的；但我却並沒有想到「初未嘗有是事，而爲稗官之流所演成」。經他一提示，纔知道裏邊原有一段很複雜的因緣。這是我對于她的故事的注意的第一回。

但我對于她的故事雖因鄭樵的話而激起注意，終究是一種極微薄的注意，所以也不曾得到什麽

材料。一九二三年的春天，讀姚際恒的《詩經通論》，他在《鄭風》的《有女同車》篇下注云：

《序》……謂「孟姜」爲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詩人之辭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

讀到這一段話，使我忽然想起了孟姜女，就在簡端批道：「今又有哭長城之孟姜女。」經了這一回的提示，我又知道孟姜女故事的流傳的久遠，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時，孟姜一名早已成爲美女的通名了。這是我對于她的故事的注意的第二回。

從此以後，關于她的故事的許多材料，都無意的或有意的給我發見。我對于她的故事的演化的程序，不期地得到一個線索。一九二三年的冬天，上海文學週報社要出百期紀念的特刊，囑我撰文。我很想把這一個故事的變遷作一篇記述的文字，可是預備北行，束裝匆匆，不及動筆，就把收得的材料交與我的表弟吴秋白，由他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登在《星海》上。經了這一回文字上的聯串，更把我的若明若昧的孟姜女故事的觀念變成了清楚明白的孟姜女故事的觀念。

自從前年冬間到京之後，因他種事件的煩忙，使我把這項研究停止了半年，幾乎忘記了。去年暑中，偶然翻覽京漢鐵路局出版的《燕楚游驂録》，在徐水縣一篇中見到了明周以庠的《忠節堂記》，鄭昱的《新建孟姜女廟記》，以及《畿輔通志》、《臨渝縣志》等書中關于孟姜女的記載。驟然發見了一個寶藏，使我感受到極度的快樂！偶和友人董彦堂談及此事，他説他有一本河南的唱本（即專號中

歌曲二所載)，可供參考。他給我看時，又使我吃了一驚。孟姜女故事的現代傳說，我原只有蘇州唱本一册，但也没有不滿足之感，因爲孟姜女的「送寒衣」、「哭夫崩城」、「徇節而死」的幾個節目，從没有聽見差異的傳説，想來是各處都同的。不料翻出這一本河南唱本，除了幾個大節目外，所叙事蹟全與蘇州唱本不同，這就使我詫愕起來了。上一年中所發見的材料，純是縱的方面的材料，是一個從春秋到現代的孟姜女故事的歷史系統。我的眼光給這些材料圍住了，以爲只要搜出一個完全的歷史系統就足以完成這個研究。這時看到了徐水縣的古蹟和河南的唱本，纔覺悟這件故事還有地方性的不同，還有許多横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於是我又在這個研究上開出了一個新境界了！數月之中，左采右集，居然得到這件故事的根據地七八處。

這件事情經過了近三年的醞釀，頗以得一解決爲快。那時歌謡研究會正預備在週刊上多出專號，要我揀一個題目做，我就提出了「孟姜女」；論題依然用《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秋白這文，不過三千字左右；我的材料既搜集得多了，想來可有萬餘字，所以在下筆之前，就對常維鈞同志説：「這期的專號由我包辦了罷。」那知一經動筆，寫了一萬二千字只到得北宋。北宋以後，材料更多，因此想把專號分成三期，在第三期中把這文登完。那知我還未動筆做中篇，而投寄的唱本、寶卷、小説、傳説、戲劇、歌謡、詩文……已接叠而至，使我目迷五色，耳亂五聲，感到世界的大，雖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力量所能窮其涯際的，於是把我作文的勇氣竟打消了！老子説：「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我要擔負這項難而大的研究，所以我要從易

而細的地方做起。在過去的半年中，我不作關于這件故事的全部的文字而屢作小問題的研究（如《杞梁妻的哭崩梁山》、《杞梁妻哭崩的城》等），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我真感激許多師友的幫助，屢屢給我見到簇新的材料，使我從這些材料上發生許多小問題，可以作一部分一部分的解決。我深信這些小問題研究完畢時，這件故事的全部的研究工作必然很簡易而研究材料必又很豐富，比了以前的想在三期之中作完的，在內容上真不知可以充實到多少倍。

我苦于事忙，不能用全副的精力做這項研究。但我決計把我的精力分出一部分放在這裏，使我在長時期之中作連續不斷的研究。現在擬每星期寫些入《國學門週刊》，字數少則三千，多則五千。論文一個月作一篇。材料方面，現在自己搜集到的和他人寄贈來的都很多，預料在三年之內不致缺稿。希望本刊的讀者都肯給與我一種幫助：無論看到什麼材料，都寄給我；無論想到什麼意見，也就告給我。材料不要怕奇怪，也不要怕複沓，因爲奇怪是傳說的本相，而複沓之中也儘有創見可尋。

這半年中，常有人問我：「你考孟姜女的故事既是這等精細，那麼，實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是怎樣的？」我只得老實回答道：「實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無所知，但我也不想知道。這除了掘開真正的孟姜女的墳墓，而墳墓裏恰巧有一部她的事蹟的記載之外，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這件事也盡于她的一身，是最簡單不過的，也沒有什麼趣味。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乃是這件故事的如何變化。這變化的樣子就很好看了：有的是因古代流傳下來的話失真而變的，有的是因當代的時勢反映而變

的，有的是因地方的特有性而變的，有的是因人民的想像而變的，有的是因文人學士的改竄而變的，這裏邊的問題就多不可數，牽涉的是全部的歷史了。我們要在全部的歷史之中尋出這一件故事的變化的痕跡與原因，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呵。」我以爲這個意思是極重要的，假使對于這個意思不能明瞭，始終以爲我做這個研究是要考定杞梁之妻的真事實，那麼，我的研究與他的期望當然是觸處抵性了。

這半年中，又有人問我：「你做的這種研究到底有什麼用處？」我對于這個問句只有一句話回答：「沒有什麼用處，只是我的高興！」後來想想，似乎在實利上雖沒有什麼用處而在觀感上則確有一點用處，就是使人知道研究學問並不是輕易的事情，可以說來便來，不勞而獲的。近年來，大家厭倦切實的工作而歡喜說漂亮纖巧的話，在種種的漂亮纖巧之下，自然誘引許多人看得事情太輕易，把勉力于工作看作「徒自苦」的行爲。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好的氣象。例如他們講到某一件事，有許多地方不明白了，就說「我是沒有考據癖的，這種事情還是讓考據專家去幹罷」。他們不知道在學問上原不當有什麼考據專家，考據原即是研究學問的方法，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就是實做某種學問的考據工業。他們既歡喜講到學問，而又怕做考據工業（美其名曰不屑做），這真是「惡濕而居下」了！我做這項研究，在動機上說是我的高興，在結果上說我也希望專事空談的人看看實做研究的難處。我的工作，無論用新式的話說爲分析、歸納、分類、比較、科學方法，或者用舊式的話說爲考據、思辨、博貫、綜覈、實事求是，我總是這一個態度。我確信這一個態度是做無論何種學問都不可少的，希望

在這一個態度上得和有志研究學問的人相互觀摩，給專事空談的人以一種教訓。至于用材的錯誤，裁斷的乖謬，這原是在見到之後即可更改的。我決不敢看自己是一個沒有過失的人，決不敢在發見自己的過失時存心文飾；我非常願意得到許多良師益友的極嚴厲的指摘與糾正。

一九二五，九，廿一

杞梁妻哭崩的城

顧頡剛

（北京大學《歌謠週刊》）

我很高興得到他人的指正，更高興自己找出了錯誤而改正。當我去年作《故事轉變》一文時，自以爲很是小心，不料没有過幾天就發見了兩處很大的錯誤。這兩處錯誤都是關于杞梁妻哭崩的城的（六九號第五版）。心中耿耿了半年。現在借着專號第八期出版的機會，索性把這一節文字重做一通。

這兩個錯誤，一是在評論王充《論衡·感虚篇》時，錯認《變動篇》的話和它相同而不複舉；一是評論崔豹《古今注》時，說「杞國在今河南開封道中間的杞縣，莒國在今山東濟寧道東北的莒縣，兩處相距千里」。現在知道，《變動篇》的話比《感虚篇》重要得多，而且已說出哭崩的城是杞城，遠在崔豹書之前；杞國也不在河南而在山東，正當莒與濟的中間呢。

西漢末，劉向所作的《列女傳》和《說苑》都說杞梁妻哭崩了城，但没有說明爲她崩掉的城是在什麽地方。

清梁玉繩說（《日知録集釋》二十五「杞梁妻」條引，想是在《瞥記》中）：

《左傳》「遇於郊」,《檀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則城是齊之城。這原是學者的解釋；至于當時的傳說如何，並不能因此而確定。

但《列女傳》在崩城之後又說「遂赴淄水而死」,淄水在齊國，似乎確有齊城的可能。所以魏建功先生說(本專號第六期通訊十二):

> 照《列女傳》「赴淄而薨」說來，定是靠近淄水的城池。……齊侯歸家了，杞梁妻來迎杞梁之屍，於是有郊弔的事件。那末，這個郊當是齊都之郊，而與傳說上「哭于郊」的地方頗有關係。郊是齊郊；杞梁妻受齊侯弔於室，自然室是在齊郊之裏。齊都臨淄；《列女傳》說莊公還車詣其室成禮而去，當是莊公到她家弔了便直奔臨淄而去。所以她枕梁之屍於城下而哭的時候，齊莊公則已由郊至其家弔完走了；正是她無子又無內外五屬之親而無所歸，丈夫的屍首由戰場載至于郊尚未能葬呢。屍首所在的城下，當是卻弔所在的郊地。這郊地上的城被她哭倒時，屍首還在城下未葬，據《列女傳》所記應是如此。

魏先生這番話，是說：杞梁戰死後，他的尸載着回國。行到齊郊時，莊公便遇見了他的妻，到她的家(在郊)弔了。莊公回齊都，她便在城下枕了丈夫的尸而哭；哭崩了城，她投淄水死了。照這樣說，這城確是齊城。但若單就《左傳》上看，原只說「弔諸其室」,並沒有室在郊外之意。魏先生的宗旨，在于說這城是齊的長城，故要使她的居處與哭處皆在郊。其實《左傳》只說「遇于郊」,《列女傳》亦但言「城下」,她的居處與哭處到底在都或在野原不能定呢。

西漢人的書裏，沒有指實被她哭崩的城。到了東漢末年的王充，始說定那時傳說中的城是杞城。《論衡・變動篇》說：

或曰：「……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

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

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于途，妻不受弔。棺歸于家，魯君就弔。不言哭于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在這一段文字中，以下諸點大可注意：

(一)他說「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是他認定她哭崩的城是杞城。

(二)他說「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可見在那時傳說中，她把城哭崩了五丈。

(三)他說「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可見那時哭崩梁山之說還沒有發生，或是初發生而不普徧，他尚未知道。他從大處竭力的一駁，那知不久就從他駁詰的理由中發生了新傳說！

(四)他說「魯君弔于途」，又說「魯君就弔」，假使不是他的記錯，或是後來人的鈔錯，便是那

時的傳說有說杞梁爲魯人的。

除第四條未能確定之外，其餘三條都很重要。

杞國在那裏呢？我們通常查書，都說在雍丘，即今河南杞縣。但這實在不是春秋時的杞國。杞國在西周時確是在雍丘，但到春秋時已遷到了東方了。司馬貞《史記索隱》卷十一《陳杞世家篇》云：

《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曾東邑也。僖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云：「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云：

淳于，在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縣。案：淳于本州國地。桓五年冬，《經》書「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本州國之都而杞居之，是亡州者杞也。然隱三年州未亡，莒人所取之牟婁已在東土，與淳于爲鄰。杞本弱小，不應立國雍丘而遙屬小邑于千數百里之外，則知春秋之前杞早居于東土矣。女叔齊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郝莒以東皆爲東夷，特未詳其何地耳。今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有淳于故城。

又云：

緣陵，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邑」，則仍爲杞地之錯

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淳于。案：是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淳于」。蓋城杞即城淳于，是杞復遷淳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

讀以上數則，可知杞國在春秋前遷到山東，到桓五年（公元前七〇七）滅了州國而遷入安邱，到僖十四年（前六四六）遷到昌樂，到襄二十七年（前五四五）又遷到安邱。杞梁戰死的一年（前五四九），他們還住在昌樂。昌樂到臨淄非常近，不過一百里左右；從莒縣到臨淄時，是可以經過的。假使這件故事是說，杞梁死了，載尸回國，其妻迎上前去，在杞城碰見了；她就枕尸而哭，把杞城哭坍了（不管齊侯弔諸其室），那末，這件故事是很講得通的。

東漢末年，邯鄲淳作《曹娥碑》，有「杞崩城隅」一語，足與王充的話相發明。

西晉時，崔豹作《古今注》。他距王充，邯鄲淳不遠，杞城一說依然占勢力，所以他說：

杞植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

他所以只說「投水」而不說「投淄水」，大約因爲淄水離杞城較遠，不能一崩了城就跳下去的緣故（於此可見若說投淄水，自以崩齊城爲宜）。

到後魏，酈道元以己意定杞梁妻哭崩的城爲莒城。他在《水經注》中（卷二十六沭水條）說道：

沭水……東南過莒縣東。……《列女傳》曰，「……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哀感皇天，城爲之墜」，即是城也。

他所以這樣說，想來是把《列女傳》「就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的一語看得過真了，以爲杞梁死在那

兒，她就應哭到那兒，崩壞的城也應該即在那兒。但既把這句看得太真，便只得把投淄水的話丟了，改爲投沭水了（他若想起《檀弓》「迎其柩于路」句，或者也要說崩壞的是杞城）！

酈道元的指定的地點，因爲沒有傳說在背後襯託，所以它沒有勢力。以我所見，只有清代王照圓的《列女傳注》是依着他說的：

> 城，莒城也。夫戰死于此，因就尸而哭之。

上面說的齊城、杞城、莒城，固然不同，但總在山東的東部，沒有離開這件故事的原始路綫。直到唐朝，這件故事就全變了：時代也變了，地域也變了，那時的時勢竟把中國中部的故事送到北部去了！

唐末僧貫休作的《杞梁妻》詩云：

>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
> 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

這個城就是遮北胡的長城，是秦始皇的主意而杞梁們所築。

這時長城之說既因時勢的鼓盪而流傳得極普遍，所以五代馬縞做的《中華古今注》就稍變崔豹《古今注》的話，而說：

> 杞梁妻……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

從此以後，她的哭崩長城的故事就沒有改變過。雖則有潼關與山海關的異說，原不過是小小的

分支而已。

我們若已知道這件故事的來歷，那末，杞梁妻的哭崩長城是無論如何講不通的。但學者們總是好爲合理的解釋的，於是說道：

所謂長城，乃泰山之下長城，非遼東之長城（《職方典》卷六十三，永平府古蹟。按，此類話在志書中甚易見）。

魏建功先生亦說（通訊十二）：

原來齊魯之邊也有城牆，或者就說是長城。……這傳說中「長城」的來歷，恐怕是由「杞崩城隅」的「城」字上牽連來的；而「杞崩城隅」的城恐怕又是由齊魯的邊城的實物牽連得來的。……齊郊的城依歷史上記載和地理上遺跡，可以斷定有的，並且也叫做長城。那末，長城的來源在這傳說中并非無可尋找的了。……後來哭倒長城的「長城」指了現今直隸山西以北的故燕趙等國的長城，乃是因爲長城變了一個專名詞，在秦始皇以後。長城變了秦始皇專利的工程，孟姜女哭倒的長城便也搬了家了。這是長城在傳說裏的沿革。……

長城由齊而牽連於秦，於是杞梁原來戰死的事實變成築城而死，而添出送寒衣的傳說。這自然是嘆息「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反對邊功思想的結晶，把一個傳說完全改變了面目。所以我想這個故事，一變自秦始皇聯接長城，再變自漢唐人感痛時艱。

志書上說杞梁妻哭崩的城是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這是事實問題。魏先生說傳說中杞梁妻哭崩

的齊郊之城即是齊之長城，因有了哭崩齊之長城之說而牽連至于秦之長城，這是傳說的演化問題。

事實問題，早有顧炎武答覆。他在《日知錄》卷二十五杞梁妻條云：

……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

齊築長城在齊莊公之後百有餘年，她的哭崩齊長城當然說不上。

傳說的演化問題，我覺得魏先生那樣講也不對。如果確是由齊長城變爲秦長城，那麽，哭崩長城之說至少在戰國時已成立（所以秦始皇接長城時，哭倒的長城便搬了家）；何以劉向還不指實，王充、邯鄲淳、崔豹還說是杞城，酈道元還說是莒城，而直至唐末時的貫休、馬縞纔說是長城？何以首先指實的長城乃是遮北胡的長城？何以極喜講天人感應的漢朝人竟毫不知有哭崩長城的故事，而直至邊功極盛的唐朝纔忽然發見了哭崩秦長城之說？

哭崩秦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唐朝的征夫曠婦的一段怨別之情所結集。他們因自己的夫妻離散而想到秦築長城時的夫妻離散，因自己的崩城的怨憤而想到杞梁妻的崩城的怨憤，二者聯結而成了這段故事。

哭崩齊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學者們想：杞梁妻是不該哭倒秦國長城的；然而她是齊國人，齊國原也有長城，安知她哭崩的不是齊之長城呢？于是而倒果爲因了，于是而杞梁妻哭倒的長城便眞搬了家了！

綜以上諸說，可以畫一個表來說明：

時代	故事的演化	故事的來歷
西漢至東漢	崩城	民間的傳說
東漢至六朝	崩杞城	民間的傳說
	崩莒城	學者的審定
唐至現在	崩秦的長城	民間的傳說
	崩齊的長城	學者的審定

一九二五，五，廿八

杞梁妻的哭崩梁山

顧頡剛

當去年十一月中已發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之後，有一天偶翻《全唐詩》，忽見《李白集》中《東海有勇婦篇》的起語云：

> 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
> 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

這幾句詩頓使我感到一種説不出的快意和驚駭，髣髴探到了一個新世界似的。杞梁妻的哭崩杞城和長城已經十分浪漫，如何又哭崩了梁山呢？因爲這事太出奇，幾使我不敢相信。但一轉念間，以爲裏面或有一段因緣，未必李白的一時筆誤。只以一時無暇去考，也就擱着。

年底接到鍾敬文先生來信，他在《樂府詩集》裏也看到這首詩，鈔了寄我，並云：

> 讀此，可知道在唐朝的時候，關于她的故事，除了崩城之説外，還另有一種崩山之説——所崩的便是梁山。這種傳説是否始于唐人，我們無從考見；其在傳説上，也不過是一個類似的小異點，無關于全體的重要。但在我們有意窮究他的源委的人不能不并注意到罷了。

經他這樣一提，頓時激起了我的搜集材料的興致。我以爲《春秋》成公五年復有梁山崩的事，這個傳説當由于「山崩」與「哭崩」的兩個崩字的聯合而起。因檢《春秋》和三傳，録出其文（《穀梁傳》拼合《公

羊》《左氏》三傳成文，故未録）：

梁山崩。（《春秋經》）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公羊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左傳》）

讀此，可見梁山的崩雖不過由于「山有朽壤」，卻累了晉景公們起了一次大忙，而春秋家也認爲春秋時的一件大異事。這時是紀元前五八六年，先于杞梁戰死三十七年，說不定他們夫婦還没有出世呢。

梁山在什麽地方？班固《漢書·地理志》云：「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是以梁山爲在黄河之西，今陝西省關中道韓城縣地。其後鄭玄《尚書注》，杜預《左傳注》均同此說。這個考定，從來没有人翻過案。到清代的崔述，纔以爲不在陝西，而定爲在河東山西省境内。他在《唐虞考信録》卷三冀州「治梁及岐」條下說道：

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

後韓滅于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叛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

惟岐無可考者。……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山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

讀了這段，可以知道春秋時崩掉的梁山確在河東，這已沒有疑問。其所以致誤之故，由于漢人誤認韓城之在河西。但崔氏的結語終于說「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可見他亦以爲梁山有一部分是在河西的。大約山西、陝西的山雖給黃河破了開來，而山脈相連，在河東梁山的對岸的山，亦可加以同樣的稱謂。那麽，我們可以說梁山的區域是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和陝西省的東部。山西省的西南部和陝西省的東部確是流傳孟姜女故事的一個極有勢力的區域。就我現在知道的這

個區域內的古蹟與傳說，列舉于下：

山西曲沃縣：

澮河橋土岸上有人手跡，俗傳孟姜女所留。（朱書《遊歷記存》）

山陝交界的潼關：

尋夫骸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骨岩下，坐山旁以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詹詹外史《情史》）

再宣小姐到長城，到了潼關何處尋。……大哭一聲城頭坍，哭一程來倒一城。（《孟姜仙女寶卷》）

陝西同官縣：

哭泉，在縣北五十里北高山上。相傳姜女負夫骸，道渴，哭之，泉湧出，其聲嗚咽，故名。（《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一四）

世傳女爲許姓，……陝西同官人。（《職方典》卷六三）

孟姜……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即其遺骸，立祠以祀。（《讀書敏求記》卷二）

陝西華縣：

華州范公生一子，小名叫做范杞郎。（《花廂記》）

在這一個區域裏，孟姜女的古蹟與傳説既這等的多，所以哭崩梁山之説的發生也是應有的事。我們現在要考查的，便是崩山之説起于何時？李白一詩可不可以做唐代傳説的代表？

本年年初，接到郭紹虞先生來信，鈔録俞樾的《日知録小箋》一條見贈，其下半條云：

按：《曹子建集·黄初六年令》曰：「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則又不言崩城而言崩山，亦一異聞也。

我的疑問，一旦從俞樾的書裏找出了李白以前的證據，這使我何等的快樂！我便在專號第四號中答覆鍾先生道：

崩山之説確是一個大發見。我初見李白這詩時，很懷疑這種傳説的曾經成立，因爲在別處絶没有見過。但後來又知道《曹子建集》中《黄初六年令》有云「杞妻哭，梁山爲之崩」，乃知此種傳説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絶，不過古籍缺佚，找不到詳盡的記載罷了。推其原因，由于漢人重天人感應的奇蹟，所以崩城不足，繼以崩山。唐以後，孟姜女的故事偏于「閨怨」方面了，所以這個傳説就無形地消失了。

自從發表了這個答覆之後，我便去找《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看《黄初六年令》的原文；結果，使我知道這個答覆中的引語竟把標點號弄錯了！原文云：

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神可以動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

我當時看了，氣為一詛：這篇中的「梁」字是人名呢，還是地名呢？如是地名，則此句應解作杞妻哭于梁山。如是人名，則此句應解作杞妻哭杞梁。地名與人名分不清楚，便不能斷定所崩之山是梁山。順手翻檢餘文，又見他的《文帝誄》，云：

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

崩山和隕霜對舉，正與上則相同，指的是杞梁妻的故事；但仍沒有說出是那一個山。心頭癢癢的，怪不好過，就到書鋪子裏買了一部輯集曹植詩文最完全的丁晏《曹集詮評》，抽了一個星期日的整天工夫，把這十一卷書一起點完。我真快樂，漢魏間的杞梁妻哭崩梁山的傳說竟在這書中找出一段很確實的證據了！《精微篇》（《詮評》卷五，頁十九，《鞞舞歌》之四）云：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
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
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
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

這一喜真把我弄得「喜而不寐」，好久沒有飲酒而眠，這一夜竟又逼得使用老方法了！這是三月二十九日。

但我把漢魏間的傳說建立之後，又使我懷疑到唐代的傳說的成立了。李白《東海有勇婦篇》題下注明「代《關中有賢女》」，沈約《宋書・樂志》亦謂《精微篇》「當關中有賢女」，可見李白這詩是模倣曹

植而作的，我們安知這種傳說不是只在曹植時一現，並沒有很久的歷史，而李白詩中只因摹古之故而又一提呢。我上次說的「乃知此種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自己又覺得不敢堅持了！我是讀詩極少的，不知道漢魏六朝以至唐代的詩中尚有這類的證據沒有？是不是這個後起的古典，單有曹植敢用，李白敢擬？酷望當世碩彥肯給我一個解答。

杞梁妻何以哭崩了梁山？這很明顯，是由杞梁的名字上化出來的。因爲杞梁的「氏」是「杞」，所以他的妻哭崩了「杞城」。因爲杞梁的「字」是「梁」，所以他的妻哭崩了「梁山」。這般的故事，曹植在《令禽惡鳥論》(《詮評》卷九，頁八)中也曾舉出一個，並加說明。今鈔在下面，藉以證明「借了姓名而生出的故事」的一個例：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鶪始鳴』。《詩》云：『七月鳴鶪。』七月，夏五月；鶪則博勞也。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異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于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令俗人惡之；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

這文中記的「俗傳」，因㙛勞一名音訛爲伯勞，遂説伯勞是伯奇變的，伯勞之名是由于其父説的「伯奇勞乎」之語而來，這是很好的研究故事的材料。可惜後世的文人沒有曹植這般使用新材料的勇氣，不敢(自解爲不屑)顧問這些故事，遂致現在書籍中的故事材料貧乏到了極度。

曹植雖曾三次用了崩山的新典，但他原不是不知道有崩城的舊典的。他的文中引用《列女傳》的故事既有多處，其《求通親親表》(卷七，頁十四)又云：

> 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

在這上，可見崩城與崩山的兩個典故，他原是一般的用，所以有時説「崩山隕霜」，有時説「崩城隕霜」。

漢魏間新起的崩山的故事何以會得到了曹植的詩文中？這只要看他序述燕會作樂的詩語就可明白：

> 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
> 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
>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
> (《詮評》卷四，頁一，《侍太子坐》)

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詮評》卷四，頁九，《贈丁廙》）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詮評》卷五，頁一，《箜篌引》）

這三首詩中寫的情景，正似現在唱堂會戲一般，二黃綁子雜然間作，堂上賓客且吃且看。詩中說那時最盛行的音樂是齊樂和秦樂，而秦人尤其善歌。我們可以就此推知，齊人歌唱的杞梁妻故事是哭崩杞城，秦人歌唱的杞梁妻故事是哭崩梁山，因爲這都是他們的本地風光。曹植在酌清醴、嚼肥牛的時候，聽慷慨的秦箏和西秦的歌者所歌奏的崩山的故事，不期的濡染于耳目，漸漬于心神，而引用于口筆，所以違背了西漢以來通行的傳說而採用當時新起的傳說了。可惜那時的箏聲和歌聲現在已聽不見，那時的歌詞和故事現在也看不到，我們只能空空的知道那時曾有過這樣的一個流傳的故事而已！

一九二五，四，九

孟姜女十二月歌與放羊調

顧頡剛

人生最難堪的是離別，何況是常相團聚的夫婦！江淹在《別賦》中敘述閨人的心境道：

春宮閟此青苔色；
秋帳含茲明月光；
夏簟清兮晝不暮；
冬釭凝兮夜何長！

因爲她們沒有一個時候心中不悲傷，所以也就沒有一個時候所見的東西不足以興起她們的悲感。晉宋間流行的《子夜四時歌》，現在流行的《四季相思》，都是這一類情感的表現。不知何時始以十二月分配歌詞，如今《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般。《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中，如：

六月荷花熱難當，蚊蟲飛來叮胸膛。
「寧可吃奴千口血，莫叮奴夫萬喜良！」
九月菊花是重陽，重陽美酒菊花香。
「滿滿斟來奴不喝，無夫飲酒不成雙！」

柔情宛轉，令讀者低迴不止；與古詩的自君之出矣及長相思等正相類，都是很好的閨怨詩。

按本專號所登的孟姜女歌詞，在第二號中，有江浙間最通行的《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篇，南京刻本《最新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一篇。（這二篇都是唱春調，唱春調的工尺譜登在第三號。）在第三號中，有《孟姜女四季歌》一篇，廣西象縣的《孟姜女十二月歌》一篇。四季歌是十二月花名的節本（春季是三月，夏季是六月，秋季是八月，冬季是十一月），所以也是唱春調。象縣的十二月歌意境與江浙間的歌甚相同，只是把第一句的七個字分成了三個字的兩個半句（例如「三月裏來是清明」改為「三月裏，是清明」）。我們不知道這歌的調子是怎樣的。

以上所說的歌，都是最普遍的思婦懷遠，即景生情之言，與孟姜女的故事實在無甚關係。今分析言之如下（時節間有參差，如象縣之插秧在四月，江浙之插秧在五月之類，不悉注明）：

正月——起興是新年中的紅燈，傷感是看別人家的團聚。

二月——起興是新柳與杏花，傷感是看燕子的雙雙做窠。

三月——起興是桃花與清明節，傷感是看別人家的上墳。

四月——起興是薔薇，傷感是採桑時的懷想。

五月——起興是石榴與端陽節，傷感是看鬧端陽的龍船時游人無數，單不見自己的丈夫。

六月——起興是荷花，傷感是蚊蟲咬人。

七月——起興是鳳仙，傷感是看別人家的裁衣。

八月——起興是木樨，傷感是丈夫來信中的愁悶。
九月——起興是菊花與重陽節，傷感是沒有飲酒賞菊的伴侶。
十月——起興是芙蓉，傷感是沒有擀麯和納官糧的男子。
十一月——起興是冰凍下雪，傷感是丈夫沒有寒衣。
十二月——起興是水仙與臘梅，傷感是看別人家的殺了猪羊過年。

以上所說是中人以下之家的婦人(歌中言採桑、插秧、擀麯、殺猪羊過年，又可知是偏于鄉村的婦人)在丈夫離家時所共有的悲傷。孟姜女的家世，在唱本及寶卷上看，她是一位富家的千金小姐，原受不到這種門庭單寒之感，而且她在丈夫被逮之後，不久就出去尋夫，也沒有在家裏整年的挨着，按照了時月的次序去發生嘅嘆。十二月花名中雖亦于十一月之下提起一句「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似乎已經出門，但十二月中即說「孟姜女家裏空堂堂」，她依然住在家裏發「空堂堂」的悲感呢。門既未出，更說不到崩城了。

我們在此可以知道，孟姜女十二月歌乃是許多閨中思婦所共有的悲感，她們用自己的悲感把這崩城的故事人情化了。她們心中不快，對着令節嘉花，歎一口氣，就說孟姜女當年想來也是這般歎氣的。她們看見別人家的融融洩洩，享受生人的樂趣，傷心落淚，就想當年的孟姜女一定也是這般落淚的。凡有悲感，都推在孟姜女的身上；于是她就成了她們的種種悲傷的導師。她們怎麼想，她就怎麼變。因爲她彙集種種的悲傷之情于一身，所以她的人格就格外的顯得偉大了！

這次陳萬里先生旅行到太原，從那地人的口中鈔得《五哥放羊》一首寄來（登本刊八十號），使我一見大驚詫。如第一首云：

正月裏，正月正，家家户户點紅燈。
紅燈掛在大門外，可不知五哥來不來？

這首的第二句既與十二月花名的第一首第二句全同，而全篇的體製（時月）和風格（將人比己）也均極似。只是這一篇似是戀歌，又不見失戀與受壓迫的苦痛，所以並不悲傷。

前星期偶翻張四維先生所輯的雲南箇舊民歌，內有《放羊調》一篇，下注「小調」。始知「放羊」是一種調名，萬里所鈔的《五哥放羊》，是放羊調中的說五哥的，這一篇單寫放羊調，乃是只有調名而失了篇題。

這一篇《放羊調》，全是寡婦懷亡夫的話。比較思婦懷征夫，意境很相近，因爲生離與死別的怨念原是一例的。如九月云：

九月放羊是重陽，重陽造酒桂花香。
「人家造酒人吃去，奴家造酒無人嘗！」

象縣的《孟姜女》九月道：

九月裏，是重陽，重陽美酒桂花香。
「人家做來有夫食，姜女做來無夫嘗！」

這真是一色一樣，不過把「奴家」換了「姜女」罷了。又如十月道：

十月放羊十月早，家家打紙墳上燒：

有人墳上燒白紙，無人墳上長蓬蒿！

《十二月花名》中的三月則道：

三月桃花是清明，桃紅柳綠正當景。

家家墳上燒白紙，孟姜女墳上冷清清！

這也是極相似的。它們的大旨，總是見了別人的快樂，都激起了自己的悲傷。

我雖不敢斷說唱春調與放羊調有何關係，但頗想知道以下的幾件事項：

(一)放羊調的流行區域，北至山西，南至雲南，可見它的傳播是極廣的。但不知道這種調是什麼地方的出產？它的原始的歌是怎樣的？流傳所及的地方共有那幾處？(唱春調，我們知道是江蘇常州的出產。)

(二)放羊調中，有歌唱孟姜女的故事的嗎？如有，我們更可以比較一下了。

(三)放羊調的樂譜有地方可以蒐集到嗎？我們也渴欲得音樂上的比較。

(四)唱春調的歌曲，我們知道在江南(江蘇的南部)和浙西(浙江的西部)最通行。(如《王蓮英自歎》，《蔣老五殉情》都是。)除了這個區域之外，別地方也有嗎？

(五)和唱春調與放羊調類似的調子，以及和以上所引諸歌類似的體製，都還有嗎？

以上諸種問題，我們全要知道淸楚，如承讀者諸君見到時即行賜教，那是說不盡的感激了。

一九二五，四，廿四

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説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二期）

鄭賓于

自來傳説孟姜女的故事的，雖有種種的不同，鄙意都可分爲二派：一爲俚歌鼓詞之流，一則文詞詩曲是也。俚歌鼓詞，行于一般民間；文詞詩曲，出諸文士筆下。孟姜女的故事之關于前者，《歌謡週刊》已揭載不少；至于後者，則文詩詞中之傳説亦見于週刊，而曲中之傳説則除錢肇基君《南曲譜中之孟姜女》一文外，絶無注意于北曲者。半年以來，曾將《元曲選》逐卷披閲，遇有涉及孟姜女故事之處，輒乙記之，竟得八條。至《元人雜劇三十種》，尚未讀畢，不知其中亦有關于孟姜女的材料否？

我因爲對于孟姜女的故事生了興趣，所以看書的時候特别注意這種字樣，每每遇着這種字樣的時候，覺得非常刺眼。現在得有下列幾條供獻于讀者之前，也就因了這個緣故。

以前嘗閲陶宗儀《輟耕録》，見其所列院本之「打略拴搐」一類中載有《孟姜女》一本，我于是知孟姜女故事之曾經入曲。無奈院本已亡，不可復知其所云伊何矣！

雖是《元曲選》中有孟姜女的故事八條，也不過是一語及之而已，並没有詳細的記載和説明。而于此每條一語二語之中，得能深悉當時文士之有此一種説法，則是我認爲十分可靠的。據我的觀察，雖只有八條，可是備有五種意義，而這個五種意義集合起來，便是元人對于孟姜女故事的整個傳

說。今分項舉在下面：

(一)長城是孟姜女哭倒的。

A．無名氏《漁樵記》第二折正宮快活三：

你怎不學賈氏妻，只爲射雉如臯笑靨開？你怎不學孟姜女，把長城哭倒也則一聲哀？你則管哩便胡言亂語將我厮花白！你那些個將我似舉案齊眉待！(頁一七，朱買臣駡他的妻子劉氏玉天仙唱的。)

B．又第四折雙調喜江南：

去波徠，更怕你捨不了我銅斗兒的好家緣！孟姜女不索你便淚漣漣！殢人情使不着你野狐得這涎！非是我自專，你把那長城哭倒聖人宣！(頁四二，同上。)

C．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這一箇似卓氏般當鑪滌器，這一箇似孟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道着難曉，做出纔知。舊恩忘卻，新恩便宜。墳頭上土脈猶濕，架兒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耻，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裏，更休說本性難移！(頁一四，竇娥唱的。)

(二)孟姜女是一個九烈三貞的婦人。

A．鄭庭玉《後庭花》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他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綱之魚；他兩個無明夜海角天涯去。單注他合有命，俺合粧孤。兀的不歡喜殺俺子父，快活殺俺妻夫！我則道盡今生久困窮途，永世兒陋巷貧居。他他他，天也有晝夜陰晴；是是是，人也有吉凶禍福；來來來，我也有成敗榮枯。自歌自舞，那些兒教我心寬處，倚仗着花朵般好媳婦。說甚麽九烈三貞孟姜女，他可也不比其餘！（頁一一，李順把翠鸞母女放了以後唱的。）

（三）孟姜女是送寒衣的。

A．賈仲名《玉梳記》第三折中呂醉春風：

則爲俺那不心軟的狠毒娘，更合着這忒忤逆的逃竄女，恰便是孟姜女送寒衣！誰曾受這般苦苦，那裏問養育情懷，則爲俺夫妻恩愛，早難道割不斷子母腸肚！（頁一六，顧玉香唱的。玉香原許字於荆楚臣；其時荆已中狀元，除勾容縣令，未即完娶，而顧媽未知，以其久無消息，要將女兒玉香改嫁與柳茂英。玉香不肯，乃偷跑上京去找荆楚臣。此調是她在路上唱的。）

B．李致遠《還牢末》第三折雙調沽美酒：

他他他，假提着淚兩行，怎覷他這趨蹌。（搽旦云，孔目也，我送衣服與你穿。）你大古是送千里寒衣女孟姜，可教我忙也那不忙，穿不的你那好衣裳！（頁一五，李孔目唱的。）

（四）范杞良是築死在長城內的，孟姜女送寒衣去時就未遇着。

A．馬致遠《任風子》第三折中呂石榴花：

每日把轆轤繩直激到衆星稀，我可甚愛月眠遲。則我這春裏夏裏秋裏冬裏受驅馳。（旦云，你可休後悔！）更怕甚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旦云，早是我哩，若是別人家婦人呵，怎了！）哎，你個婆娘婦女誇强會直尋到這搭兒田地！想當時范杞良築在長城內，乾迤逗的箇孟姜女送寒衣。（頁一五，任風子唱的。）

（五）范杞粱是殺死的。

A·武漢臣《生金閣》第二折越調鬼三台：

聽的他言分朗，唬得我魂飄蕩。 姐姐也，你怎生則撞入天羅地網！俺那廝驢狗兒一片家狠心腸，着誰人好來阻當！（旦兒云， 嬤嬤，我今日不曾看見丈夫，多敢殺壞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你道他昨來箇那堝兒殺壞了范杞粱，今日箇這堝兒裏沒亂殺你女孟姜。（旦兒云，嬤嬤，我待要尋一箇大大的衙門告他去哩。）你待要叫屈聲寃，姐姐也，誰敢便收詞接狀！（頁一八，龐衙內家的嬤嬤唱的。）

這篇東西，本該在三個月前就寫好的，因爲瑣事牽扯，竟擱下了。現在愁雨連緜，坐卧不安，忽然想到此事，就亟亟寫成，也算了結一件公案也。此篇雖無新奇的發見，然而看了以後可以知道元人對于孟姜女的傳説是大致如此，在這一點上想來未始無小補罷。 即此就正于頡剛兄，不識以爲然否？

冰魚附言。 北京

一九二五，七，二三

頡剛案：把《元曲選》看一遍，搜尋裏面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我久有這個願望，可是總沒有空閒。現在承鄭賓于先生代我做了，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希望鄭先生把《元人雜劇三十種》讀完之後，再給我一篇文字。

文中舉出的五種意義與現在通行的傳說完全相同。第四與第五兩條，築死與殺死微異，但即在現在的傳說中亦可舉出同樣的例來：——

（一）築死

《孟姜仙女寶卷》——再宣太監與武士，就與喜良換衣襟；衣冠蟒袍穿端正，扛在長城地坑中；四面泥土來掩定，一命嗚呼實傷心！

《哀情小說孟姜女》——始皇一見萬紀良生得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始皇心中頗爲誇讚，以爲福大方得此子祭城。始皇看罷，當即傳旨與他穿戴裝飾，然後命傳臚官宣讀祭文。……萬紀良……坐在大椅上，他全然不知人事，雖有氣息，卻如泥塑木雕一般。待衣帽裝好，讀罷祭文，始皇即傳旨將紀良抬到長城之底，……以土掩蓋，以磚砌圍，方纔放心。

（二）殺死

厦門本《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杞郎方來到丹墀，秦王大怒氣衝天：「你今一身敢逃避，想你今日難脫離！」秦王心內有主意，就吊蒙恬叮嚀伊，將力杞郎來斬死，身尸逐落做城池。

桂林本《花箋記》——蒙恬將軍來取問，「范郎逃走在何方？」范郎開口回言答，「……不能挑土

築城牆。……家中父母年又老，一心要去見爺娘。……」將軍當時不做聲，喝罵范郎「不是人！你今逃走該死罪，且作南柯一夢人，長安人夫千千萬，不饒郎君一個人！」范郎當時要斬了，尸骨包土築城牆。

《戲曲圖考．孟姜女尋夫》——（副白）臣趙高見駕，……今有蒙恬，已將范紀良拿住了。（內白）既然拿住，將他綁在長城之下問斬！……（四劊子手綁推小生上白）天呀天，想我范紀良死的好不明白也！（吹排子介，殺介。）

除了以上二說之外，還有一種說法，便是「病死」：——

《孟姜女尋夫鼓詞》——佳人正自 心猶豫，忽然見三四個工夫結伴行，……孟姜女近前來道萬福，……說「問爺們此處與工民夫之內，有個范杞梁是奴的夫主充投作工。」衆人見問齊傷感，說「大家同來為我范兄。只因他不慣勤勞身已故，怎忍的尸骸暴露，所以葬在長城。今日是節逢重陽停工犒賞，約會着燒幾張的紙錢盡盡朋情。」

吳中本《孟姜女尋夫》——喜良綑綁船中去，……不知生死若何能。一路行程來的快，長城已在面前存。解到長城身有病，築城三日命歸陰。

一九二五，十，十二日記

黄世康秦孟姜碑文考

錢肇基

嘉慶丙寅刻本《唐代叢書》，褚遂良《鬼冢志》後附録二種：（一）魯秋胡妻疑塚志；（二）黄世康《秦孟姜碑文》（《唐代叢書·例言》云：「舊本爲桃源居士所纂，計一百四十四種。今復增輯……得一百六十四種。間有意緒可採者附益之。」故附録之文下及近代）。《秦孟姜碑文》云：

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焕。乃知離爲火而熙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幽質于緑波；居廬楚姬，杭謬恩于白壁：並皆聯景青编，延芳彤管。然碩兔朗矣，燭龍炳于九陰，玄鵠翔矣，雲鵬息以六月，則夫體貞行健，畸氣通靈，稽之秦世，曰有孟姜焉。

孟姜，許姓，關中范植婦也。昔者蒼天雨粟，炎帝植其靈根；赤鳥銜珪，文叔敷其喬木。暨翦于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溱、洧之間，邑多著姓。姜濯珠彩于蕊宫，吸瑶華于香苑，天然規矩，儼若神明。譬彼八卦，少女定位于東方；觀于四詩，夫人宣風乎南國。及于結褵以往，紫氣遶車；解珮于歸，黄光炤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祕遠者矣。

琴瑟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衮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爲一家，築長城爲外屏，起自隴西，極于遼左，督衆百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閫則女郎怨别。脱巾就道，莫定反面之期；荷插出門，慘于歸泉之路。民生其間，良亦哀矣！

姜既割良人于燕爾，奉寡姑以色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囀蒼庚而抽絲繭。縫衣寄遠，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既而世爲閱水，倚閭之影奄然，哀以臨桑，吞血之聲何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塋上祇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道如何！遶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之難返。鏡鸞舞炤，顧頷其形，琴蛟值陰，悽鬱其氣。于是度三從之義，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聞風遠覓。狼望之野雪，沍于黃臺，馬蘭之陂泥，渾于黑水。未嘗志沮而心驚，知其物憑而天鑒矣。

朔風憭慄，聞塞馬之長嘶，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乎，悲不自勝，介夫有言，痛將安及。爰迺噬指枯髏，越三日夜，睫無停潸，喉不輟咽。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于盧龍，趣具裝于涿鹿，倏聞其事，咸傷厥心，就而詢之，以覩其怨。姜乃言曰：「義于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寧無哀傷之情！夫今不生諸塞前，妾何弗死于夫後！」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無負范郎，同遊析水之野。于是太子等紛然破淚，遮以玄蓋，表范爲左軍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合葬。

是日也，飛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石則離關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有德動天，維蹟駭衆，遂議創廟于石，登櫬于島。時乃虎賁執紼，鮫人送榜，笳吹繁悽，薤歌摧愴。慷慨燕趙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白馬馳香，縞衣祭酒。浮丘環水，左夾碣石之亘；僊梓蟠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龍泉幽室，未足稱奇，石槨東都，方斯多讓也。

降及漢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落中車，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瑩封之葱鬱，隨潮汐以浮沈，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廼爲作銘。銘曰：朝鮮故國，孤竹舊經，殷有二士，秦有一姜。德惟天鑒，容恍月舉。作相于范，應運于許。如彼智瓊，飛軿北止；如彼杜蘭，飈輪西起。既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偏知祕義。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崛興，九野流散：子出母傷，夫行婦嘆。況守黄姑，未弄稚子，翦尺風霜，蘋蘩澗水，事生以勤，送死則哀。榆楊既邁，萱露已埋，乃睠飛狐，載遇玄菟，掩淚遶城，弔影問渡，願侶良人，同皈幽土。嗚呼！其圓非規，其直非扶；經權克運，顛沛弗渝。坎壈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后。人間何世，海底幾塵，浮塋非没，遺像猶新。陵虚萬頃，清比湘沅；儀陵一碣，高並崑崙。旒纊代御，籩豆時存。日光下盪，雲氣上温。虬蜦應駕，孔翠書旛。陰陽無極，今古兹墳！

莆中黄世康撰

作者事實，在《福建通志》（乾隆初郝玉麟撰）文苑門中有以下一則：

明，黄世康，字元幹，莆田人。辭華藻贍，工爲六朝聲偶之文。意氣豪舉，橐中金多與貧交共之。久客廣陵，詩酒歌宴，有杜牧之風。所著有《客窻隨録》、《潮青曲》二集。

按，上文云云，雖未明言年代，然書中諸人皆以年代先後爲次。列于黄氏前之林兆珂爲萬曆甲戌進士，黄氏後之陳其志爲萬曆癸未進士，故可知黄氏爲萬曆間人。

此作雖託諸夢，似文人好事，然必有所本，未必皆向壁虚構也。或者生當明季，猶及見孟姜女傳

奇耳(此文謂范氏有寡母，與《孟姜女傳奇·烏夜啼》云「到如今子母兩離分……」正合)。

此文尤可注意者：

(一)孟姜女，許姓。

(二)「有如杞婦，遠追襲莒之魂」——與杞梁妻事分裂爲二。

昨日在商務書館購《小說考證》及《小說考證拾遺》。此書毫無條理可言，「考證」二字實在名不副實。其中雖有孟姜女材料，皆輾轉録近人筆記，只是一種不完備之材料。然與黃氏碑文有足相印證者，録出如下(《小說考證》卷九，《孟姜女》第一百九十八)：

花朝生(彷彿是作《小說叢考》之錢靜方)筆記引《郡國志》(此書慚愧徧翻書目未覓得)：「陝西西安同官人孟姜，適范殖。僅三日，殖忽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殖已死。姜尋夫骨無辨，齧指血驗得之」(原引止此)。

案：黃氏《孟姜碑文》「殖」作「植」。是杞梁，犯梁，范梁，范杞梁，萬喜良之外尚有范殖、范植焉。

《荷香館瑣言》：「明三原馬理撰《孟姜女集》云：『楚地澧人范郎妻姜氏，行一，故曰孟姜。范郎赴長城之役，姜送寒衣，經侯馬南澮河，水張亘濟，手拍南厓而哭，澮爲之淺，有手跡數十云。』《高廟御集·姜女祠序》云：『山海關外數里，姜女祠在也。祠前土丘，爲姜女墳，望夫石在其側。俗傳姜女爲杞梁妻，始皇時因哭其夫而崩長城。今山西潞安，直隸古北口，並此處皆有姜女祠。』」

案：高廟序「望夫石」云云，正與黃氏碑文所言合。

頡剛案：從這篇文字上，可以見出以下諸點：

（一）碑文說「倚閭之影奄然」，又說「負土成墳」，可見孟姜是在姑亡之後葬事既畢而出去尋夫的。較之唱本寶卷中率性任情，棄翁姑父母不顧而獨行者絕不相同。這又是經過儒家的倫理化了。

（二）碑文中最不可解的句子是「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碑文中既明白說她尋夫所到的地方是山海關，山海關原在秦嶺和漆川的東北，如何反向西北走去呢？《花廂記》說范郎是華州人，《郡國志》說孟姜是同官人，從華州到同官確是「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北」。或者孟姜尋夫的路徑，也夾雜了范郎娶婦的路徑在內吧？

（三）碑文中云：「是日也，飛沙走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遂議創廟于石，登櫬于島。」可見山海關的姜女廟與姜女墳都有神話的意味，如杭州的飛來峯一般。

（四）碑文中以杞梁妻與孟姜女分裂爲二，與《情史》相同。

（五）碑文中謂孟姜姓許，與河南唱本及同官傳說相同。大約這是北方一致的傳說。至于這許姓從何而來，尚待考究。

（六）從《荷香館瑣言》上知道《孟姜女集》的作者的姓名與時代地域，其所載澮河橋手跡一事與朱書《游歷記存》語足相證明，這是很可忻慰的事。

孟姜女事蹟考略

鄭鶴聲

小傳

其一　李如圭（明弘治進士）《貞節祠記》：「秦時州（按指澧州）有孟姜女者，適范郎。因始皇築長城，范郎往供役。姜女於州嘉山之頂築臺以望。久而不歸，乃不憚險遠，親往長城尋覓。今望夫臺遺址尚存。臺旁有小竹，其葉破碎如線。相傳姜女望夫時以針刺劃成條，至今遂爲種類。山下有江，江邊有石四方，各尺許，光明可照，傳爲姜女鏡石。自秦至今千餘年，澧人稱頌不衰，往往形之歌詠。但尋夫之後，莫知所終。正德間，余以監察御史養病家居，欲表彰之；以晚節不知中止，每深惜之。嘉靖辛卯秋，余以副都御史撫賑延綏，致仕歸里，道經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始知姜女果至長城，獲范郎骸骨，負之歸。行至延安府宜君縣地方，渴甚，不得茶，泣，其地泉爲湧出；後人名爲哭泉，今現存。抵同官而卒。同官之人嘉其貞烈，鑿石爲祠，將其夫婦骸骨各塑爲像祀之。歷代詩文碑刻聲稱赫然。且聞其石洞隙中金釵時見，靈異昭彰，邑人敬仰如生。然莫識其爲澧人也。（中略）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大輅以余澧人，知姜女行實爲詳，囑紀其事。丙申春，余以總理河道起用，道過汴梁，命祥符知縣榆林劉九容遣吏於本祠，摹印歷代詩文碑刻。觀其文，亦有『或者以爲楚人』之句。考其事與《澧志》所載若合符節，但同官所載未詳其始。合二處觀之，則姜女之始終貞烈備矣。余乃

行文同官刻石紀其事，及修理祠垣，以時祀享。余謂長城之役，在范郎義所當往。姜女因其久役不歸，始則築臺以望，既而親往役所，尋獲遺骸，死於道路。夫澧去上郡數千里，程途崎嶇，至之甚艱。姜女以一婦人，乃不畏險阻，隻身長往。且以嬴政之暴，聞者股慄。顧略不少挫，視如坦途。苟非其中卓有定見，則一户之外尚不敢出，而況涉千萬里之遠乎？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貞烈丈夫之事也。其所以植倫理，裨名教，以淑人心，以善風俗，其功豈小補哉？是宜表彰之汲汲也。」（下略）（《直隸澧州志》卷廿一）

其二　馬理（明嘉靖間光禄）《孟姜女傳》：「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喜妻也。姓姜氏。歸三日，范赴長城之役。姜女製寒衣躬往尋范。不見，乃遶城而哭。哭聲震地，城一隅爲之隳。雲霧之中，范見其像。女嚙指出血滴骸，滲入者知爲夫骸，遂負之歸。至宜君山同官界所，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名哭泉。南至同官水灣，乃負骸置西巖石龕下，坐其旁而逝。同官人重其節義，乃即其遺骸塑雙像而祀之。其龕中石像，祠人致誠以燎祝之，則有金釵出見，示神異焉。」（《陝西通志》卷廿九）

其三　人物志《孟姜女傳》：「孟姜女，同官人。適范植僅三日，植赴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葬骨無辨，嚙指血，檢得之。負遺骸歸，至役祤道中山巔，渴甚，號哭，山忽出泉，因名曰哭泉，在今同官城北。未幾死西山石穴中。邑人憐之，并其遺骸偕葬，有祠墓。」（《陝西通志》卷六十六）

其四　馬理《姜女詩序》：「秦始皇時，姜女者，澧人，范郎妻也。歸三日，而范郎赴長城之役。其後齎寒衣至城所，尋問范郎，已埋版築中矣。女乃遶城而哭，城隅爲隳。隳所，范郎見像。女即其處求骸，骸多不可辨，乃嚙指出血滴骸，入骨不可拭，知爲夫骸，遂負之。由君子濟渡，經雒陰而奔。夫長白其事，主將命追之。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時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將及，忽山峯轉移，若無徑然，追者乃返。女至同官水灣，筋力竭矣，知不能返澧，乃負骸置西巖石龕下，坐於旁而逝。同官人即其遺骸處塑像祀之。」(《陝西通志》卷七十一)

其五　列傳《孟姜女傳》：「孟姜，(《元和志》)同官人。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無辨，嚙指血得之。」(《西安府志》卷三十八)

其六　喬世寧(明嘉靖間人)《孟姜女傳》：「孟姜者，澧州人也。其夫姓范氏，亡其名，人稱曰范郎。秦始皇時，范郎役長城下，久不歸。人言生死不可知。孟姜乃自往長城下，問其夫所在。人曰：『秦法役怠者輒填城土中死，死人如亂麻，豈獨你夫也？』於是孟姜乃往來城下哭之，晝夜不輟。久之，城從哭處崩，土中骨出，又多不可辨。孟姜又哭，禱曰：『妾願以指血拭骨，是妾夫，血即入，非妾夫，不入。』已而果遇血入骨者，乃自信范郎也。則又抱其骨，伏地哭，已，乃負其骨歸。歷數千里，至同官金山巖下，力困竭，飢渴死。同官人因就巖下爲祠，即其骸塑像祀之。今澧州有鏡石、針刺竹、望夫臺，與澮河手跡、北高山哭泉，相傳皆孟姜女故跡也。《一統志》，載爲同官人。今定爲澧州，則自尚書李如圭始。如圭，澧人也，其言蓋有據云。喬世寧曰：余覽《孟姜集》，載異蹟甚多，天其以此彰

義烈也。至山移事則非其事實，不可傳。余特著其信世者備頌説焉。」（《耀州志》卷三）

其七　錢曾（清常熟人）《讀書敏求記》：「孟姜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即其遺骸，立祠以祀之。」

墓

其一　《明一統志》：「姜女負夫遺骸歸，死同官北三里石穴中。」《陝西通志》：「孟姜女墓在同官縣北三里。」（《陝西通志》卷七十一）

其二　《陝西通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三里。按《通志》孟姜女至長城尋夫而回，卒於山下，遂葬焉，故曰女迴山。」（《陝西通志》卷七十一）《西安府志》：「孟姜女墓在女迴山。」（《西安府志》卷六十三）《關中勝蹟圖志》：「孟姜女墓在同官縣北三里女迴山。」（《關中勝蹟圖志》卷八）

祠廟

其一　《陝西通志》：「金山，在同官縣西北三里，有孟姜女祠。」（《陝西通志》卷二十九）又「孟姜女廟在同官縣北三里金山巖下。（中略）明萬曆二十二年重修，有碑記。」（《陝西通志》卷三十）《西安府志》：「孟姜女廟在同官縣北三里金山巖下。」（《西安府志》卷六十）《耀州志》：「孟姜女廟在同官縣

北三里，始建不可考。宋嘉佑中縣令宗諤重修。頃縣令六鴻慶又增修之。」（《耀州志》卷三）

其二　《韓城縣志》：「孟姜女祠在大崩邨，今廢。雷翀有記。」（《韓城縣志》卷二）

其三　《北轅録》：「八日至雍丘縣次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像，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

其四　《澧州志》：「貞烈祠在州東二里，祀秦孟姜女。明嘉靖時知州汪倬，巡撫林大輅命增修。扁其祠曰貞烈。堂曰百鍊。尚書李如圭有記。兵變燬。今存者嘉山上望夫臺，廟二進六間。州民不時朝謁。每歲春秋二仲，官親至祭。」（《澧州志》卷二十四）又李如圭《貞節祠記》：「澧治東北二里許，有貞節祠，祀秦節婦孟姜女也。（中略）余抵家，即與澧守汪君倬議建祠宇。工將就，適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大輅臨澧，更囑汪君爲之增修，塑像祠中。前爲門，中爲堂。春秋致祭。其祠曰貞烈。堂曰百鍊。專人守護。蓋嘉靖甲午夏也。」（下略）（《澧州志》卷二十一）

古蹟

其一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同官縣女迴山，在縣北四十里。相傳孟姜女負夫骸，回經此，追兵將至，山迴遮之，故名。」（《圖書集成》卷四百九十五）《陝西通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四十里。（《西安府志》）同官縣有女迴山。（《唐書·地理志》）俗傳孟姜女負夫骸經此而迴，故曰女迴。（《一統志》及《潛確類書》）」（《陝西通志》卷十三）《關中勝跡圖志》：「女迴山在同官縣北四十里。縣志，女迴

山橫遮無路，忽道從峽口出。其東爲神水峽。兩山峻削險阻，並于石門。」（《關中勝跡圖志》卷二）

《耀州志》：「女迴山以孟姜女負夫骸迴經其下，故名。俗傳秦兵追姜女，山忽迴遮秦道，姜女得免難，是大謬不然。」

其二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哭泉，在同官縣北境。相傳孟姜女負夫骸骨哭之，泉湧出。」（《圖書集成》卷四百九十五）《陝西通志》：「北高山（一名女華山）在同官北四十里，上有哭泉。相傳孟姜女負夫骸至此所，道渴哭之，其泉湧出。」（《陝西通志》卷十三）《耀州志》：「北高山上有哭泉，姜女負夫骸，道渴，哭之，湧出，其聲嗚咽，故名。」（《耀州志》卷二）

其三 《韓城縣志》：「孟姜女石上手迹，在大崩邨長城旁。孟姜女尋夫，哭而城崩。」（《韓城縣志》卷二）

其四 《澧州志》：「孟姜垸長四千一百九十六丈。原地形勢高下不一。」（《澧州志》卷四）

其五 《澧州志》：「嘉山（一名孟姜山）在州東南四十里。西南自白雲紅巖蜿蜒而來，鬱鬱葱葱，至此屹然而上。澧水環其下。上有孟姜祠，祠前峯名望夫臺，其側有鏡石，皆姜女遺跡。有竹名綉竹（一名刺竹），細葉如縷。蓋姜女針黹時念遠所爲，後遂成種。相傳孟姜女故宅在其麓。」（《澧州志》卷三）又：「望夫臺在嘉山。秦時孟姜女望夫處。旁有鏡石。足跡宛然。山上竹葉如絲，相傳攜針望夫，隨手劃葉，遂成種類，後人名之曰刺竹。蓋正氣所迸裂，猶仰號而城崩也。近僧苦憑者瞻伺，潛推鏡石墮水中。」（《澧州志》卷四）

題詠

《孟姜女集》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孟姜女集》二卷：「世傳孟姜女爲范杞梁妻，予暇日考之，蓋所謂俗語不寔，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傳》：『襄公二十三年，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杜《注》：杞梁即杞植。劉向《列女傳》：『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妻無子，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赴淄水死。君子稱其貞而知禮。』是杞梁去秦築城時，已三百四十餘年，安得以此牽合耶？考《孟子正義》，亦有『或云其妻孟姜之説』。譌以傳譌，知其來已久。然謂『或云』者，正疑而未必之辭，斷不得即以范姓加之杞梁也。今此集云：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郎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即其遺骸立祠以祀之。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盡略杞梁之名，而獨稱范郎者，殆有所考而云然歟。千百年來，廟貌猶新，靈異如昨。一種貞烈之氣，自在天壤間。予故録而存焉。」（案喬世寧《孟姜女傳》，亦言余覽《孟姜集》載異跡甚多。則此集自明嘉靖時已有之，今不知存否？爰就志乘中輯録題詠姜女詩如後，或亦其中之一鱗一爪歟？不可得而知矣。）

其一　傅振商《孟姜女祠》：「遥瞻絶塞暮雲間，萬死尋夫豈望還；招得遺魂從舊骸，千秋同對女迴山。」

其二　楊巍《孟姜女祠》：「烈女山頭猶有廟，秦人塞上已無城；經過莫聽漆河水，猶似當年痛哭聲。」

其三　葉夢熊《孟姜女祠》：「貞心苦節凜清秋，雲樹蒼茫洞壑幽；釵影不緣風日滅，（《同官志》云：龕中石隙祠人以火燎之，則有金釵出見。）手痕常傍岸沙浮；（又云：經滄水漲午，拍南厓而哭。今岸崩，徙迹仍不滅。）望夫臺上千行淚，追騎山前萬縷愁；（又云：秦追騎將及，忽山峯轉移，追者乃反。）試看澗邊東流水，如今猶帶哭聲流。」（又云：女至宜君山，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名哭泉。）

其四　王世懋《孟姜女祠歌》：「同官城邊姜女祠，正史不傳傳口碑。精靈直偶杞梁婦，節概寧比華山畿，秦皇昔日北備胡，長城自謂千年圖。明年役罷祖龍死，亡國却是驪山徒。空令白骨積城下，哀哀寡婦籲天呼。當時埋骨知多許，獨有貞名耀千古。長城不祀蒙將軍，兒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長城遺址猶可沒，姜女之名終不滅。」（以上俱見《陝西通志》）

其五　陶澍《嘉山懷古》：（山在澧州孟姜垸上，相傳姜女登之望夫，以針劃竹，至今竹葉如絲。又有鏡石。）「嬴政昔不道，耀武北築城。暴師斷地脉，起洮連東瀛。死亡日枕藉，白骨如山撐。悲哉孟姜女，尋夫萬里行。覓路不可識，一哭天地驚。風雲慘無色，鰲柱爲摧傾。大節照白日，耿耿今猶生。望夫有高臺，千載配懷清。我來捫薜荔，覽古懷精誠。村巫走伏臘，廟貌飛疏甍。桑梓自古戀，草木猶哀情。長城今故在，徽號久非秦。不及此山石，長傳貞烈名。」

其六　孫承恩《望夫臺》：「翳翳苦竹叢，迢迢傷遠別。竹葉紛如絲，心緒却可說。陟彼望夫臺，鏡

石泐冰雪。夫君苦征役，之子抗高節。山石何磊砢，江月何皎潔。月亦有時虧，石亦有時裂。寸心終不移，憂來無斷絶。塞上青春闌，江干芳草折。日暮歸未歸，啼盡杜鵑血。」【其二】「牽牛織女星，嗟爾太差池。僅此一帶水，終年不相知。而況新婚別，萬里以爲期。蔦蘿蔓不長，兔絲弱難持。轉輾如夢寐，君子行何時？祖龍毒四海，白骨委邊陲。望夫臺畔女，愁思當告誰？轉蓬離根本，臣任飄風吹。有石瑩如鏡，有竹刺如絲。竹爲啼烟落，石爲照芳姿。芳姿何須照，留取照相思。」

其七　孫士遠《望夫臺》：（用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韻）「煙籠繡浦鴛鴦飛，玳瑁梁間燕雙棲。征夫從役獨不返，思夫日日臨迴溪。溪上踞山山有臺，節烈爲藩貞爲基。長城萬里人何處？心繞秦塞眼欲迷。不怨靡鹽勞王事，但願夫行無蹺蹊。刀頭莫下天上月，叩關迺作杞婦啼。一隅城崩一肩骨，力盡同官志不攜。越今臺並嘉山永，年年蘭蕙長春萋。明石成鏡竹如刺，遺踪不由人安排。軒車往來觀風使，同登百尺采芳梯。」

其八　劉崇文《姜女祠有感》：「清徹江疑淺，亭高晃水紋。洗天一霎雨，照地半痕曛。漁舫將歌去，流鶯送語聞。客來應載酒，長嘯倚蒼筠。」

其九　李如圭《嘉山孟姜女祠》：「烈女何年失所天，哀號矢死未亡前。聲聲徹骨城傾堵，點點傷心地湧泉。黄壤無情迷夢蝶，青山有意怨啼鵑。杞梁久已同枯草，尚托清風入汗編。」

其十　何璘《題嘉山姜女廟》：「洞庭湖畔望夫山，山上貞魂碧漢間。邊雪乍迷鴻雁影，楚地遥去虎狼關。空留百鍊女郎跡，不見生還游子顔。竹葉有絲遺恨在，湘娥應共泪痕斑。」【其二】「二世經

營四海豪，沿邊白骨似蓬蒿。但悲苦役筋骸盡，誰識深閨跋涉勞。石鏡千秋明夜月，秦城萬里委風濤。（秦築長城，以舡載鐵東築，入海數十里，今爲海水衝嚙，土人取遺灰療治，名秦城石灰。）空穿地脉疲民命，剥得嘉山澤國高。」（以上俱見《澧州志》）

頡剛先生：

久聞先生研究孟姜女故事甚爲專精，搜羅材料亦既多矣；但以未見尊著《孟姜女故事專號》爲恨。茲偶閱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録《孟姜女集》二卷，專載咏題姜女詩歌，惜不得寓目，不知先生亦得見此書否也？旋以考究司馬子長、班孟堅故事，翻閱《陝西通志》，其紀姜女事甚多；又考之《西安府志》，亦有所續獲。於此，悉相傳姜女爲澧人。因轉究《澧州志》等，取材不少。又世傳姜女卒於同官，其晚節紀載，當以《同官縣志》爲詳。亦無從檢閱。現就所見志乘，掇拾之以成此文，聊備先生研究之資。但未見尊著，或係重複亦未可知耳。專此奉聞。即請箸安！

鄭鶴聲謹寄

一月二日

孟姜女邊塞風沙

徐玉諾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
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按楊泉《物理論》說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如是歌。又張籍《築城曲》亦云：「……來時一年深磧裏，着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户，今日作君城下土……。」都是說秦皇強迫人民築長城，犧牲了許多男兒；想來，孟姜女送寒衣的事實是應有的。

可是最近我們底朋友吴立模先生在《星海》上，做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說孟姜女就是杞梁妻；詳審博採，錚然有證，已不容有絲毫異議了。只是，這件事，——雖說絕無理由反對，——我却心中有點不喜歡。因爲我愛孟姜女故事，遠過於杞梁妻哭夫；杞梁妻善哭雖常見於漢唐以來詩人詠歌，我讀了每不在意；至於孟姜女送寒衣，我並不曾見或人所作小說傳奇，八九年前我還是個牧童的時候，在俺那只有兩磚縫窻孔的牛房裏，我親愛的祖父曾給講過。（故事內容正與下邊所述相同。我在此要聲明一句，他不識一字；並且在我們家那數百里內，除舉人讀過《五經》外，恐怕自古没有一個讀過書的人；決不曾受小說傳奇的影響。）那時在聽說之下，我想着，一個年青没見世面的小媳婦冒着風霜，一步一步顛連困苦地踏上了萬里山嶺沙灘，一陣風，一塊石子，一次跌倒，莫不點點刺心；心愈

急，走愈難，到得長城那一哭愈痛快！一直到現在——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先農壇與羅絕武有一次——我每引以證明我底狂論：「人類假若以感情的發泄和滿足爲目的，那物質文明的進步是毫無益處的。」

幾句閒言道罷；且說我在廈門舊書店得了兩種孟姜女故事的歌本：一本叫做《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一本題爲《孟姜女》，彼此內容大同略異。今述如下：

華州范公生有一子，取名杞郎；朝朝暮暮在書館攻書。一日秦始皇有詔到來，要杞郎去築城牆；杞郎辭了范公起程，自思我讀書之人，怎能作得城池；乘夜逃脫，及明暫入一家花園內藏身。

却說這個花園是在務州緒光縣孟家莊上；孟家女兒姜女生得美麗標緻；恰好這天來花園池塘內洗澡，被杞郎看見。姜女連忙從楊柳樹上取下衣裳穿好；問道：「你是何州縣人？」杞郎答道：「小生住在華州村，西京秦皇無道理，三丁抽二築城牆；日裏挑泥夜間築，十分辛苦災難當；一身獨自偷逃走，夜裏行路日間藏。萬望小姐行方便，日落西方好回鄉。」原來姜女立願，看見白肉的便是夫君；因而又驚又喜，便向杞郎求婚。杞郎實在也愛這姜女，當下就應許了。姜女稟報父母，大家喜歡。當日拜了華堂入洞房，夫妻同枕，意密情濃，不知不覺天已發亮了。

蒙恬將軍次日點簿，知已逃走了范杞郎，即時四方差人去拿，杞郎和姜女剛剛起床，差役已經到孟家門內了。杞郎被繩綑索綁得昏昏迷迷，又對姜女說：「我今長城人櫃去，娘子再招別親

成。」姜女說：「若煩長城造完備，反來夫妻再團圓。」杞郎同差人走去，十步九回頭；眼裏流着目渣，十分難捨。

自此以後，孟姜女孤孤另另，自己在家裏煎煞；天天臉上眼淚就没有乾過。洞房不敢再住；因爲鴛鴦枕，是同杞郎枕過的；那鳳凰被，是同杞郎蓋過的；這些統統不敢看見，看見了更是傷情。花園裏又是百花怒放了，但是也不好意思再去遊賞；因爲那天在花園裏纔認識了杞郎；簡直不敢想起，想起了更是難受。這樣又不是，那樣又不是，在孟姜女自己看來，日子這樣長，實在是難以過去。

一天早起，孟姜女心思紊亂，一夜不曾安眠，正是强打精神起來梳頭；忽然飛來了一隻鶯哥，落在窗外梧桐枝上叫着：

知機——知機——

杞郎——杞郎——杞郎——

知機——知機——

孟姜女聽見很驚異，爲什麼這小鳥知道杞郎底名字；「莫非是……？」想着，連忙放下玉梳，披着蓬髮走出來；看時，那鶯哥已不見了。她以爲這一定是神人來點化，告她説杞郎的惡消息哩。自此孟姜女更天天哭泣，不能自止。梧桐葉蕭蕭飛落滿院，顯然又是秋天了；她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十分愁苦地在給杞郎縫寒衣。穿針引線，千針，萬針，相思的絲絮竟織成了寒衣的絲綿。一天

晚上寒衣做好了，告訴了父母要親到長城那邊，親去送寒衣。父母說：「你真癡癲，長城途沓到天邊；男人要行兩個月，女人行去得半年；幾多山林人打劫，幾多障嶺高半天，幾多坑洞已無橋，幾多渡口又無船，幾多荒村無客店，幾多飢虎在路傍；十人行過九個死，你要送命入黃泉。」姜女說：「要去不怕路途遠，心若堅時石也穿，無店只在山中宿，無蓆只在草中眠。」

父母見姜女這樣堅心，沒法可生；反來留她在家，也實在不能過活的。次日姜女收拾行李，便叮嚀了父母，向長城去了。這一路：「舉步未到第一庵，道人占卦愁心腸；姜女將錢買一卦，爲尋丈夫范杞郎。」道人就與小娘說：「占得一卦空落亡；想你丈夫前頭死，勸你小姑轉回鄉。……」姜女聽說不作聲，一路罵道：「不是人！尋得范郎此路轉，回來放火燒你庵。……」

第二行路泗州堂，泗州靈感好燒香；啓手拈香下頭拜，尋訪丈夫范杞郎；「范郎在時打三陰，范郎若死打三陽」；連打三陰無一至，姜女流淚不做聲，「尋得范郎此路轉，泗州佛像便裝金」。

第三行到蟒蛇村，蟒蛇塞路亂紛紛；「拜告山神共土地，收除蟒蛇與奴行」。

第四行到飢虎村，飢虎攔路要傷人；走入村頭山王殿，「拜告大王救奴身；……」

第五行到雪裏村，無店安歇路浠泥；姜女只在路上宿，石作枕頭草作蓆。……

第六行來到山林，把寨將軍出來攔；可惜年少孟姜女，尋訪丈夫路多難；「留那娘子歸寨宿，明日送她出塞關」；姜女見說答將軍，「紅日沉沉落西山；我今在你山寨宿，恐怕旁人說閑言」；寨主見說起謀心，要與姜女結成親；「我今與你作夫主，你今與我作夫人」；姜女見說便分訴，別人

娘子莫圖謀；「那見一弓架兩箭，何曾一馬揹雙鞍；只見男人婚二女，何曾一女嫁雙男；……」寨官見他不順從，就拿寶劍要殺他；姜女就說：「情願死，不做將軍帳內人！」寨官無奈便回心，世間那討這般人；「你去長城尋夫主，回來與我結義親」。

姜女行到梅花村，上店不借女人宿，小店不宿女人身；無奈上路便回轉，過了山林到鄉村。

行行行到瀟湘口，瀟湘塘口已無船；「拜過龍王廣神通，化作橋道變成船。四海龍王有靈威，乘夜便把姜女渡，搖船蕩槳作梢公，載得姜女過河去。……」

孟姜女一路行來，千辛萬苦；差不多一年光景，才來到這大沙漠；一眼看不到邊，盡是白沙，寸草不生。遠遠看見一道長城，强打精神走來，見許多男人都是衣不蔽體，在那冷風裏戰慄着；扛土的扛土，打杵的打杵，真苦痛難言。姜女忙上前向一個工人問道：「尋訪華州范杞郎。」工人說：「范郎作工在西方。」東西南北都尋遍，細心訪問知死亡。姜女現在已力疲心灰，無奈坐在沙上，暫作休息。忽然一陣痛上心來；想着「杞郎是一個讀書之人，怎來到這雪天沙地，錐杵搬泥；想當初花前——洞房、枕蓆，怎落個死無身首——一片荒沙，昏天暗地——杞郎，你死在那裏……？」不禁長號一聲！……一霎時旋風大作，捲沙飛石，天地漆黑一陣；太白金星親指孟姜女，教他瀝血認骨；姜女虔心用衣裙包了；……過時，只見長城摧倒八百多里。

蒙恬將軍得報，轉奏秦皇；說死罪孟姜女，哭倒長城八百多里……。姜女拿到，秦皇一見生心；不惟不加罪，反要娶她爲皇后。……姜女告秦皇說：「要得從你，除非聽我三件：一件，斬蒙

恬；二件，建起十丈高大墓台；三件，許我嚴紫祭奠……。」一切都齊備了，孟姜女穿帶如結婚時模樣，親上台拈香，奠祭畢，從台上一跳而下……

我已經連藥帶湯將這個故事講出來了；我以爲無論她真不真，我們乾認她爲孟姜女故事，孟姜女萬里送寒衣，孟姜女哭長城好了。

孟姜女故事，與杞梁妻故事，實在是兩個；唐僧貫休之錯用「長城」，《孟子義疏》之錯用「孟姜」，正同此歌之用「華州」一樣。中華五千年來巨細事這樣多，那能盡曉得！曹植《精微篇》云：「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李白《東海有勇婦》云：「……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梁山」在今陝西西北邊地；「梁山崩」載在《左傳》（成公四年），與「襲莒」、「築長城」都不相干；「把酒問青天」的浪漫詩人李白，自然不管什麽山什麽城，只要「一哭而崩」就得啦，唱「壯夫猶薄而不爲」的陳思王，也應該崩到梁山嗎？得啦！得啦！我們說「差不多就是那一回事」，就得啦。

孟姜女故事並不是生得晚；漢魏唐以來詩人心中並不是没有它；有而不敢用，用而附會於杞梁妻的惟一原因，是它不見找於劉向《列女傳》。這已是不可挽回的事。他如同官山孟姜女廟祀，屢見於明清人筆記中；皆可旁證。河南杞縣所祀孟姜女以蒙恬將軍侍坐，雖大不類，要皆有所本云。

想來孟姜女故事被元明人補爲傳奇，却是有的事。我不曾讀過，不敢斷定。但去年秋天我偶遊南普陀寺，見一讖語（一首詞）題爲孟姜女送寒衣；問之僧人，說已是明朝的刻版了。張漢重校《南開譜》載兩闋，題爲《孟姜女傳奇》。

其一云：

懷恨孤貧命，圖一子晚景，温存如悼，不遂平生願；到如今子母兩離分。

又一云：

咱每本是簪纓裔，官差來此苦寒地；儒身掛荷衣，勉隨隊裏；河堤運泥，築城萬里；大家努力。

不註撰人，第一首不可解。「每」字作「們」，惟元雜劇用之，此或是元人筆墨也未可知。

厦門舊有《御前清曲》木刻本，現流行者爲石印本，有十二集；採擷元明雜劇散套譯爲土語，製譜歌唱；據某君詩序云，康熙朝曾一次進御，故取名「御前」。內有《孟姜女曲》三闋：

其一云：

恨殺秦王可（疑爲「个」字之誤。）無道理，害我夫君杞郎去作城池；悮阮（厦語俺也。）一身來到止，（是這裏。）未知值（何也。）日得相見；說起來阮泪滓（眼淚也。）只處珠淚滴！阮泪滓只處珠淚滴滴。

又一云：

我杞郎爾一身被遭奸臣，害爾性命去到陰司；悮阮青春少年時；夢卜和諧到百年，愛卜相見，阮值非着。

又一云：

冬天寒雪落滿山，爲着君寒，爲着君寒，即會到只（「只」，與止同。）；爹媽，爹媽，恁值去，袂（「袂」意云「不曾」也。）得相見；相見君一面？無耐秦王國法，可不是焚書坑儒，焚書坑儒，又來創造這長城。悞阮一身，悞阮一身，到今旦，悞阮袂得相見，恨殺秦王可無道，汝掠我夫主抽來邊關做長城；阮身到只，今卜（「卜」作楳，要也。）向誰通訴起，思憶夫君恩情重，恩情重，搬盡山嶺，搬盡山嶺，强企搶命，亦卜尋見，今旦來到只，來到只，那見骨骸擋路，堆積如山；在這萬里長城舉目一看，冷冷清清，越惹得我思憶杞郎个情緒。阮單身今卜值處通尋見？阮夫妻，阮夫妻親（「親」，好也；如「親名子」屢見詩歌。）像許（「許」者意如「那」，厦音如「嘿」。）牛郎織女星，却被着許銀河阻隔斷。值時會得相見面？除非閻王殿前訴女埋怨；許時即會得相見我君面。差拚盡山嶺路險，阮是實惡行，烏巾來包頭，寒衣阮又都負起；因爲無道昏君，即會阮行來到只；當不得山高嶺峻，臘月冬天，身在中途苦萬千。月裏數苦難，誰可憐，淚淋漓。見許前面將軍來到只，須着小心，必須着小心，近前來去問伊；啜得我淚淋漓，啼得我喉焦氣都嘶；全望將軍，望托將軍，恁可憐孟姜女！可憐孟姜女！

看如此淺淡語言，決非詩人所作短詞；尤其是末數板，確是舞台上必須有的叙述；是詞從傳奇中抄出無疑。按《元曲選存目》，本有鄭庭玉底《送寒衣雜劇》，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所列鄭廷玉雜劇只有《後庭花》，《看財奴》等五種，可惜孟姜女一劇早已失傳。又按《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載有孫季昌一篇散套，集雜劇名《詠情》；雜引：「鴛鴦被……蝴蝶夢……西廂待月，……倩女相思病……」等百種雜劇

名目。中有一首《小涼州》云：「他便似柳毅傳書洞庭，千里獨行；吟簫伴侶冷清清。我待學孟姜女般真誠性，我則怕啼哭倒了長城。」看來這孟姜女哭長城是另一種雜劇；因孫君此套，是用雜劇名《詠情》，非採用雜劇故事者；如「千里獨行」亦一雜劇名目；此非鄭庭玉《送寒衣》可推想而知。元刊本《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首有元至正年春天鄧子晉序文，中云：「《太平樂府》一篇，分宮類調，當代朝野名筆，而不複出諸編之所載者。」孫季昌想亦白仁甫、關漢卿同時人；因而知孟姜女故事被元人補爲雜劇的不只一種；在動人悲傷故事中，當不在《漢宮秋》、《梧桐雨》之下。晚近小曲彈詞關於孟姜女者，當本於是。

我是極愛民間文學的；假若說孟姜女就是《左傳》上的杞梁妻，那末范郎築長城，孟姜女萬里送寒衣的故事便没法附麗。我以爲純粹把梁妻故事宜尊《左傳》、《檀弓》所載（說不定劉向所記不是受着無名的流傳孟姜女故事的影響）；至於姜女故事當如上述民間傳說，未知大雅以爲如何。

此文本鄰君閩南文學之一段，吳因讀了吳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之餘興，竟爲拉雜抄了這麽多。

思、考、淺、疏；吳先生是我切近的朋友，當樂於指教。

圖畫

一

這一幅圖是從《古書叢刊》中影印的阮氏文選樓刻本《列女傳》中轉載來的(見第八十頁)，文選樓的底本是南宋建安余氏刻本。

秦漢人所作的神話畫與故事畫甚多。《山海經》是神話畫的說明，這種畫現在還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山東《孝堂山畫像》及《武梁石室畫像》中。故事畫則武梁畫像中甚多，其紀婦女的有梁節姑姊、齊義繼母、梁高行、秋胡妻等，均見《列女傳》。

《列女傳》是西漢末劉向所做的，他的傳原有附圖。《太平御覽》卷七〇一引《七略別録》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云：「《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可見《列女傳》的書卷中既有圖，屏風和四壁也有作《列女傳》的圖的。班婕妤《自悼賦》云：「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也即是這一類的圖。

這樣傳下去，到了東晉之末，有顧愷之的《列女圖》(見《通志圖·譜略記》有類)。因爲顧愷之是最有名的畫家，所以《列女傳》的圖也以他的爲最有名，說不定他人所作都冒稱他的名字，也說不定

他人所作都模仿他的作品。

宋米芾《畫史》云:「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可見唐既摹顧,宋又摹唐而把他縮小了。

文選樓根據的宋本,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是猶自承爲顧氏的真本。阮福跋云:「此本除去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米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這本或是扇頭刻畫的留遺。

阮元在編定清内府書畫時,曾見唐宋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多種。阮福跋中引他的話道:「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宫室樹石爲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扇之類,亦絕似《虎頭畫洛神賦圖》,定爲晉人之本無疑。」照他的話,顧畫雖以累經傳摹而失真,至于它的儀法格局還不至有大改變。又江藩跋云:「見趙文敏臨愷之《列女傳·仁智圖》,……各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服與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顧畫之縮本。」此語亦可與阮氏父子所言相印證。

我們很快樂,得見晉代名畫家顧愷之留存的這件故事的畫法。我們更快樂,得見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們想像中的孟姜女哭城的樣子,以及磚石歷落亂飛,崩成了兩個窟窿的樣子;而淄水就在城的旁邊,蕩樣的波瀾已在等候她跳下去了。

我們希望將來整理清宮的古物時,得見阮元所見的唐宋人臨顧愷之的《列女傳圖》,而其中「杞

梁妻」的一幀，得製成三色版而插入《歌謠週刊》，做我們整理他的故事的一點好意的報酬。

頡剛記

一九二五，三，一七

二

這兩幅圖是從廣東刻本《孟姜仙女卷》中轉載來的（編者按：原書圖未附）。圖的後面各有一讚，如下：

（一）萬里侯喜良

廣發慈悲救萬民，頂災頂刼惟仙心。

千古是有萬王廟，萬載流傳至於今。

（二）孟姜仙女

萬里尋夫說孟姜，冰清玉潔豈尋常！

貞心不負天宮義，傳得清名千載芳。

因爲這本卷中說萬喜良是芒童仙官，孟姜女是七姑仙，他們爲替萬民頂災頂刼而下凡，死後依然歸到本位，所以圖中把他們畫成仙童、仙女的樣子。我們看着，可以知道神話中的孟姜女夫婦是這般樣子的。

當劉策奇先生初把這本寶卷寄給我時，我很驚奇，爲什麽廣東的寶卷竟與江浙通行的唱本中所序述的除了神話的成分以外都是一模一樣；孟姜的夫也姓萬，也是蘇州人；孟姜的父也名孟隆德，也是松江人，而他們的僕人也喚做孟興。我當時的解釋，惟有以爲江浙唱本的勢力的廣大，可以遠及兩粵而已。

後來廣州容肇祖先生翻閱此卷，以爲裏面絕無廣東方言，決非出于廣東人之手。海豐鍾敬文先生來函述及那地的孟姜女故事，有哭崩長城八百里之說，但卷中也無有。新近劉策奇先生又把桂林刻本的《花旛記》寄給我一本，內中也有「城牆哭倒八百里」的話，可見這是兩粵一致的傳說。《花旛記》又言孟姜女爲務州人，其夫名范杞郎，是華州人，均與此卷不同。可見這本寶卷雖由廣東刻而傳到廣西，實與兩省流傳的故事没有關係。

這本寶卷説孟姜女是蘇州人，我因疑爲蘇州人所作，託人到蘇州專賣經懺善書的瑪瑙經房去問，那知回信説没有。正在惆悵間，忽在一堆亂書目中找出一紙上海城隍廟中翼化堂善書坊的書目，內有《孟姜女卷》一條，大喜，即託人去買。上星期寄到，取來與廣東刻本一校，文字、行格、圖畫，完全一樣。翼化堂本是「壬子（一九一二）仲秋新鐫」的，廣東明星堂本是「民國乙卯年（一九一五）冬月重刊」的，更足以證明廣東本即是用上海本翻刻的。幾個月的疑團，到此始得打破：這本寶卷雖流傳到了廣西而依然是江浙的東西！

借着刊登圖畫的機會，把這事的經過具説如上，以見故事的錯雜和考證的困難。至于翼化堂新

鐫本是否出于新著，或也是翻刊舊書，這還要待將來的證明呢。

頡剛記

一九二五，四，八

三

這圖是《哀情小說孟姜女》(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的封面(編者按：原書圖未附)。

這本小說裏尚有圖像多紙，都作古裝，惟獨封面上的像卻是時裝，粗看似乎它矛盾了。仔細一想，原來是戲劇化。戲劇中的關官，總是丑角的多(如《四郎探母》、《趕三關》、《查關》之類)。丑角的對手方的女子，總是花旦的多(如《打花鼓》、《小放牛》、《打麵缸》之類)。丑角與花旦是滑稽玩笑的角色，所以他們的衣服都可今可古，不甚受時代的限制。例如溪皇莊中的老媽，三堂會審中的醫生，在許多古裝的人中獨獨穿着時裝。孟姜女一劇，我雖未見過，想來也許落入這一個窠臼。關官謔語調笑行路的女子，既必爲小丑，而孟姜女過關唱小曲，直言四季思夫之情，亦有類于花旦，于是他們就成了這一幅圖畫了。

我們在這一幅圖畫裏，可以約略看得戲劇中的孟姜女的樣子。

頡剛記

一九二五，四，廿三

四

這是《三希堂法帖》中所收的王羲之《曹娥碑》的一段。因爲本期中引及「杞崩城隅」一句話，所以把它鑄了鋅版，登在這兒（編者按：原書圖未附）。

《曹娥碑》，是東漢末邯鄲淳做的。那時上虞有一個巫，名喚曹盱，他于五月中乘舟迎濤神伍子胥，溺死了。他的女兒曹娥，只有十四歲，在江邊哭了十七天，投江死了。這江因此就叫做曹娥江。邯鄲淳做的碑文，要形容她啼哭的慘，所以用了哀姜和杞梁妻兩個典故。

他這篇碑文很有名。蔡邕看後，題上八字：「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暗伏「絕妙好辭」四字。（見《世說新語》）

王羲之寫的這文，是出現得很晚的，較古的書上都沒有提起過。直到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中纔說到，其文如下：

余爲庶常時，館師韓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跡絹本示余，乃宋德壽殿題。元文宗命柯九思鑒定書畫，賜以此卷。趙孟頫跋，記其事甚詳，且云：「見此如岳陽樓親聽仙人吹笛，可以權衡天下之書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難摹，略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間耳。……（《臨王右軍曹娥碑跋》）

讀了上一段，可見這是宋代始發見的。董其昌所臨既非真蹟，當然是拓本，又可見此碑在明代已有

石刻。三希堂所著録的，是絹本真蹟，還是石刻拓本，現尚未能知道。

王羲之的僞帖原是極多的，這文是不是真爲他的親筆，或者竟是後人摹彷了他的《樂毅論》的筆法所寫，也是難斷。我們印在這裏，原不過和顧愷之的圖畫一樣，看一個約略的影子而已。

至于東漢時所建的原碑，是早已失去了。

頡剛

一九二五，五，廿八

五

這是從《孟姜仙女寶卷》中摘出來的兩個半頁，印在這裏，讓讀者看看寶卷的原本樣式(編者按：原書圖未附)。

寶卷中皇榜、祭文、書信，都照通行的式子書寫。這裏印的「正統十年」的祭文，即是秦始皇在捉到萬喜良之後祭天告神的話。秦始皇有了「正統」這個年號，於是明英宗就勦襲而用之了。

徵求

(一)在張四維先生搜集的雲南箇舊歌謠中，有以下的一首：

你是山中一塊柴，拿來人間做骨牌：
蘇索弔起梁山伯，腰中緊記祝英臺，
低頭吃水孟姜女，眼淚汪汪蔡伯喈。

可見孟姜女的故事有畫在骨牌上的，而骨牌上的孟姜女是在「低頭吃水」，正與陝西哭泉之說相符。我們徵求這副骨牌。

(二)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二傳記類內有《孟姜女集》二卷，錢氏所作的解題如下：

……此集云，女姓姜，楚地澧人，行一，故曰孟姜。秦始皇築長城，夫范郎往赴其役；久不歸，製寒衣躬往送之。至則范已死，痛哭城崩，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土人即其遺骸，立祠以祀。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盡略杞梁之名而獨稱范郎者，殆有所考而云然歟？千百年來，廟貌猶新，靈異如昨，一種貞烈之氣自在天壤間，予故録而存焉。

讀了這一段，可見這書是湖南的孟姜女與陝西的孟姜女匯合而成的故事的結晶。他說「自元及明季詩文盈帙」，可見這是元明兩代文人對于他的歌詠的總結集。這書在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上是何等的

重要呵！錢氏述古堂的藏書是爲士林珍貴的，講究版本的人多能記其去處，他收藏的這本書現在還在那一家，有人能知道嗎？若是因爲它是明末刻本，在版本上沒有什麽價值，所以任它散失，又不知道這書的版子現在還放在同官山的廟裏嗎？我們徵求《孟姜女集》。

(三)聽章廷謙先生說，紹興地方的風俗，死了人喚道士來作法事，內有「翻九樓」一項，在大桌子上放小桌子。小桌子上放大椅子，大椅子上放小椅子，這樣的疊至九層，作技的道士爬上去作出許多花樣。花樣中的一種，喚做孟姜女紡花。我問紡花的式樣是怎樣的，章先生亦不能知其詳。我們徵求孟姜女紡花的照片與說明。

(四)本年四月二號，秦腔男伶崔靈芝與一千紅在天橋歌舞臺演《哭長城》，我很想去看，後來給別的事情阻住了。《戲考》所載的《孟姜女劇》，出于南方伶人所編，山陝梆子班所演想來總與此不同。我們徵求崔靈芝哭長城的劇本。

(五)在本年四月五號的《申報》上，見越舞臺戲報中有《萬里侯》的劇目。越舞臺是紹興班，這《萬里侯》一劇是孟姜女的故事嗎？我們徵求《萬里侯》的劇本。

(六)本刊附録二所登的《唱春調工尺譜》是一種極簡單的譜，是一種原始的譜。伶人和妓女歌唱時所用的譜，當然加進許多花的工尺，如老六板的變爲花六板一樣。我們徵求花的唱春調的樂譜。

(七)去年常維鈞先生給我兩則通行北京的孟姜女歇後語：

一、孟姜女拉劉海——哭的拉笑的。

二、孟姜女的男人——塡了餡了。

這類的歇後語想來各處都有，聚了攏來也可幫助我們瞭解民衆心目中的孟姜女。我們徵求孟姜女的歇後語。

（八）鍾敬文先生從廣東海豐寄來一首關于孟姜女的邪歌，道：

四角面巾塗裹拖：
上繡龍，下繡蛇，
中央繡出孟姜女，
邊頭繡出人讀歌。
四角面布塗裹拔：
上繡龍，下繡魚，
中央繡出孟姜女，
邊頭繡出人讀詩。

鍾先生注道，「塗裹，地上也」。他雖沒有把「四角面布」說明是何物，但我想，上面繡了許多東西而任它在地上拖的，或許是裙吧。孟姜女是一個先喪夫而後自喪的人，在通常眼光中這人很是不吉利的，婦人們把她繡在裙上，也是很可驚異。但不知繡的樣子是怎麼樣。我們徵求孟姜女的繡品和繡

品的照相（或粉本）。

（九）聽徐旭生先生說，他家裏有一個北方老媽子，說孟姜女是從葫蘆中生出來的。可是她對于這個故事說不甚清楚，所以徐先生未得記録。孟姜女生于冬瓜中，這是江浙間一致的傳說，看寶卷即可見。她生于葫蘆中，想來是南方的冬瓜的傳說傳到了北方以後的變化了。我們徵求孟姜女在葫蘆中出生的故事。

（十）聽傅彥長先生說，一二年前，《申報》中王一之先生的通信，曾題起波蘭華騷（Warsaw）美術館內有孟姜女故事的圖畫。這畫是中國人畫的還是外國人畫的？畫中的事蹟是怎樣？這故事的圖畫共有多少幀？我們都要知道。我們徵求華騷美術館內的孟姜女圖畫的照片及說明。

頡剛記

一九二五，四，八——廿九

第三册

孟姜女故事

研究集



自序

我敢說，若是我發表了第一篇孟姜女研究論文之後没有人和我通信，我至今還是在黑弄裏摸着，我决不會發見這許多條新路，我决不會吸着這些清爽的空氣。

我真感幸！我得着這幾十位同志，他們響應着，引導着，引我到一個料想不到的世界。於是我們共同開闢這世界，開到現在，已經粗粗地造成一個新市了。

我深信這個新市的造成一定給别地方的人以一種興奮，他們或照樣地建築，或想出更好的方法來建築。「世界是進步的」，將來我們的新世界當然要看做舊世界呵！

但是，用了歷史的眼光來看，新的和舊的各有各的時代價值。我們在今日能够做到這樣，我們在今日的時代裏，也可喊一聲小小的成功了。

我無論如何不敢忘記這幾十位同志給我的恩惠。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將來也許完成到七八分(十分完成的事是世界上没有的)，但若没有諸位同志給與我許多指示，我只有比顧亭林們考據孟姜女故事的文字多走上一步罷了，我們的成績依然是限于書本的。書本雖博涉，總是士大夫們的「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本不是士大夫們造成的，乃是民衆們一層一層地造成之後而給士大夫們借去使用的。幸賴諸同志的指示，使我得見各地方的民衆傳說的本來面目！

必須多看民衆傳說的本來面目，纔說得上研究故事！

顧頡剛

一九二八，六，廿五

廣東海豐的孟姜女傳説

頡剛先生：

讀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甚佩！這一條「流傳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幾乎傳遍了中國全部」的老故事，本是千頭萬緒，很不容易捉摸的，給先生這麽一度整理，竟如剥繭抽絲，毫不紊亂；而且替它解釋了許多「所以轉變」的理由，尤見精心獨到。其實呢，像先生這樣整理的方法，是對于中國現在學術界很有裨益的工作；尊作在工程上有無完全奏功，還是比較的次要一點的問題。

我没有多大能力給《歌謡週刊》的《孟姜女專號》做一篇有系統而且重要的文章，像尊作一般模樣的；我只想找尋到一些素材，以供大家之探索。可是，在我這樣窄隘的希望内，還不能如願以償——我所得到的關于她的故事的材料，太少，太少了！請看下面所寫的便見。

《十二月山歌》中之第七首道：

七月裏來秋風吹，孟姜烈女送寒衣。

哭崩長城八百里，不見范郎來穿衣。

這首歌，因爲篇幅過于短簡，找不出和普通關于她的傳説的大歧點；但也有兩點是略應注意的：

A．孟姜女有送寒衣的一回事；

B·她所哭倒的城牆長凡八百里。

我爲的自己幼年聽過的關于她的傳說，那些印象已經迷濛得連輪廓都記不起了，現在要再會知道呢，只好向朋友去問。以下便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關于她的故事的話：

孟姜女，是古代的一個「孝女」。她的父親給人埋築在萬里長城的下面；她傍城大哭，城牆爲她倒塌了八百里遠，她在那裏發見了她的父親的死屍。後來那已倒塌了的城牆之缺處，幾次補築，終于隨建隨崩，不能够仍舊完好。其缺處猶至今依然云。

在這一段話裏，給我們得到一個不小的驚愕，就是，把「征父」代替了「征夫」，把「烈女」變成了「孝女」，這和兩千餘年來相沿的傳說是如何的差異呵！倘若不是他（我的朋友）記憶的錯誤，便是一個極可注目的變態了！其次，她所哭倒的八百里長城的缺處，屢築屢崩，終不能够再行補好，這種極端的「精神感天說」也是古來關于她的傳說上所不曾見過的（就先生所舉及我個人所知的範圍內說）。

以上兩段材料，自然是十分的支離破碎，無當大用；但于我總算盡其搜集的能事，于先生——或者不只先生——也許不無少助參檢之用。爲此，我終于願意給你寫去，雖然自己很明白，這不過是像「野人獻曝」一般愚蠢的事情。

如蒙下教，至感！敬頌撰祺！

一九二四，十二，十五，敬文于海豐，公平

李白詩中的崩山之說

頡剛先生：

前天寄上一信，——關于孟姜女的故事的——想已邀閱了。

今天偶然掀開《樂府詩集》一看，見李白的《東海有勇婦》起首四句云：

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

金石忽暫開，良由激深情。

讀此，可以知道在唐朝的時候，關於她的故事，除了「崩城」之說外，還另有一種「崩山」之說——所崩的便是梁山。這種傳說，是否始自唐人，我們無從考見；其在傳說上，也不過是一個類似的小異點，無關於全體的重要。但在我們——其實，只當說你——有意窮究他的源委的人，不能不并注意到罷了。

敬祝著安！

一九二四，十二，十八，敬文於公平

頡剛按：崩山之說確是一個大發見，我初見李白這詩時，很懷疑這種傳說的曾經成立，因爲在別處絶沒有見過。但後來又知道《曹子建集》中《黄初六年令》有云：「杞妻哭梁，山爲之崩」，乃知此種

傳說自漢魏至唐未嘗歇絕，不過古籍缺佚，找不到詳盡的記載罷了。推其原因，由於漢人過于重視「天人感應」的奇跡，所以崩城不足，繼以崩山。唐以後，孟姜女的故事完全偏于「閨怨」方面了，所以這個傳說就無形地消失了。

《小浮梅閒話》中之孟姜女與范夫人

頡剛先生：

前月疊上關於孟姜女故事之函二通，當皆已達覽矣。

日間獨坐，偶憶起數年前讀過之俞樾《小浮梅閒話》中一段書，對於我第一信七月歌中所言深有關係。其文曰：

俗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爲之崩。……

所述大略相同。豈在清代（？）之普通民間傳說中，孟姜女又已變爲送寒衣之女郎歟？蓋由征夫之范郎，因想到孟姜女之送寒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其下文又曰：

所謂范郎妻者，究不知爲何人。《漢書·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范郎妻疑即范夫人；乃夫死而完其城，非夫死而一哭崩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

此段考據，雖不必十分確鑿可靠，然亦頗足備覽也。

此後，仍當努力以所得到之關于孟姜女故事之材料見告——尤其是從民間口頭上得來者。

敬祝著安！

一九二五，一，一三，敬文于公平

頡剛按：孟姜女送寒衣的傳説，從搜集到的材料看來，在元代已經有了。杞梁的變爲范郎，由于古文「杞」作「芑」（《琴操》便如此寫），俗人不識，誤爲「范」字；至「梁」之爲「郎」，乃是叠韻的轉變。范夫人原與孟姜女絶無關繫，不過學者們欲對于孟姜女故事作理性的解釋，故匈合此事，以爲「崩城」是「完城」的傳誤罷了。其實故事原是不能這樣解釋的。

#《曹娥碑》中之哀姜

頡剛先生：

昨讀尊著《孟姜女故事的轉變》，說杞梁之妻的大名，到宋時孫奭才根據傳說稱她爲孟姜，後來就爲知識階級所承認了。

但是我昨天臨《曹娥碑》，偶見上面有二句，是：「哀姜哭市，杞崩城隅。」這「哀姜」二字似乎就是指杞梁之妻。《曹娥碑》文是後漢邯鄲淳代度尚撰的，那麽，杞梁之妻的名爲「……姜」，不待宋的孫奭根據傳說才註出，在漢朝已經有了。

專此，并頌撰祺！

劉策奇

一月九日

頡剛案：我初讀《曹娥碑》時，確有和劉先生同樣的欣快，以爲於此可知「孟姜」之稱遠在宋前，而且得到她的謚法曰「哀」。那知後來一查，竟是不對的。《左傳》文公十八年云：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

於此，可知哀姜爲魯文公的夫人，她因爲夫死子又被殺，被迫歸齊而哭。邯鄲淳的文中說得很不明瞭，很像是因爲「哀姜哭市」所以「杞崩城隅」的。推其原意，本是連引兩事，應該說「哀姜哭市，杞妻崩城」的；只因上邊的句子的韻是「餘」、「衢」、「都」，所以不得不湊上一個「隅」字押韻；但湊上了「隅」字又不成四言了，所以只得把「妻」字犧牲，然而文義卻隨之而模糊了。然而這篇碑文原是漢人所稱贊的「絕妙好辭」啊！

文人的興會與傳說

頡剛兄：

關于孟姜女的考據，極精詳，佩服之至。因此更盼望讀其下篇。弟以爲此類故事之轉變由于文人作品者爲多，——如孟姜女事之由貫休一詩，遂轉移其時代到秦朝，即是一例。而文人所作，羌無故實，只憑他一時興會，想像所及，隨意掇拾，恐未必可作爲一時之傳說。但其影響所及，則使後人由此傅會，或竟成爲一種傳說亦未可知。如現今郭沫若喜歡編故事劇，內中云云多與舊時本事不符，也未必便爲今時傳說。至更數百年後若其作品有流傳價值，不難使後人增飾傅會以成傳說。未知兄意以爲何如？

弟郭紹虞

一九二四，十二，廿四

臨澧與澧縣的孟姜女古蹟

頡剛先生：

頃從《歌謠週刊》讀《孟姜女專號》，知道關于這個題目的材料尚在蒐集之中。我有幾條零碎資料，寫在下面，還得要先生自己費力去查，也許有些微貢獻，亦未可知。

我家在湖南石門縣（洞庭湖西）。在我的鄰縣臨澧境內（臨澧舊名安福），有一個地方，名叫「姜女汉」，是澧水經過之地。在其南岸，有座小山，其頂有一座「姜女廟」，磚石剥落，知道它已歷年所。臨澧東境就是澧縣，在澧縣治東四十餘里之新洲，有「孟姜山」，面臨澧水，風景秀麗；上建「姜女廟」，外觀甚堂皇。以上兩處，我每次舟過其下，輒問舟子以「姜女」的故事，他們總衹知道她曾萬里尋夫。至于如何要爲她在此立廟，大家總答不出些什麽所以然來。可惜我無暇略爲停留，一向土著問其究竟。

可是從紀載方面，我想是可以略得一二傳說的。所謂紀載，不外兩縣——臨澧、澧縣（舊名澧州）——的縣志。因爲廟建既古，而姜女的故事在我們那一方面流傳又甚廣遍，也許有紀載及的。（該兩縣縣志，我都没有翻閱過，不過我的假設如是。至各縣縣志，以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收集爲多，《澧州志》彷彿有幾部在其中。《安福縣志》亦然。）

此外有本校法科教授黃右昌先生的先輩黃道讓著的《雪竹樓詩集》中的《孟姜女行》(?)一篇，洋洋數百千言，可一參閱。(此詩我在十二三歲時看過；內容說些什麼，現在全忘了。)此書向黃先生去找，定能得的。

「姜女」故事的唱本，我的家鄉亦有通行者，我也是在小時聽演戲的唱過。內容如何，現在全不知道。先生如必欲得者，亦可託人搜求。

手此，即頌搜集豐富！

伍家宥啓

一月十三日，西齋

諸暨與上虞的孟姜女歌曲

頡剛先生：

茲寄上河南沁陽出的《孟姜女哭長城》一卷，浙江上虞流行的《孟姜女四季歌》一首。

我是浙江諸暨人，現在河南沁陽當教員。諸暨東鄉（因我住于東鄉，旁的不敢妄説）没有十二月的花名歌，只有一種唱本；可惜我現在在這裏，不能購寄給先生。我在七八歲時，從住社廟中的理髮師處已知道這件故事。這個理髮師貌很美，他拿着這唱本，指手畫脚的説給鄰居的娘兒們聽；我于是得聽到這首有趣的故事，而且記得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

十四歲進紹興的師範，于是聽到《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這首情歌，似乎城内的孩子們没有一個不會唱的。這歌已在週刊登過了，所以不鈔奉。

後來到上虞瀝海所去當教員，一個縣講演員教我一首孟姜女的《四季歌》。其歌譜與七十六期上載的大同小異。

我對于孟姜女，只知道這一點。以後有得，當再相告。即請撰安。

何植三

一月十六日

頡剛案：何先生寄來的沁陽廣興德刻的《孟姜女哭長城》唱本，與董作賓先生送下的宛南萬興堂刻本（見附録六）同；惟文字之間有稍異者，如「摔到」之作「救到」，「女賢良」之作「女花童」之類。內有兩處足以糾正宛南本的錯誤：（一）第二句「與知賢良住那方」，「與」字作「怎」。（二）末段「八幅羅裙手巾藏」，「巾」字作「中」。至諸暨的唱本說孟姜女縱身入火自殉，實是一個特異的死法，極希望何先生託人找得，寄與我們。

平湖的孟姜女歌

頡剛先生：

關于「孟姜女故事」，敝處（浙江平湖縣）有口傳、繪圖、春調三種表現這件故事。口傳與繪圖的事實，起初的情形與七十六期《歌謠》所登載的《孟姜仙女寶卷》大致相同。圖上的服裝係古裝。春調即《孟姜女十二月春調》，——如「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户户點紅燈。別家丈夫團圓聚，奴家那丈夫去造長城……」近年來十分的盛行，小兒女們十個中有九個會唱的。到夏天的晚上，出外走一趟，總可以聽到幾處尖銳可愛的小聲音歌唱着。

在敝處附近一帶（或可說嘉興六縣以內），春調均很流行。

此請大安！

徐光熙

一月十二日

吴中唱春調的孟姜女哭夫

頡剛先生：

讀先生在《歌謠週刊》登的《孟姜女專號》上篇，非常有味！據先生說，尚有下篇待續。現在我有一點兒材料貢獻先生，雖想先生或已早知，但仍寫它出來，以備萬一：

現在吳中兒女（尤其是歌妓）通行一種歌曲，即所謂「江蘇調」者，中有一詞，叫做「唱春詞」。這種詞裏，有一個叫做《孟姜女哭夫》的，詞中事實，是述孟姜女之夫爲築長城而死，和先生做這個文章的材料不無一點關係。全詞是依一年之十二個月來分段，共十二唱。全的我記不了；我記得的只正、二、三月三個月的三段。但後面各段對孟姜女故事的事實絲毫沒有述說，記不得也沒有什麽關係。

它的前面的三段是：

（一）正月裏來是新春，家家户户點紅燈。

人家丈夫團圓聚，孟姜女丈夫造長城！

（二）二月裏來暖洋洋，燕子雙雙到南方；

新窠做得端端正，對對成雙在畫樑。

（三）三月裏來是清明，桃紅柳緑正當景。

人家墳上飄白紙，孟姜墳上冷清清！

據這個詞的第一段最末一句看來，那末，是認定孟姜女的丈夫是造長城的一個，髣髴並不是齊國的杞梁了。

我寫這個，不過供給先生一件參考；用得着，用不得着，請憑先生的高見！

專此，即頌大安！

學生界一分子上
十一月廿七日

頡剛按：從以上三函看來，可見《孟姜女十二月花名歌》的勢力遍達于「吳越」的區域。但不知道這歌是不是南至紹興而止？

敦煌寫本中之孟姜女小唱

頡剛先生：

在《歌謠》六十九號中看見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學家的眼光與手段來研究這故事；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來一個有價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來一篇有價值的文章。

我前年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燉煌寫本中，抄到幾首唐宋間的小唱（時間難於斷定，大約是晚唐，最遲亦不過五代），中有一首，於你很有用處，今照抄如下（Collection Pelliot,no.2809）：

孟姜女犯（當是杞字）梁（當是梁字）清（疑是情字）一去煙山（疑是山字）更不歸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長城路賓（疑是實字）難行豸（？）酪（當是酪字）山下雪雰（疑脫一雰字）喫（疑是喫字）酒則爲障（頗似隔字但不得其解）飰（當是飯字）病厭（願）身强律（當是健字）早還歸

這一段文，至少有四件事可以借他證明：

一，孟姜二字用作杞梁妻之專名，遠在邵武士人之前。

二，而且非但稱孟姜，還在後面加上女字，和現在傳說中一樣；那麼，孟姜女三字相連而爲一專名，也已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三，在你的唐代時勢反映說上，得了一個直接的證據；因爲以這首小唱同唐朝人的閨怨詩相比，雖然「雅俗殊途」，却是一鼻孔出氣。

四，因爲這是個民間小唱，可以說是現代小唱中的孟姜女，被我們找出了個嫡派祖宗了。

寫畢此信，偶得三十二字，亦併寫之：

民到於今說孟姜，
不說秦皇與漢武。
由來平凡悲劇最悲哀，
所以孟姜一哭竟千古。

問你的好。

弟劉復

一九二五，一，一一，巴黎

頡剛案，自我發表了《孟姜女的研究》之後，時時得到新的欣慰，而尤足使我狂喜的有二：一是哭崩梁山之說的發見；一即是這封信，把宋以前的小唱從海外找了出來（劉先生說此歌「最遲亦不過五代」，按敦煌藏書誠多唐五代人所書，然亦有在宋初的——如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第二六四九號《記曹延祿事》即爲太平興國九年所寫，那時離宋的開國已有二十五年了——所以應說「最遲

不過宋初」)。有了這首小唱，使得我們知道孟姜女一名由來已久，而且親送寒衣一件故事已經在那時成立了。這真是非常的可貴，使我們說不盡的歡慰。對于這首小唱的校讀，我有幾項意見寫在下面，請大家討論：

(一)杞梁的「杞」字寫作「犯」，固然是形譌，但說不定范郎的「范」字即由此而來。

(二)「犯梁清」的「清」字疑是「妻」之誤，因爲「清」與「妻」爲雙聲，而「妻」與下面的「歸」「衣」是同韻。但亦不是一定爲「妻」而非「情」，因爲下面的三字句「長城路，實難行」也不是押韻的。不過這可備一說罷了。

(三)「釆彡」字爲朝爲彩，均不可知。「釆彡酷山下」的上二字疑是山名。如果這個猜想是不錯的，那麽，這個山名找出之後，便可約略推知這歌的發生地點和當時傳說中的孟姜女尋夫路徑了。

(四)「雪雰」之下疑不是脫一「雰」字，而是脫一「飛」字，「雰」當是「紛」字之誤，因爲「飛」字可與「歸」「衣」等字押韻，而末字若爲「飛」字其上即應爲「紛」而非「雰」。

把劉先生的校勘和我的假設併合起來，將這首小唱寫得容易看些，如下：

孟姜女，犯梁情，一去煙山更不歸。
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長城路，實難行，□□山下雪紛飛。

喫酒則爲□飯病，願身強健早還歸！

我們已請劉先生把這歌原文照相，想來是必可如願的。特在此附告，博得大家的歡慰。

《情史》及《戲曲大全》中之孟姜女

頡剛先生：

覆書誦悉。李白詩中語，先生以爲由于春秋時有「梁山崩」（見《春秋》）之事而起，甚爲有見。然此事果爲當日民衆傳説之纏誤，或李白個人之錯用，則不易知也。

前寄上之以孟姜爲孝女一則傳説，現搜不到别種旁證——如戲曲歌謡之類，——或出于友人之誤記，亦未可知。

吾雖在百戲名中見到「八八烈女許孟姜」之一齣戲目，然終于尋不出一本關于孟姜女之戲曲。吾邑歌本曲册，大都來自潮、梅兩鄰封，而來自潮地者尤多。吾擬于本月中旬到潮一遊，當留心向彼鄉尋找，屆時或有以報命也。

詹詹外史氏所著之《情史》，内「情感類」中有《杞梁妻》、《孟姜》兩篇，蓋一事之雙出也。《杞梁妻篇》所述，與前人崔豹、馬縞之言大略相似，可以代表她上半截之傳説。《孟姜篇》則多取材于她後半截之傳説，故其言頗與近日坊間各唱本所云類近。其全文曰：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

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骨岩下，坐山旁以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

先生一月十一號啓事中，謂現關于孟姜女之戲曲只得到一種，蓋從《戲考》中考見者。吾曾于《戲曲大全》中（此書爲上海文明書局之出版物）看過一篇孟姜女之戲曲（編者云是京劇）。吾未見《戲考》，不知是否即與之同屬一劇？請先生試一檢閱之！

吾又于《戲曲大全》中見到下面一首關于孟姜女之山歌：

第十三條手巾綉得奇，孟姜獨自送寒衣，
尋夫萬里人人曉，這樣女子世間稀！

——《六十條手巾山歌》之第十三節——

關于孟姜女之圖畫、小説等，此間無從見到，莫可應徵，其他關于各種故事之材料（如《雷峯塔》、《祝英臺》之類），當于可能之範圍内努力以將命。

南宋周煇所撰《北轅録》中云：「八日至雍丘縣，次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將軍也。」此段語頗足資考覽，因并録上。

敬頌著祺！

敬文

一九二五，二，四

頡剛案：《戲曲大全》中的孟姜女，已與《戲考》對勘，完全相同。《情史》所載，孟姜女死于潼關，那地並有她的廟，與《孟姜仙女寶卷》相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記載。潼關的廟現還存在嗎？希望陝西人給我一個回答。

孟姜女爲「孝女」的傳說，我已經尋到證據了。象縣劉策奇先生新近寄我一册《花旛記》，是廣西的孟姜女唱本。開頭便說：

……目連救母上西天；孟宗哭竹冬笋生；……
王祥行孝魚出現；郭巨埋兒天賜金；
董永賣身葬父母，天差織女結成親；
丁蘭刻木爲父母，後來天地自然興。……
諸般古人休要說，且說姜女送寒衣。

它把許多孝子引起孟姜女的送寒衣，似即以她的送寒衣爲孝行之一。這還可以說偶合，劉先生又寄來一册《歌錢臨風》，上面說道：

我唱「二十四孝」人：第一行孝舜明君，……
第二行孝是目連，……

這樣的排至「十一」，即云：

十一行孝孟姜女，丈夫去春（疑當作「舂」）萬里牆，

親自哭到長城地，尋得骸骨轉還鄉。

這是很明白的以孟姜女的行事爲「孝行」了。想來在民衆的頭腦中確有以兒子的善事父母，妻妾的善事夫君都稱爲孝的，所以尋夫的孟姜女亦可加以「孝女」的稱號，與緹縈、曹娥無別。久而久之，就在這個孝字上又轉出「尋父」的故事來了。鍾先生這信上說：「吾邑曲本歌册大都來自潮、梅兩鄰封，而來自潮地者尤多。」劉先生的《劉三姐傳說》（見《歌謠》八二號）中也說：「傳聞劉三姐係廣東潮梅人，有唱歌之天才，走遍兩粵，不獲一對手。後至立魚峯（廣西柳州），遇一農夫……。」這兩段話均可見潮、梅歌唱的勢力之大。許多故事，大都從歌唱中流傳變化。孟姜女之有孝稱，和她的竟爲孝女，說不定即是由潮、梅人唱出來的，所以他們歌唱勢力所及的地方，有相類的故事與唱本，而象縣得來的唱本就可以解釋海豐傳說的故事了。鍾先生要到潮州去搜集歌本曲册，我們十分佩服他的精神，更十分祝頌他的成功！

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

頡剛兄：

我看了半農先生所抄回來的舊孟姜女曲詞，覺得萬喜良的來歷很有可考究的意味。「杞」字的形體與「犯」字相似，「犯」字的聲音與「范」字相同並且有些形似，於是「杞」字一以形譌而爲「犯」，再以音訛而爲「范」。「范」字是F聲，「萬」字是V聲，這又是最容易混同不分的；蘇州音「范」「萬」不分就是明證。現在V聲的字，雖然在音韻沿革上該有由M聲變來的歷史，如「邁」、「勱」、「妹」諸字至今尚讀M聲，而FM不分的現象，從這首舊小唱裏「犯梁情」看來，至少宋以後元明以來就已如此了。所以我假設「杞梁」的姓，在民間作爲孟姜女故事中心人物的時候，已因形譌而寫作「犯」，讀音也許還是作「杞」；這就如我們家鄉（如皋）豆腐店賬簿上記「千張」爲「卜頁」一樣。我們家鄉叫卜頁音爲「撥葉」，而「卜」字與「撥」字音並不同，他們却就借用了。我們也許將來便因爲這個音而把物品的名稱無形的改變了，亦未可知。而且，這種故意在音近的方音裏借用別一個字而有使原有的聲音變化的事實，還可以用北京城裏的地名做證明。「高義伯胡同」，「智義伯胡同」，「孟端胡同」，這三個地名就我的推測，警察廳標立路牌的最初一定有廣東人，江浙的蘇、常、松、太、杭、嘉、湖的人，和南京人在內；因「狗尾（北京方音讀如以）巴」三個字恰恰是廣東官話「高義伯」的音，「豬尾

巴」恰恰是江浙的蘇、常、松、太、杭、嘉、湖官話「智義伯」的音，「門墩」恰恰是南京話「孟端」的音。所以，杞梁的「杞」字寫變「犯」字之後，不知道多少時才改做了「范」字；等到「范」字出現，這就把「杞」字的讀音丟了，而讀「范」了。於是便由形謁而至於音訛；但是這一次的音訛還是在F聲裏。從這點可以知道是唐宋時代流行於北方的杞梁已改姓了范。在南方的民族中，杞梁的姓便受了方音化而姓萬。就你蒐羅的材料中，我曾經提出了各地杞梁姓氏不同的例：

(一)獨有那范杞梁的妻兒孟姜女，——《京兆鼓詞》。
(二)秦孟姜……贅范杞梁，——《情史》。
(三)范杞良——何植三書中所寫。
(四)江寧縣來了一民夫，他的名字范希郎——河南唱本。
(五)中間不見范士郎，——廣西十二月歌之七。
(六)不見范郎來穿衣，——海豐(廣東縣名)山歌。
(七)范郎廟——《北轅録》。
(八)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小浮梅閒話》。
(九)取名喜良，萬姓根，——廣西寶卷，作者蘇州人。
(十)不見親夫萬喜良，——南京唱本。
(十一)莫叫奴夫萬喜良，——江浙唱春詞。

(十二)莫叮奴夫萬杞良，——北京十二月歌。

(十三)杞崩城隅，——《曹娥碑》。

(十四)梁山感杞妻，——李白詩。

(十五)犯梁情，——劉抄小唱。

(一)到(八)統是姓范，(九)到(十二)統是姓萬，(十三)、(十四)是姓杞，(十五)可說是姓杞而書誤。(十三)、(十四)是漢、唐人的傳說，(十五)是唐、宋後的傳說。(一)到(八)是由「杞」誤「犯」以後的改變，(九)到(十二)是由「犯」變「范」以後的改變。這是杞梁在傳說中改姓的沿革。

杞梁的姓既改變成了「范」和「萬」，同時他的名却也由單名「梁」而改做「杞梁」、「杞良」、「希郎」、「士郎」、「喜良」種種同音異字的雙名。我們中國單名制早於雙名制的事實，不必贅述；不過雙名制盛行我想都不遠至宋元以前。自這點，我們可以與杞梁姓誤爲「犯」的一個證據參訂杞梁雙名改就的時代也應在宋元以後。至於他雙名仍與「杞梁」二字同音，更可以證明早已由「杞」誤「犯」，由「犯」改「范」，而民間並不知道杞梁就是姓「杞」的了。其中「杞」、「希」、「士」、「喜」的變化，則不外方音化的原因。並且這幾個字都是疊韻字，聲的方面我很疑惑與山東音有關，山東音的「知、徹、澄」與「見、溪、羣」的音有些相像，我們在馬神廟(景山東街)飯館子裏到處可以聽見，如「知道」爲「機道」之類。國音的「ㄐㄑㄏㄒ」與「ㄓㄔㄕ」和「ㄗㄘㄙ」，不知道他們有什麽分別，要調查以後才可斷定。孟姜的故事我以爲當是發源於山東，那末這「杞」字的聲音輾徙到各處去或者才變了「喜」、「希」、「士」的。廣

西人讀「士」時與「希」同，河南人讀「希」不知爲何音，江浙讀「喜」與「希」惟聲調不同，所以，我疑惑山東的「杞」音必與河南的「希」，廣西的「士」，江浙的「喜」音相似。至於「梁」字變改「良」，兩字完全同音；就是「郎」也不過韻的小異，——也許「郎」的音原來與「梁」、「良」同，或「梁」、「良」的音原來與「郎」同。這是杞梁在傳說中成變名和有別署的大概。

我既然以爲孟姜的故事當發源山東，所以就又注意到孟姜哭倒長城的城的問題。我們知道春秋以還，六國時代，各國各自築了防城，各自保守；秦始皇兼併天下以後，專防北方民族的侵略，便把燕晉各北國的邊牆聯接起來。後人却只記得他這回事，把築長城的大工程都放在他的政績裏來講了。山東不在極北的邊陲，孟姜的故事而與秦始皇北築的長城發生關係，我們不能不注意上面的事實。原來齊魯之邊也有城牆，或者就說是「長城」。至今泰山脚下還有古城存在著。我們看山東地圖猶可看到濟南、泰安之間尚有長城的名目(其他長城、古城的名目隨處可見)。這傳說中「長城」的來歷，恐怕是由「杞崩城隅」的「城」字上牽連得來的；而「杞崩城隅」的城恐怕又是由齊魯的邊城的實物牽連得來的。「崩城」的「城」與「弔于郊」的「郊」字大有關係。崩城的事已由你解釋很明白，所以自「却郊弔」而加上「哭之哀」；既哭之哀，於是發生「隅崩、城阤」的話；崩城的話原來還是漢以前的傳說，究竟那個城没有明文。照《列女傳》「赴淄而薨」說來，定是靠近淄水的城池。我姑且以《左傳》爲本，把這個城和郊地假想的寫出來。襄公二十三年傳說：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

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復將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這幾段傳合看，可以知道杞梁是隨齊侯(莊公)伐衛、伐晉的一員將官；他們自臨淄出發，到了朝歌(衛地，今衛輝一帶)，從朝歌又到了孟門(晉山，近太行山)，太行、熒庭(晉地，今翼城一帶)，郫邵(晉地，今濟源一帶)；回頭並不曾走回齊國，便向了東南，到了且于(莒地，今東莒一帶)。大約這一番長途行軍，杞梁是都在其列。他夜裏進了且于之隧，住在莒國的郊外四天多(宿當作「信宿」之宿解，故云)，後來與莒子在蒲侯氏戰死。依「郊」字的解釋自然是莒國國都靠近的所在，蒲侯氏當是更較近於莒的地方。這莒郊與傳說上當無甚關係。等到齊侯歸家了，杞梁妻來迎杞梁之屍，於是有郊弔的事件。那末，這個郊當是齊都之郊，而於傳說上「哭於郊」的地方頗有關係。郊是齊郊，杞梁妻受齊

侯弔於室，自然室是在齊郊之裏。齊都臨淄，《列女傳》說「莊公還車詣其室成禮而去」，當是莊公到她家弔了便直奔臨淄而去。所以，她枕杞梁之屍於城下而哭的時候，齊莊公已由郊至其家，弔完走了；正是她無子又無內外五屬之親而無所歸，丈夫的屍首由戰場載至於郊尚未能葬呢。屍首所在的城下，當在却弔所在的郊地。這郊地上的城被她哭崩時屍首還在城下未葬：據《列女傳》所記應是如此。後來恰恰顛倒過來，說她去尋夫，哭倒了城，而見屍骨！她迎夫屍于郊，我以爲是後來傳說中尋丈夫到荒郊去的影子；哭城依舊未變其說。齊郊的城依歷史上記載和地理上遺跡可以斷定有的，並且也叫做長城。那末，長城的來源在這傳說中並非無可尋找的了。《水經注》說是莒城，錯了；大概由於看錯宿於莒郊的「郊」與齊侯郊弔的「郊」爲一處的緣故。《古今注》說是杞城，大概誤認杞梁的杞字做了地名，猶如李白把「梁」字牽連做山名一樣。後來哭倒長城的長城指了現今直隸、山西……以北的故燕、趙……等國的長城，乃是因爲長城變了一個專名詞，在秦始皇以後。長城變了秦始皇專利的工程，孟姜女哭倒的長城便也搬了家了。這是長城在傳說裏的沿革。

杞梁妻等到杞梁既葬，便投淄水而死，《列女傳》這樣說。後來便變做蹈海而死，中間穿插了一大段秦始皇與孟姜女辦交涉的事實。這並無甚希奇。惟有李白詩云「梁山感杞妻」，很可注意。我疑惑他知道的傳說與《列女傳》不同，把「崩城」變做「崩山」；并且「梁山」與「杞妻」兩個名詞上，把「杞」和「梁」分做兩起，這或者因城爲山，而復以「梁山崩」相牽連的。

長城由齊而牽連於秦，於是杞梁原來戰死的事實變成築城而死，而添出了送寒衣的傳說。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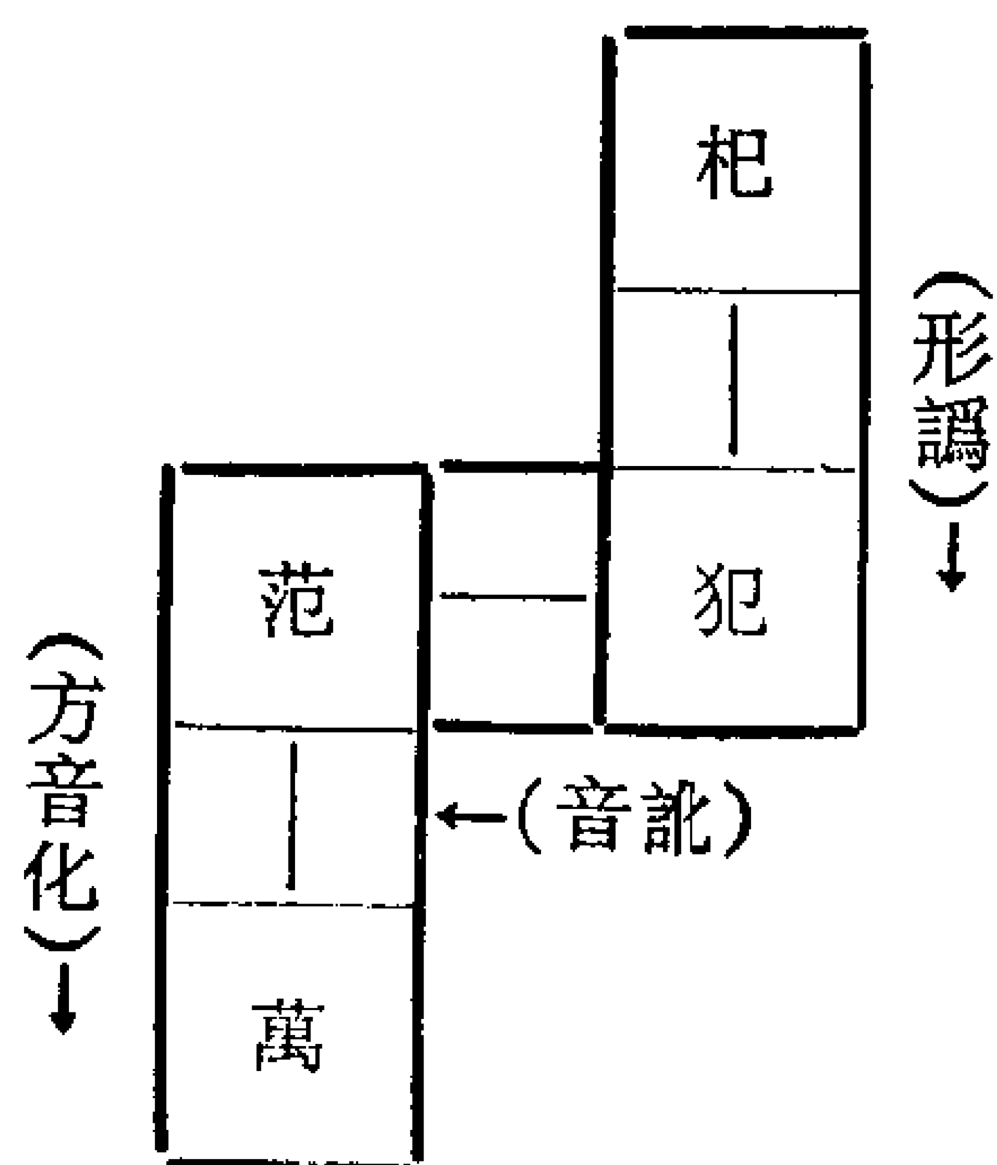
然是嘆息「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反對邊功思想的結晶，把一個傳説完全改變了面目。所以，我想這個故事，一變自秦始皇聯接長城，再變自漢唐人感痛時艱。

我隨便提筆，不想竟寫了這一大片絮絮瑣語！現在只好結束起來，還要請你指正！我很願意得見各地的記載，好研究方音，從他們不同的地方，並且要設法證明這個故事是發源於山東的。至於萬喜良變爲蘇州或江寧人，孟姜女有姓許的說法，都還待考證。

弟魏建功

一九二五，三，二九

(一)附杞字遞變表



(二)附杞梁姓名遞變表

時代	遞變情形
春秋↓漢	杞梁
漢↓唐	杞梁
唐↓宋	杞梁 犯梁 范梁
宋↓元	范杞梁 萬喜良

(三)附杞梁妻哭崩之齊長城遞變爲秦萬里長城線索表

漢以前的傳說

杞

梁妻枕其夫屍于城下

齊侯遇杞梁妻于郊

(迎夫屍)

漢唐以來變化的新傳說

孟姜女萬里尋夫

萬喜良身葬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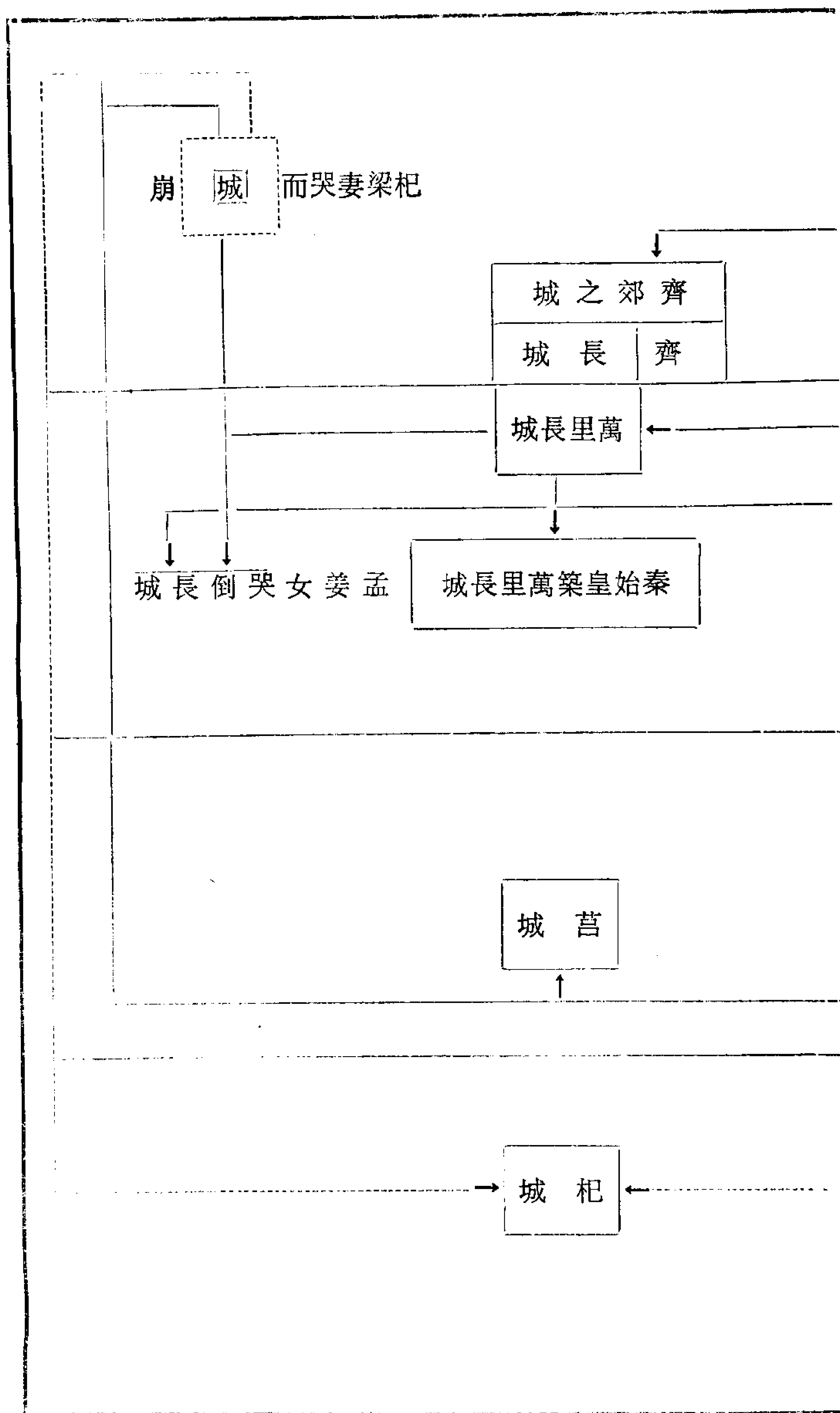
《水經注》誤解的傳說

杞梁宿于

莒

郊

《古今注》誤解的傳說


杞梁妻哭而城崩
齊郊之城
齊長城
萬里長城
秦始皇築萬里長城
孟姜女哭倒長城
莒城
杞城

《南曲譜》及民衆藝術中之孟姜女

頡剛按：自三月廿八日至四月廿日，承錢南揚先生連給我四封信，搜集的材料非常多，真是感激極了。今把這四封信編排一過，併爲一通；除提出孟姜碑文的考證入論文闌外，統在此間發表。

頡剛先生大鑒：

肇基方着手作《南曲譜徵引傳奇考》，中有《孟姜女傳奇》一種，故對于孟姜女故事頗留意。適見《歌謡週刊》有該故事專號之刊，謹將所見者爲先生告之。

孟姜女之戲曲共有三種：

（一）金院本打略拴搐類有《孟姜女》一本，見《輟耕録》。

（二）元鄭廷玉有《孟姜女送寒衣》雜劇一本，見《録鬼簿》。

（三）無名氏《孟姜女傳奇》，見《南曲譜》（即明沈璟之《南九宮譜》，亦即清康熙時王奕清所編《欽定曲譜》之南曲部）。

《南曲譜》中所引《正宮近詞划鍬令》一支，《大石慢詞烏夜啼》一支（案，此支南吕慢詞重見），今録之：

〔刬鍬令〕咱每本是簪纓裔，官差來此苦寒地。儒身掛荷衣，勉隨隊裏。河堤運泥，築城萬里，大家努力，唱個刬鍬令兒。（案，此乃築城者所唱，似是數人同唱者。「每」，猶「們」也。）

〔烏夜啼〕懊恨孤貧命！圖一子晚景温存。可憐不遂平生願，到如今母子兩離分！（案，此當是范喜良之母所唱。）

《烏夜啼》兩見於南呂、大石者，南呂、大石皆有此調也。本來「慢詞」性質與「引子」相同，填詞者皆可不據宮調，隨意用之；惟作譜者不能不分門別類耳。此《南呂烏夜啼》與《大石烏夜啼》本是同腔，故所引之例皆爲「懊恨」一詞。不過在本書體例上觀之，一詞兩見，實屬例外耳。

王靜安先生《曲録》于《南曲譜》所引「傳奇」下注云：「有與金人院本，元人雜劇名目相同者，然其下皆注『傳奇』，又入『南曲』，知爲明人傳奇無疑矣。」此語未盡然。王先生大約未見明徐渭《南詞序録》（此書董康所刻之《讀曲叢刊》及《曲苑》中皆有。所録宋元舊曲凡六十五，明曲凡四十八。如《鬼元宵》、《劉錫沈香太子》、《賀怜怜烟花怨》等二三十種，皆《曲録》所無，此未見該書之證）。《南曲譜》所引曲文多極古，且除引子過曲外，近詞、慢詞所引大都皆宋人詩餘。《孟姜女傳奇曲》凡三見，皆在近詞、慢詞中，恐爲古曲，未必明人所作。又《南曲譜》書傳奇名都簡略，不如《南詞序録》之詳。如譜引有《陳光蘂傳奇》、《劉文龍傳奇》、《唐伯亨傳奇》，而《序録》有《陳光蘂江流和尚》、《劉文龍菱花鏡》、《唐伯亨八不知音》。《孟姜女傳奇》恐亦同此。

「寶卷」，江、浙間唱者謂之「説因果」，有唱有白，以鐃鈸一片擊而和之。江、浙一帶——杭、嘉、

湖、蘇、松、太——小茶肆中猶時時見之。鄉鎮間尤多。蓋宋人「說話」之遺風也。其唱本亦甚古。如《傳奇彙考》卷三《雙修記》下云：「記其年則萬曆癸丑。」序文云：「暇日取《劉香女寶卷》(基收集寶卷四十餘種，中有此一種)被之聲歌，名雙修記……。」則劉香女傳自明代明矣。又有一種「走江湖」(大半和尚裝束)，手敲木魚，口唱寶卷，沿門求乞；與「說因果」有一定時間、一定地點者不同。

《孟姜女寶卷》，疑亦爲明代之書。雖尚無證據足以證明，然中有「員外」，「銀子幾兩」，「姑蘇」等辭，決非清中葉以後所作。

鼓詞起于何時，不可考。《老殘游記》第二章記白妞改革「梨花大鼓」，將西皮、二簧等種種腔調裝入大鼓書內。「京津大鼓」雖與「梨花大鼓」不同，然其腔調亦由各種腔調湊合而成。是則有皮黃之後，大鼓始革新，乃入大成時期，蓋在嘉道以後矣。且乾隆末，天津顏自德(當時曲師)編訂《霓裳續譜》，收羅繁富，而未見有大鼓詞。可見大鼓起源總在清中葉以後。

孟姜女鼓詞當是「大成時期」之作品。倘在「原始時期」，不會有此洋洋數千言，且羼入北京方言亦當更多于此。是則起于皮黃之後可以明矣。

《孟姜女寶卷》與《孟姜女鼓詞》時代既明，乃可討論魏君之說。魏君在專號六通信中舉十五例，以爲(一)到(八)是由「杞」誤「犯」以後之改變，(九)到(十二)是由「犯」變「范」以後之改變。其中鼓詞爲例(一)，寶卷爲例(九)。今既證明寶卷在鼓詞之前，則例(九)自應列在例(一)之上，其說自破矣。

又魏君以爲「北方杞梁改姓范，南方改姓萬」，未免武斷。觀以下所舉諸例，便見矛盾。如：——

例(五)，廣西十二月歌作「范」。

例(六)，廣東海豐山歌作「范」。

例(三)，例(八)，何植三先生諸暨人，俞樾德清人，而皆作「范」。

此皆南方人改杞梁姓「范」者。實則「萬」、「范」二字，在唐宋韻書中雖有不同，至范善溱作《中州音韻》，同收入寒山去聲中(皆陽去)，無甚區別矣。且《中州音韻》參酌適中，南北皆宜(作曲者始以北曲依《中原音韻》，南曲依《洪武正韻》；自《中州音韻》出，南北曲皆宗之，此南北皆宜之證)。可知茲二字無論南北，聲音皆相近似，正不必斤斤于分南「萬」北「范」也。

所收集材料，不可以某處所得即認爲某處之材料。試舉兩例：——

(一)《孟姜女寶卷》爲江浙所出產，今得自廣西，不可即認爲廣西之產物。

(二)《孟姜女四季歌》採自北京，實由蘇滬傳來，非北京之產物。蓋北京在清中葉時，盛行「西調雜曲」。近時所謂「靠山調」、「硼硼調」等，或者由雜曲演化而出，則是北京之產物也。

(其傳來原因，不外一、妓女，二、伶人(白話劇)，三、留聲機片，四、僑京之蘇滬人。)

北方「灤州影戲」中，或亦有孟姜女脚本。尚有《孟姜女彈詞》一種，先生可于書肆訪求之。

「二十四孝」之名，葉盛《水東日記》中已道及。明徐叔回《八義記》又有「二十五孝」之稱。明末無名氏所作之《孝順歌傳奇》，清初無名氏之《傳奇彙考》提其要旨云：「以大舜、漢文帝爲『帝孝』；曾參、閔損、仲由爲『賢孝』；萊子、姜詩爲『順孝』；黃香、陸績爲『幼孝』；刻(石印本如此，當有誤)子、孟

宗、庾黔婁、黃庭堅爲『病孝』，吳猛、王祥、郭巨、董永、朱壽昌爲『苦孝』，江革、蔡順、楊香爲『難孝』；王裒、丁蘭爲『追孝』，唐氏爲『女孝』。」案：並無目連、孟姜二人。

吾鄉（浙江平湖）做「羊皮戲」（即北方「灤州影戲」，因戲中人皆剪羊皮爲之，故名）者，亦有孟姜女送衣事。又男巫祭神所唱故事及石匠工作時所唱辭亦皆有此。容南旋後調查之。

唱春之《孟姜女十二月》，在七八年前最風行，妓院中尤甚。同時又有《孟姜女四季》產生《十二月》，今蘇滬唱者日少。《四季》，其文與前所登者略有異同，今録于後。（加括弧者表襯字。）

春季裏來是清明，桃紅柳綠草青青（「草青青」，或作「百草青」）。
別家墳上飄白紙，（吾）孟姜墳上冷清清。
夏季裏來熱難當，蚊蟲飛來鬧洋洋。
甯可叮奴千口血，（莫叮）奴家丈夫范喜良。
秋季裏來雁門開，孤雁足浪（意爲「上」）帶書還。
閒人只說閒人（的）話，（那）有個人兒送衣來。
冬季裏來雪花飛，孟姜（女）雪裏送寒衣。
前面烏鴉來領路，出到長城好團聚。

推《四季》之產生原因，不過較《十二月》輕而易舉，可以省卻許多氣力耳。又《十二月》唱春中「別家夫妻團圓聚」句，蘇滬人唱多以「團圓聚」爲「團團轉」。「團團轉」，蘇州土語，有迴繞之意；言一家相

聚，團團迴繞，形容其熱鬧也。

江浙間有一種骨牌游戲，謂之「孟姜女尋夫」。其法：——

骨牌三十二張，由一人檢出不同樣者二張，使另一人在餘牌內覓出其對。覓者乃將牌列成五行，每行六張，逐行取起以示人（己不得見牌面），而問有無檢出之牌。有則對以「有」，無則對以「無」。如二張同在一行，則逕對以「二張都在」。當時覓者便記住行數，再取第一行第一張，第二行第一張……第五行第一張爲第一排；第一行第二張，第二行第二張……第五行第二張爲第二排。同樣排下，成六行，每行五張。再如前問之。即能得其所檢出之二張牌。

（圖 一）

A 6	A 5	A 4	A 3	A 2	A 1
B 6	B 5	B 4	B 3	B 2	B 1
C 6	C 5	C 4	C 3	C 2	C 1
D 6	D 5	D 4	D 3	D 2	D 1
E 6	E 5	E 4	E 3	E 2	E 1

(二　圖)

E	D	C	B	A
1	1	1	1	1

E	D	C	B	A
2	2	2	2	2

E	D	C	B	A
3	3	3	3	3

E	D	C	B	A
4	4	4	4	4

E	D	C	B	A
5	5	5	5	5

E	D	C	B	A
6	6	6	6	6

今假定[B4]與[E3]二張爲檢出之牌，則第一次在第二行與第五行，第二次在第三行與第四行，歸納之，則三十張牌中不外[B3]、[B4]與[E3]、[E4]四張。而所尋之二張，非[B3]、[E4]即[B4]、[E3]可以明矣。不過此問題之中不中，在于幸不幸耳。倘使有一次二牌在同一行，則便無此難題矣。蓋前者有四線相直交，得四交點；後者三線相直交，只得二交點也。

以上爲游戲中之孟姜女，尚有星相家之孟姜女。

江浙一帶，有所謂「摸數算命」者，以百十種零星小物件納囊中，隨人摸出二三種，以占命之吉凶。其中所謂「古人」者，削竹簽，書名其上。其中女人有李三娘、祝英臺、孟姜女等，皆普通社會所知者。

又有「鳥啣牌算命」者，操業者皆女子。有人算命，即令鳥啣出一牌以占休咎。牌上所畫皆五彩

故事，如「唐僧取經」、「蔡狀元起造洛陽橋」等類，其中亦有「孟姜女送寒衣」。牌之大小形式彷佛北大證書，所畫間有非故事者。

要之，社會上無處無孟姜女，可見流行之廣矣！

續有所得，當再函陳。

錢肇基上

頡剛案：錢先生這封信中，材料的廣博，論斷的精確，用不到我贊揚。我非常的快樂，竟得到這一位注意民衆文藝的朋友。

今將讀後的感想寫出幾條于下，和錢先生及諸同志商榷：

（一）我們那裏（蘇州），「宣卷」與「說因果」不是一種人。宣卷是一人爲主，三四人爲輔；主者宣讀卷文，輔者俟其念完一句時即和宣一聲佛號。他們用的樂器是木魚和小磬子。說因果是兩人對唱，一人執綽板，一人執銅片（其狀似與大鼓中之梨花片相近，但已記不真），相和而歌。宣卷現在尚多；但均改爲「文明宣卷」，受攤簧的同化了。說因果在全蘇州城中只有玄妙觀一處，所說的故事只有《珍珠塔》一種（講方卿與陳翠娥的戀愛故事的）。所以二者在我們的目光中截然不同。

（二）寶卷的起源甚古。羅振玉印出的《敦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種，皆中唐以後寫本，那末我們已經得到了唐代的寶卷了；說不定唐以前的還有呢。我們看《金瓶梅》，知道吳月娘是最喜聽宣卷

的，宣卷的人是尼姑。《孟姜女寶卷》的著作時代，我雖未敢斷定，但總以為非近代作品（錢先生以「員外」、「銀子」、「姑蘇」爲證，理由似稍薄弱，因爲現在新編的戲中還有員外和銀子，現在新開的「稻香村」還寫「姑蘇分設」的字樣）。我很想從它的故事的方式上作一證明，但現在還沒有這個力量。

（三）大鼓的起源不在清中葉以後。我們雖不能考出它的成立的時代，但它在明末已經通行，這是可以知道的。歸莊的《萬古愁曲》雖沒有寫明是大鼓調，但賈鳧西的作品卻已定名爲《木皮子鼓詞》了。康熙中孔尚任做的《桃花扇》，《聽稗》一齣中寫柳敬亭說書，即唱鼓詞五段。據眉批說，這五段鼓詞也是賈鳧西做的。可知大鼓詞在明末清初時確已甚盛行，尤其是山東（孔與賈都是曲阜人）。

（四）「二十四孝」發生之時代，當在宋朝。因爲末一個孝子黃庭堅是北宋人，而南宋畫家劉松年即有《二十四孝圖》（真蹟在北京古物陳列所中）。內中所序的事蹟有許多與故書不同，想來在傳說上當有甚早之起源，不過到了宋代而始排定爲二十四的數目而已。「刻子」疑是「郯子」之誤。

（五）《孟姜女彈詞》已由董作賓先生寄到，極快。《四季歌》亦于友人處聽到留聲片，知道這歌確是由留聲片傳到北京的，與錢先生的解釋相合。

送寒衣的傳說與俗歌

頡剛先生：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下篇尚未見出版，——或者已出版而我未見到——頗深盼望。我很知道，那篇文章的下篇比起上篇來爲難于下筆。因爲上篇材料單簡，搜集與整理自易；下篇則材料紛繁，又恐或有遺漏，所以要治理成文便非旦夕所可能。但以先生的巨眼，且手頭又集有偌多材料，要刈荆斬棘，闢出一條通路，並不是什麽大難事。況且發表之後，還可藉以就正于國人呢。因爲急待一讀者不但我一個人，大家都有同情，所以我敢爲衆人請命，望你速寫完那篇巨著。

孟姜女的故事由于杞梁妻一事的分化，此點頗有人能見到，但没有能够明白地道出它轉變的源委及理由的，至多也只能説「不謂一事而紛紜錯出不可置詰至是，洵讀書之難也」（見《小說考證》）一派話而已。觀此，則你的那篇文章不在言人之所不知言，而在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知言，固屬奇創，言人之所不能言，尤爲難能而可貴。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語及此呢？

我的一月十三號通信中，因俞氏筆記裏的話，懷疑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到了清代才成立爲傳說。後知道《曲録》中在金時已有《孟姜女》的院本；到了元朝，竟然有《孟姜女送寒衣》的雜劇出現了。吾書信中一時的臆測爲不確。但若照紹虞君所說，傳說的轉變多由于文人虛構的作品風行以

後的影響，那末，送寒衣的故事的成爲傳說，在時間上恐不得不稍爲移後了——雖不必一定要後至清代。

紹虞君信中云云，頗有道理。因爲這個意思，我們隨處可以找到證見。如祝英臺、梁山伯的故事，據書傳所載，情節甚簡，奇異之處亦不多(如地裂、化蝶等)。在民間流行的唱本上(至少我們這裏的)，便添上了許多許多烏有子虛的層折(如中元、市馬、築城、誅奸、團聚等等，不計其數)，而且更古怪得非凡了(如判官對簿、閻王賜生等)。但現在社會口頭上的傳說，只是唱本裏的故事，而不是原來(?)的故事了。其他之類此者儘多，可不用細舉。看此，則不但文人的作品足以轉變故事的真相而成爲後代的傳說，即民俗作家的製作也有同等的力量(其實，民俗作家的產品，左右社會上傳說的權力正要超越過文人的多多呢)，雖然文人和民俗作家的產品有時也是從民間口頭上的傳說取材而成的。

日來又得到兩首關于孟姜女故事的俗歌，順便寫出于下。

《十二月古人歌》之第七首：

七月裏來秋風起，孟姜烈女送寒衣；
萬里長城行不到，鞋尖脚小步難移。

《憶古美人時調唱篇》中的一段：

百媚千嬌孟姜女，曾經許配范杞梁；

冰心千里寒衣送，哭倒長城苦斷腸。

我應承給你找的關于孟姜女的劇本或唱本，現在是失望了。我兩月前確曾一到潮地，但因爲行程匆匆。把這事丟落了。

我手頭有幾種你所要的故事的唱本，本可附奉，但因爲沒有加上箋注和標點——因爲這種唱本方言太多，不爾，恐未易明瞭——所以只好待過手後再寄。

敬文

一九二五，四，五，公平

頡剛案：我所以不即作下篇之故，已在本專號第五期（三月廿二號出版）內聲明，想來那期給郵局遺失了，故鍾先生沒有看見。那期內尚有劉半農先生從巴黎寄來的燉煌寫本《孟姜女小唱》，可以看出她的送寒衣的故事已在唐宋間成立。希望鍾先生取來看一過。

孟姜女故事的重要的演化，在哭崩長城之後即繼之以親送寒衣，自此以後就沒有什麽大變動。親送寒衣的傳說的來源，我現在已經找得極確實的證據了，只因沒有時間，不能即作論文。希望暑假中能得兩三天的功夫把這文作就，在暑假後的第一次《孟姜女專號》中發表，請鍾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那是我最高興的。

郭紹虞先生所說的「傳說的轉變多由于文人虛構的作品風行以後的影響」的話，我不能完全

承認。一來是中國的文人最不敢虛構事實來變更傳說，因爲他們對于描寫事實本來不感興味，而且信古之念甚深，也不敢隨情創造。二來是純出于文人虛構的作品，決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一種傳說的成立，全由于民衆的意想的結集；它的所以風行，也全由于民衆的同情的傾注。杞梁妻的哭崩杞城和梁山的傳說，所以發生于漢魏而不發生于其他時代，只因漢魏的民衆的頭腦原是酷信「天人感應」之說的。孟姜女的送寒衣的傳說所以發生于唐末而不發生于其他時代，也只因唐代的民衆的感情原是滿裝着「夫妻離別」的怨恨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說有了劉向和曹植，纔有她的崩城和崩山的故事；也決不能說有了貫休和鄭廷玉，纔有她的哭長城與送寒衣的故事。這一點意思，未知大家以爲如何？

孟姜女鼓詞與《聽稗》鼓詞

頡剛先生大鑒：

承惠週刊已收到，謝謝。孟姜女戲曲第三種無名氏《孟姜女傳奇》下，脱去「疑即《南詞叙録》宋元舊篇之《孟姜女送寒衣》」十數字。

先生按語甚佩服，惟(三)論大鼓一段，竊與先生所見有不同之處。孔云亭雖是山東人，然所作《桃花扇》是寫南朝事情；其文字字典實，亦決不至以山東鼓詞令泰州人唱也。況柳敬亭，案吴梅村所作傳，未嘗到過山東，故所唱鼓詞決非與現在山東大鼓爲同一之物。

又案：吴梅村《楚兩生歌序》云：「柳以談，蘇(崑生)以歌。」余懷《板橋雜記》云：「張(燕筑)、沈(公憲)以歌曲，敬亭以談詞。」可見敬亭以善談著名，並不善唱。《桃花扇·聽稗》中所以有唱者，乃傳奇體例然也。(在傳奇中，丑角常有「乾打」，惟此稱「鼓詞」而不用曲牌，爲稍異耳。蓋欲使丑角表演一事，而《聽稗》爲傳奇第一齣，應是生旦之曲，不能使丑角喧賓奪主，盡情大唱，此所以不用曲牌也。然此洋洋千言，倘盡用道白，未免失之板滯，令聽者昏昏思睡。今用鼓詞出之，既無奪主之嫌，且破板滯之病。故疑當時未必真唱鼓詞也。)

即使敬亭真能唱鼓詞，亦必爲通行長江一帶者，而必非山東之大鼓。(六七年前，嘗在南京，夫子

廟前有露天說書者，彷彿用鼓板相和，然當時並未留意，今已模糊矣。此或者與敬亭爲一派。）蓋山東大鼓，用銅鐵片而不用板，一也；凡大鼓說白不過一兩句，而此說白甚長，二也。《老殘游記》第二章云：「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由此可見《桃花扇》之鼓詞非山東之大鼓明矣。

至于賈鳧西之《木皮子鼓詞》，手頭無《雙梅景闇叢書》，無從參考。而《聽稗》眉批謂五段鼓詞亦出賈氏之手，由此得一旁證，可知賈氏鼓詞必與《聽稗》鼓詞相類而非山東之大鼓矣。（鼓詞彷彿加唱于宋人「評話」，又如「寶卷」而除去佛名。比諸現在京津雜耍中之「單弦快書」較爲近似。）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頃晤魏君建功，謂「范」「萬」二字聲母不同，固也。然南「萬」北「范」之說總覺勉强耳。

又週刊中所登之孟姜女鼓詞，與今所唱之大鼓同，與《聽稗》之鼓詞異，亦可證其爲近作也。

百忙中匆匆草此，凌亂錯舛，非所計矣。

錢肇基上
十四日晚

頡剛案：錢先生所說本刊登載的《孟姜女鼓詞》是近作，爲其與今所唱的大鼓同而與《聽稗》的鼓詞異，這個意思我極端贊同。但說《聽稗》的鼓詞不是山東鼓詞，我不敢以爲然。

中國戲劇中的時間空間的觀念本來很薄弱，尤其是丑角，簡直可以說沒有。孔尚任作《桃花扇》，固然字字典實，任典實的只是朝章國故以及士大夫的故事；至于丑角的柳敬亭，不過取來穿插，原沒有徵信的意義在內。錢先生據吳偉業和余懷的話，知道「敬亭以善談著名，並不善唱」，而《桃花扇》中竟教他唱了，即是很明顯的證據。孔尚任既能教不唱的柳敬亭唱，亦何難教泰州的柳敬亭唱出山東的鼓詞來呢！

賈鳧西的鼓詞即使不與現在流行的山東大鼓相同，似乎也不能說它不是山東鼓詞。凡是民衆藝術，總是含有地方性的，所以江浙的文人多能做彈詞，就因爲彈詞是江浙地方的民衆藝術之故。鼓詞既極盛于山東，而賈鳧西又是山東人，似乎他決不會越地而做出通行長江一帶的鼓詞來。又凡民衆藝術，因爲沒有刻板的經典，所以只要有一個天才出來，就可自創一格，改變風氣。例如江蘇彈詞界的馬如飛，北京大鼓界的劉寶全，以及京班戲劇界的譚鑫培、劉鴻聲、汪笑儂、梅蘭芳，都是如此。因爲出了一個天才就可以自創一格，所以藝術的形式改變得很快，一種調子，一種儀法，都不會有很長久的壽命。賈鳧西已經是二百數十年以前的人了，在這二百數十年之中，山東的鼓詞已不知變了多少變，纔成爲現在的樣子。可恨的是歷來的士大夫對于民衆藝術只會偷偷地賞玩，不敢去做正式的記述，弄得「文獻無徵」，使我們現在要考究它們的變遷的線索而不可得。但我們雖不能考出它們的線索，究不能因爲它們的不同，就斷定它們不出于一地。況且民衆藝術總是隱潛的多，我們沒有親歷山東全境，也不應斷定山東的鼓詞只有最知名的梨花大鼓一種，說不定

賈凫西式的鼓詞還有保存于窮鄉僻邑的呢。

在這種種的理由之下，我以爲《聽稗》的鼓詞雖是用板，雖是有很長的說白，但仍是山東的鼓詞而非通行長江一帶的鼓詞。至于柳敬亭是否真是這般唱，我以爲是不必問的。我如作柳敬亭的新傳，當然不敢用《聽稗》一齣做史料。

魏先生「南萬北范」之說，過于簡捷，易有罅漏。若說，北方是都作「范」的，南方的一部分有因方音化而變作「萬」的，這就講得通了。

《畿輔通志》中的孟姜女

頡剛兄：

在我已經讀過的詩文之中，覺得很有許多關于孟姜女的故事，屢思記録下來，用備足下參考，怎奈自己的瑣屑事情太多，未能如願，實在有些不舒服。近因作《劉爺與劉爺廟》一篇文字，檢閱《畿輔通志》，無意中發現關于孟姜女的材料數則，用特録陳，以資採擇。

一，安肅縣的孟姜女祠。《畿輔通志》載縣志云，在縣北關西隅。祠不知建於何時，明正德間，邑知縣張鎮爲之立石，邑人鄭昱作記。至隆慶間，邑知縣周以庠因踏勘水災，於亂磚内得一石碣，上刻姜女廟記，乃是祥符年號，於是具牒申請，豎碑于廟，并置杞梁木主，——今改范郎——顔其堂曰忠節堂。

鄭昱《新建孟姜女廟記》云：「距縣治北里許，有村，居通衢西，曰小新安者，莫知其所從始，世傳爲孟姜女故里，有濯衣塘并祠址存於其側，鄉人重其節而香火焉。雖清風高節，今古不朽，然不過口碑而已，未嘗有文以載其顛末。正德己卯歲（公元一五一九），河南臨漳張侯鎮，字殿之，來君是邑。政暇，每欲搜剔古蹟以永其傳，乃得孟姜女祠於是，而責昱以考其實。昱每閲之，經傳不多見，獨《皇明志》有曰：『孟姜女本陝之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骨以葬於縣北三里許，死石穴中。』嘗

考同官，秦之附近邑也，去吾邑二千餘里，此處何得有祠址？或秦人長城之役延引於此，姜女尋夫，道經肅邑，鄉人感化，此祠之所以建而世之所以傳也。夫孟姜以一婦人，不避艱險，不爲苟死，而必負夫骨同歸故里，始殞厥身，其志節可以貫金石，薄雲天矣！……（下略）」

李鴻章等在此記後附書云：「謹按，今永平府臨榆縣東有烈女祠，亦云祀孟姜女，說詳吳縣張塤詩序。而《安肅縣志》載此祠，亦傅會爲杞梁之妻。或曰，秦時築長城范郎之妻，與臨榆縣姜女廟事彷彿。考鄭昱所撰碑記引《明志》，謂姜女陝之同官人，絕非杞梁之妻，亦無所謂范郎者，則與杞梁妻及臨榆之姜女事絕不相涉，不知何以置杞梁主於祠，後復改范郎？祀典之褻亂甚矣！今仍依縣志編次，特加辨誤於後云。」

二，山海關外之烈女祠。《畿輔通志》載雍正志云，烈女祠在山海關外八里望夫石巔，祀孟姜女。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山海道副使范志完重修增龕，以榆關列女十九人附祀。

程觀頤《重修貞女祠記略》云：「孟姜女者，產嬴季，姓許氏，于歸范郎，未久而夫就役於長城，遂已歿於軍。姜女足跡萬里，終得夫骸，竟枕石於海濱云。土人爲立祠享之。……而姜女以一女子，致令天鑒貞烈，排岸頹城，直足奪始皇之氣而抗其威。……（下略）」

張塤詩並序：「傳以齊侯遇杞梁之妻，弔諸其室。杜預注：『梁戰死，妻行迎喪。』記以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趙岐注：『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水經注》引《琴操》云：『植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墮。植者，又曰杞梁植也。

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或曰杞梁妻妹朝日所作。梁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也。後來小說謂秦始皇時，有女姓姜氏，夫姓范氏，名杞梁，死於築長城；妻哭之，城崩。今臨榆城下石岸數丈，曰老龍頭，謂是長城舊址。城中有姜女廟像，島中有姜女冢，謂殉夫於此。今考築長城始於趙武靈王。屆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竝陰山，以防匈奴。晝警夜作，死者相屬，故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臨榆在遼海之畔，長城舊址之說不妄。姜女當與杞梁妻別是一人，但夫姓范，又名杞梁，則村俚之傅會耳。此其貞義足可風世，賦詩志之。

老龍頭說古長城，孤冢猶傳貞婦名。
齊國不曾封石窌；秦皇空自築懷淸！
廟中春草存髽髻；島上東風是哭聲。
塡海寃禽塡不了，年年歲歲可憐情！」

三，《河南通志》中的《杞梁妻考》。此亦《畿輔通志》所引。文云：「按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投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歌》。案崔豹《古今注》，『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

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楚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途。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上面幾段事蹟，全是在《畿輔通志》裏面鈔來的，不過也可由此而知道安肅、臨榆、河南等處都有孟姜女的廟和傳說的不同罷了。至于他的真正事蹟和里居姓名，我以爲不是我的責任，還與足下罷。此外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五有《杞梁妻》一篇考證，茲不録了，因爲此文足下一定看過。

弟鄭孝觀自保定育德中學校

一九二五，五，一

頡剛案：我的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興致，縱的方面由《詩經》「彼美孟姜」引起，橫的方面實由《燕楚游驂録·徐水縣（即安肅，民國三年改）孟姜廟》條引起。去年夏間，偶翻《游驂録》，得見所引《畿輔通志》諸條，使我知道各地的孟姜女故事儘有不同，因此激發我着手整理的野心。今承鄭先生的好意，在《畿輔通志》中鈔了與我，極感。

徐水縣的孟姜女故里，有濯衣塘，有祠宇，都是很好的材料。鄭先生住在保定，保定離徐水很近，何不搭了京漢車去看一下呢？如能帶了照相鏡去照幾張寄來，那是更好了！

山海關孟姜女墓

頡剛兄：

昨從伏園處借得新出之北京歷史風土叢書，見卷上之崑山柴桑著《京師偶記》中有這一條，録呈備考，——或者你早已見到了吧？

「山海關澄海樓東有孟姜女墓，墓在水中央，與波濤上下，縱銀濤萬丈，不到墳頭青草處。」

五月廿五日，作人

頡剛案：山海關的姜女墳，在黃世康碑文中原已有「圓島涌波，忽示佳城之勢」的神話，現又收得了這一條，甚快。水中小墪在水漲時不沒的很多，蘇州石湖中即有幾個，土人呼爲地肺。這在地理學上不知怎麽講。

《築城曲》與貫休詩

頡剛先生：

四月六號寄去一信，諒已接悉。

你在《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上篇，于引述貫休詩之後，接着說：「所以會得如此轉變，……這原因至少有二種：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時勢的反映。」在下面你又舉了三國時陳琳和唐朝詩僧子蘭的兩篇作品，以證實你所說的第一個原因——《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這總要算考據得很明顯了。但我記得唐朝大曆間詩人張籍有一篇《築城曲》，其事其詞都與貫休詩——也可說這個事的大轉變——有密切的關係。我且舉出于下：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
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
來時一年深磧裹，着盡短衣渴無水。
力盡不得休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
家家養男當門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後人對于這個題目——《築城曲》——雖有兩個解釋——秦始皇築長城與梁孝王築睢陽城，——但

終以秦事爲近，至少亦兩者可以並存。我們現在看他臨末一語與貫休「築人築土一萬里」句，何等吻合！貫休詩所受于這詩的影響——《築城曲》；尚有元稹、陸龜蒙諸人的作品，詞意亦與張作相類——恐不下于那自漢末一直盛行到唐末的《飲馬長城窟行》哩！你對于這個故事的大轉變，説「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在内」，這確是不錯的話。我現在上面所舉的《築城曲》，也許就是他許多原因之一。然小小的考據一件故事，其牽涉材料之廣，竟至于此，真非我們起初所能想及的了！

敬文

六月一號

頡剛案：鍾先生所説的理由極爲充足，等到將來搜集的材料多一點時，當另作《從唐代的詩歌和時勢中看孟姜女故事》一文，詳論它們的關繫。

《南曲譜》一詞兩見之理由

頡剛先生：

尊見極是。惟《孟姜女鼓詞》既推定爲近作（亦決非《聽稗》一類鼓詞所蛻化，當別爲一派），言歸正傳，則此鼓詞起于寶卷之後之結論當可無甚大誤。

《南曲譜》一詞兩見，頃又得一例。《黄孝子傳奇》仙吕近詞與南吕近詞同引《薄媚賺》「高義惟仁……」一詞是也。總觀《南曲譜》，一詞兩見，只有此與前《孟姜女傳奇》之《烏夜啼》二曲耳。又此兩見于仙吕、南吕二宫，與前兩見于南吕宫、大石調，宫調雖異，然此三者，以笛色論，同屬小工調或尺調，故可通借。此亦一詞兩見之一理由也。

錢肇基上

六月五日

《萬卷堂書目》中的《孟姜女集》

頡剛兄：

《歌謠週刊》統收到。孟姜女竟值得這樣研究，實是示人以研究學術的法門，猶不僅是歌謠方面新得的成績。

近閱葉德輝《觀古堂叢書》所刊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卷二雜志門載有《孟姜女集》一卷，云是馬理撰。不如此書内容如何？倘未散佚，此書中或有孟姜女故事參考資料也。

弟紹虞

頡剛案：《讀書敏求記》中《孟姜女集》有二卷，此作一卷，未知何故。作者題馬理，與《荷香館瑣言》同。朱睦㮮是萬曆間人，離錢曾不遠，可見此書在明末清初甚通行。

《曹娥碑》之真蹟與拓本的問題

頡剛兄：

頃見《歌謠》中兄所作《曹娥碑跋》語，有兩點弟不敢贊同：一："董其昌所臨既非真蹟，當然是拓本，又可見此碑在明代已有石刻。"我意董"當時以館師嚴重，不敢借摹"，必心愛妙蹟，歸來背臨一過，故云"略可彷彿於非煙非霧間耳"。背臨是很普通的事，褚臨《蘭亭序》，疑亦背臨的，故與定武本不同。董也云"渝敝難摹"，可見明代不一定是有石刻。二："三希堂所箸録，似都是真蹟，一查便知。故'是絹本真蹟，還是石刻拓本，現尚未能知道'，也有些不對。

我現在寫稿很忙，就意想所及寫出來，不一定真確，還請兄細查罷。敬問箸祺。

容庚

六月一日

頡剛案：我前作《曹娥碑》說明時，一時未檢，不知它早已刻在《淳化閣帖》中了。此帖在宋代已有石刻，何況明代呢！《疑雨集》卷二《湘靈篇》云："戲倣曹娥把筆初，描花手法未生疏。"可見明代臨摹《曹娥碑》的風氣也甚爲普徧。容先生說董其昌是背臨，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不能斷定。至于

三希堂所著録的，一定不都是真蹟，這只要看「三希」二字便可明白。假使都是真蹟，何以獨「希」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的三種帖而不「希」鍾繇諸家呢？

又按：清查愼行《人海記》記內府收藏書畫，於《曹娥碑》條云：

絹本小楷曹娥碑（後有昌黎、懷素兩跋，又宋跋書澄心紙上，又謝端、宋本、喬簣成三跋，又虞集前後共十跋，今上御題跋一）。

以此文與《畫禪室隨筆》相校，則此卷有韓愈、虞集等跋而無柯九思、趙孟頫等跋，明明不是一物。王羲之僞迹的多，於此可見。

又按：在《富晉書社書目》上見有以下二條：

（一）宋拓曹娥、洛神合册（羅叔言先生跋，大西氏帖祖齋藏，玻璃版精印）。

（二）宋拓曹娥碑（玻璃版精印）。

在這上，我們又可以知道宋刻的《曹娥碑》也並不難得。

《懊儂歌》中的崩城

頡剛先生：

你在《杞梁妻的哭崩梁山》裏說：「我是讀詩極少的，不知道漢、魏、六朝、唐代的詩中尚有這類的證據沒有？是不是這個後起的故典，單有曹植敢用，李白敢擬？酷望當世碩彥肯給我一個解答！」自然，我萬萬當不起你所希求的碩彥，因爲我讀過的古代詩歌，也許同你一樣的鮮少。即使所讀過中有關于這事的，現在又怎能一一記得。雖然這麼說，但我日來頗憶起《懊儂歌》十四首中，有這樣的兩首：

寡婦哭城頹，此情非虛假。
相樂不相得，抱恨黃泉下！

內心百際起，外形空殷勤。
既就頹城感，敢言浮花言！

吳聲歌曲，大概本來都是民間的徒歌，後來方被朝廷採入樂府的，《懊儂歌》是晉宋時流行的民謠，該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但它這兩首中，都只用「哭城」、「頹城」的古典，而不用「哭山」、「崩山」的新典，

可見得當時在民間傳説上，崩城之説必然很盛行，即使如你所説的崩山之説自漢魏至唐代也未嘗斷絶。

這一點，我的私見頗疑它有地域上的關係。因爲吴歌是當日南方的風謡，而同時北方（假定如你所説的秦地）卻别有一種不同的傳説與歌咏，這實在是很可能的。

零星感想，僅録以博笑而已。

敬文

一九二五，七，十

頡剛案：鍾先生疑哭崩梁山之説有地域上的關係，僅流行于秦地的，此説我極表同情。秦地的孟姜女故事，我雖没有得到什麽材料，但是覺得關係很大，不可輕輕看過的。例如桂林刻本《花旛記》就説范杞郎的籍貫是華州，同官縣北高山上又有孟姜女的哭泉，潼關亦爲哭倒長城的一個地點，都可見。我以前見江浙間流行的唱本都説孟姜女爲華亭人，不知其故；直到近來，始覺悟華亭一名即是由華州演變來的。在這一點上，可見江浙的故事亦導源于秦地了。希望陝西方面的同志能搜集一點材料寄與我們。

曹娥江鐵橋的傳説

頡剛先生：

今日至杭，在書攤上買得《孟姜女尋夫》及《孟姜女寶卷》兩書，特郵奉，請收。前説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係一時記錯。今讀《孟姜女尋夫》，才記起是縱身躍城下而死。但諸暨另有本子，待將來再奉。

記得好幾年前，教育廳調查學齡兒童，一時謠言四起，俱説所調查的孩子，將來都要去填百官曹娥江鐵橋（滬杭甬鐵路經過的地方）的。此説似與秦築長城，須一萬人作基相同。但此説不知從何而起？

專此，敬請撰安。

何植三上

于杭州華英旅館　一九二五，六，三十

頡剛案：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的故事在唱本中是可以有的，未必爲何先生一時記錯。如《孟姜仙女寶卷》中，即有以下一段文字：

始皇整冠拜坵坟，……祭畢焚帛燒紙錠，四十八匣大餉銀。一時焚化如燒山，火光騰騰好驚人。姜女漸漸將近火，始皇大聲叫「美人！從來水火無情物，青絲細髮要當心」。姜女一蹤跳入火，一陣青煙上天庭。始皇大叫「美人苦，有負孤家一片心！」快叫左右看屍骨，成殮美人造坵坟。撥開紙灰無屍首，並無屍骨留踪影。「莫非孟姜是仙女，傍邊快造仙女宫」。

因有這段文字，所以我以爲本年一月中何先生給我的信上所說諸暨東鄉的唱本「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是不虛的，希望何先生更去出力一找！

至于殺人厭勝的傳說，像曹娥江鐵橋一類，想來各地是很多的，也希望讀者就知道的盡量寫與我們！

安肅縣的浣衣塘

頡剛兄：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五帙，黃鈞宰《北征日記》八，安肅縣條云：

白塔村有崇國寺。塔在寺後，堊墁色白。有《重建孟姜女廟碑》。有濯衣塘，俗傳孟姜女浣衣處，一名浣衣塘。

此節不記尊著已采入否？姑鈔奉一覽。

兼士

一九二五，六，廿八

頡剛案：安肅縣的浣衣塘，他處說起已多，惟在崇國寺附近，則尚係初見。

兼士師又有信來，道及柴桑《京師偶記》（記山海關孟姜女墓，見通訊十七）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六帙內。

《琱玉集》中的杞良妻滴血

兼士仁兄學長惠鑒：

大示拜悉。玆將拙著《律考》中「滴血」一條雜抄呈覽。

《琱玉集》，弟未見。此條係從李蒓客《越縵堂日記》摘出。楊守敬有《古逸叢書》，未知曾蒐及之否？據李氏云，是書中土久佚，惟日本有之。弟記《彙刻書目》中有之，惟忘其在何種叢書中。匆匆，不暇檢也。

杞良、華周事，昔人每與孟姜女混而爲一。如《哀江南賦》「城崩杞婦之哭」，即其一例。他書尚多有之。此條明言秦始皇北築長城，則其爲孟姜女事審矣。「仲姿」即孟姜女之名，他書不經見。

專復，敬頌著安。

弟程樹德頓首

七月十二日

滴血法

元王與《無冤録》（按此見沈家本所刻叢書，坊間尚有行本）辨親生血屬條云：「《洗冤録》（按：據

此是元時已有《洗寃録》矣）驗滴血親法，謂如某甲稱有父母骸骨，認是親生男女，試令就身刺一兩點血，滴骸骨上，是親生則血沁入骨，否則不入。每以無所取證爲疑。讀史至豫章王綜云云，則洗寃之説有自來矣。」

考《梁書·豫章王綜傳》，「豫章王綜，其母吴淑媛，自齊東昏宫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恒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説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並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是梁時久有是説。

然滴血之法實不始于梁。《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别。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飲血，餘皆流出（出《會稽先賢録》）。是漢時已有是説。

又考《琱玉集》引《同賢記》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殺之。其妻仲姿向城啼哭，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梁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便得歸葬之。」據此，知滴血之法其源甚古，并不始于漢也。

頡剛案：程郁庭先生從《琱玉集》上發見唐代的孟姜女故事，這實在是一個極重要的發見，我非常的欣喜感謝。這件故事的性質，當另作唐代的孟姜女故事一文論之。

但程先生因此故事而證明滴血之法始于漢以前，則我不敢贊同。就説滴血之法果足以辨明親屬，也只限于有血統關係的一方面。例如蕭綜的父子，陳業的兄弟。至于夫婦結合，由于婚姻，不關血統，恐非滴血所能辨别。《會稽先賢傳》(《隋書》、《唐書》的《經籍志》均作「傳」，不作「録」)的著者謝承是三國人，滴血之説恐自後漢時起，盛于齊梁之間，故蕭綜有發墓之事；而流俗誤傳，以爲不但可以辨血統，並可以辨婚姻，故遂有《同賢記》之説耳。質之程先生，未知以爲然否？

綏中縣的孟姜祠

兼士老兄鑒：

頃閱《東三省古蹟遺聞》（本月新在奉天出版，友人購贈）內有《孟姜女事蹟》一條，録以奉上：

孟姜祠，在綏中縣，有殿二楹，四圍皆石垣，爲千年前之建築物。孟姜者，秦貞婦許氏也。始皇修長城，夫被徵役，十餘年未歸，因勞而亡。孟姜往覓夫骸，危坐城下號泣。長城崩頹，露夫骸骨。始皇聞而異之，厚葬其夫，欲納爲妃。孟姜觸石而死。始皇建祠祀之。祠前有望夫石，相傳即其墓。祠內有宋文天祥聯，其文曰：「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

按此條係採該地父老傳聞，雖不盡可信，而孟姜女之姓則尚可信，蓋春秋許本姜姓也。信國聯不可信。墓之所在，他書亦無可考也。

此請著安。

弟樹德上

八月十八日

頡剛案：綏中縣屬奉天遼瀋道，在山海關東北約一百二十里。那地離山海關既近，所傳孟姜女故事當是山海關的分化。望夫石之遺跡，亦與山海關同。惟「觸石而死」之說似是一個異聞。在這個記載上，使我們知道孟姜女的故事傳到奉天的路徑和傳去以後的建設。

擋子填河口的故事及其他

顧先生：

讀《歌謠》，知君致力於孟姜女的研究，這偉大的氣魄，真令人佩服。我自忖無可助力於這大事，不過不能不將勺水片石加諸深淵高峯，以表其「各了心願」之誠罷了。

（一）殺人厭勝的材料（濟南道一帶的傳說）：

相傳我鄉附近水患最大的黃河，有一次決口極大，堵築自然也極其困難。但經這監工大員的辦事認真，看看就要「合龍」了。合龍本是最難最險的工作，這次卻越法奇怪，漂去多少材料——繩木葦蓆和土石，都叫材料，——淹沒多少民夫，口門的水勢倒越法洶湧起來。這位大員不得不求神幫助了。但是神卻託夢給他說：「這事我無可爲力；明日午時，你的救星就到了。」

大員次日多撥夫料，努力修築，看看午時就要到了，工程那有成功的希望呢。「擋子快走吧！」一個鄉村媽媽這樣催着她兒子回家，不要看這驚人的險工了。大員在這毫無希望之中，靈機一動，覺得救星果然到了，忙叫人請這村婆和她兒子——擋子，——無論要多少賠償，並且無論這婆子割捨不得，立刻把這擋子投入口門深浪裏去。

說也奇怪，這小孩手足身體登時長大，長大，長大，……水勢被他減殺了許多。大員趁此加工

加料，不到一日，這口子就慶合龍了。

(二)「哭倒長城十幾里」。

這是《三擊掌》一劇中王三姐的話，不知她何所依據。因爲這與《歌謡專號》中我所見到的有些不同，所以也抄在此地。

(三)灤州蔣香農著《壽雲堂詩集》中一首：

題：姜女廟

題下注：俗傳其夫修長城，女送衣至則已死，因滴血認骨以殉。

原詩：孤廟留兒女，容顔寂寞紅。長城終有盡，枯骨恨無窮。宿鳥啼涼月，閒花落野風。征人東去路，回首暮煙中。

按蔣家近山海關，爲當代宿儒，——孫洪伊、王新銘均爲門弟子，——總可代表一部分傳説罷。這是我抄這首詩的意思。(無哭城城崩的話，也不姓孟。)

崔漁汀

一九二五，七，四

漢口的《五仙女臨凡》劇

頡剛兄：

日昨與友人閒談，談起孟姜女的故事，知道各地均有孟姜女劇本。如北京則名爲《哭長城》，其他各地亦名《哭長城》；但漢口此戲名爲《五仙女臨凡》。此戲內容複雜已極，但《哭長城》一段可是有的。尚有仙女下凡等等情節，自與各地之哭長城劇情不同了。

此戲敝友亦未聽全，內中情節亦記憶不清。若向久居漢地之人探聽，自當得到詳盡之情節也。

此上，即頌著祺

弟　甯恕白

一九二五，七，十一

頡剛案：孟姜女的劇本，自從金院本、元雜劇以來不曾斷過。到近代崑曲裏也有（《納書楹曲譜》所載），京戲裏也有（《戲考》所載），弋腔裏也有（《昇平署戲劇題綱》所見），梆子班裏也有（崔靈芝所演），新戲裏也有（曾在上海報裏見過）。看甯先生此信，是漢調裏也有了。可惜甯先生只從他的朋友處聽得一個大概，還未能得到漢調的劇本。希望湖北省的同志肯替我出力搜集一下。

看甯先生此信，是漢調中本劇情節與《孟姜仙女寶卷》所載頗相近。戲名《五仙女臨凡》，當是從仙女臨凡演起，直至成神歸位而止，是一個連臺的全本戲。

上月聽鄭介石先生講，他本年暑假回至浙江諸暨縣時，知道鄉村間演劇酬神，以孟姜女與目連二劇接叠而演，或許是把二劇的情節併成一劇的。如果確是如此，那麽，這件故事的裏面加入了目連的成分，它的變化必又加甚了。可惜鄭先生没有親自去看，不能知道它的詳細情形。我已託他寫信去問了，不知道現在已有回信來了没有。

清代以前的孟姜女劇本全都失傳了。近代的孟姜女劇本我知道的雖是很多，但得到的卻是極少。除了《戲考》一本之外，《納書楹曲譜》只有有唱無白的一段，昇平署的題綱只寫得幾個角色，其他全不知道。陳萬里先生是認識崔靈芝的，我已請他代覓秦腔裏的《哭長城》劇本了。希望他在最短時間之中便替我覓到。

如果在半年之中能彀覓到孟姜女劇本五種以上，我便可於半年後着手作孟姜女的戲劇一文了。

萬喜良的石像

頡剛先生閣下：

曩囑收集孟姜女材料，人事卒卒，有願未償。《週刊》改組，擬定購一分。……

孟姜女曲本，除前者外，《納書楹曲譜》中有時劇一齣，暇當連譜鈔奉。

清季上海某處建築，掘地得石棺，中有石人一，背鐫「萬喜良」三字。此殆厭勝之物耳。

錢肇基頓首

八月十二日

頡剛案：聞馬衡先生言，民國五六年間，上海大世界曾陳列萬喜良的石像，說是從古墳裏掘出來的，不知道是不是即錢先生所說的一個？

《廣列女傳》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

頡剛先生：

原來杞植與杞梁不是一人而是兩個，所謂孟姜也者，蓋是杞植妻而非杞梁妻也。清桐城劉孟塗（名開，字明東）《廣列女傳》始作此僞，甚可怪異！弟不願多所論列，謹按該書原文録呈，以備高明采納。

《廣列女傳》卷十三，烈婦類一：

一 杞植妻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調至長城，久役而死。姜往送之，城爲之崩，遂負骨歸葬而死。頌曰：燕爾新婚，忽焉遭折。哭死而哀，能崩城域。精誠之至，人莫之及。

二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于路。杞梁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于是莊公乃還車詣

其室，成禮，然後去。

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投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取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于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弟鄭孝觀

九月廿七日

頡剛案：劉開把杞梁妻與杞植妻分爲二人，實不爲奇。詹詹外史(馮夢龍)的《情史》便是如此的。劉開「杞梁妻」一條，全鈔《列女傳》；「杞植妻」一條，頗似節鈔《情史》。《情史》原文道：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上海會文堂鉛印本，上册，頁二二一—二)

劉文所云「姜往送之，城爲之崩」，説得太簡略了，使人讀了全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至于下面的「死」，也没有説出是怎樣的死法。大約劉氏既信俗説，不敢斥去孟姜女的地位。而又不願把奇蹟收入文中，所以把《情史》文字節得如此的簡單和平常。他不知道俗説與奇蹟原是拆不開的。《情史》與《廣列女傳》所以都把杞梁妻與孟姜分家，這是因爲作者讀書之故，讀了書就知道杞梁妻是春秋時人，接不上秦始皇了。我們只要看貫休順了傳説而作《杞梁妻詩》，顧炎武便斥他「並《左傳》、《孟子》而未讀」，就可以瞭然于他們不得不把她們分家的苦心了。

傳説與歷史打混，最是討厭的事。從前的人因爲没有分别傳説與歷史的觀念，所以永遠纏繞不清，不是硬併（杞梁妻與孟姜爲一），便是硬分（杞梁妻與孟姜爲二）。現在我們的眼光變了，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歷史（杞梁妻的確實的事實），用傳説的眼光去看傳説（杞梁妻的變爲孟姜），那麽，它們就可以「並行而不悖」，用不着我們的委曲遷就，也用不着我們的强爲安排了。

福州儒家班演唱的孟姜女

頡剛先生偉鑒：

頃閱《國學週刊》第一期，藉識閣下對于孟姜女故事大有研究。拜讀之下，記得鄙人來京時曾帶有《福州時調唱本》一册（係福州中和藥房刊贈，非賣品），其中第一節即福州儒家班中名伶鄭奕奏所演唱之孟姜女全部唱本，類如：開頭引、長亭別、遇盜、過關（舊唱）、過關（新唱）等。玆奉上，祈爲察收。

此本所有曲詞，多經閩侯林天遺孝廉親筆删過。林君性極滑稽，且豪飲工詩，曾有詩集行世；亦可算是當年福州「捧奏團」中之健將。如謂此本是鄭奕奏唱本，亦無不宜。

但其餘閩班所演者多從舊本之《女運骸》，意以爲孟姜女到長城尋夫未遇，運骸而回。其詞極悲惻而調亦委婉纏綿，看此戲者未嘗不淚下也。

愚以爲北調主豪氣，南腔尚柔情，以是小調總首推江南。尊意以爲何如？

段井心啓

十月廿二日

頡剛按：福建的孟姜女歌曲，去年由董彥堂先生寄來《孟姜女哭夫》一篇，今讀此册，乃知即其中《長亭別》一折，極快。不知此曲在福州是清唱的，還是扮演的？如是扮演，則尚有完全的脚本可尋。希望段先生能替我們搜集一下。舊本的《女運骸》也是我們所極盼望讀到的，請同時搜集。

此曲開頭引，即是牡丹亭中游園文字（「夢回鶯囀」至「鶯歌溜的圓」），不知道是誤入呢，還是在演奏孟姜女時確是把它做開頭引呢？我們也願意知道一個明白。

孟姜女故事與《美孟姜》歌

頡剛先生：

許久就見你在各處登着徵求孟姜女故事材料的啓事，我也許久就想把我鄉——山東濟寧——的一段孟姜女萬里尋夫故事寫出奉上。只因在暑假期間我忙着整理山東歌謠，就没有一點餘閒可以把我鄉的孟姜故事寫出奉上。我真焦燥極了。直到前幾天，我才把山東歌謠編好預備付印，所以這幾天稍有些暇時，趁此機會我把它記述出來，寄給先生看看，或者不致見笑吧？

故事的記述，一方面可以觀察民風、民性、民習，供我們研究，一方面還可以給與文學的愛好者以不少的幫助。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文藝作品，大半近于故事之流，這不能不説他是得益于故事的傳述。的確故事有助于文學者的創作，中國的幾部舊小説，如《西廂》、《水滸》、《封神》、《西游》……很有些地方教我們看出來是受故事的影響。

我們中國埋藏在民衆的口碑中的故事實在很多，假使我們能够開發這個富源，不僅可以幫助着我們考察各時代的民風、民性、民習，更將給與我們的文學創作上有不少的補益！所幸現在有許多人已注意到此事，如林蘭女士等從事編輯民間故事，就是一例。現在先生更不憚煩瑣，單獨徵求關于孟姜女故事的材料。孟姜女故事大抵各省各地皆有，因爲這實在是我們中國惟一有價值的大故事，

將來徵求的成績定不會壞的。

在《歌謠週刊》所出的幾期《孟姜女專號》，我已見過幾次。我很愛那些故事，因而也想到我鄉的一段故事來。我不知道這段故事與別處流行的是不是完全相同，或完全相異。這正可以作一度比較的研究。這故事是我幼年時在母親懷裏聽的。我的母親愛好故事，幼年也是終日價請求外祖母講故事給她聽。這段故事，就是我的外祖母講給我母親，而我母親又講給我的。我的外祖父在壯年時曾以私事到過長城，在那裏他也聽說有人傳說孟姜的故事，因此我的母親對我講着更覺有趣。現下先生既然徵求此種故事，我不妨寫了出來，供獻給你。但不知我所寫的這篇故事能不能邀你的採納？務請收到此故事後賜下一信告知爲盼。

此外，我鄉還有流行的一種小調式的孟姜故事，名字叫作《美孟姜》。我在家常聽我姑母唱，但因爲它是歌體的，我一時記不清了，所以不便寫寄。以後我回到家去，還當調查寫出奉上的。

祝先生撰安。

谷鳳田于濟南一師文專科寄

一九二五，八，九

頡剛案：讀到了美孟姜的歌題，不由得不使我迴憶起前年讀《詩經》時得到的提示。我對于這個題目愛好極了，恨不得立刻把這歌取來一讀。山東是孟姜女故事的發源地，論理這件故事的材

料應當最多，但除了盧逮曾先生替我在泰安買得一册通行北方的石印本《孟姜女尋夫鼓詞》以外沒有得到别的材料。現在承谷先生的好意，給與我一篇故事，而且不久可以把美孟姜一歌寄我，我真是十分的感謝咧。

膠東道的孟姜女古蹟

頡剛先生：

關于孟姜女的故事，敝縣（山東益都）也有一種傳說。現在我把我的同鄉李昔吾先生給我的信給先生看看，對于孟姜女的故事也算貢獻一點小小的材料吧。

祥符老弟鑒：

來函及《歌謠週刊》均收到。刊內孟姜女故事，顧先生收集材料甚富，鄙人原無從置喙；第顧先生考據的究竟歸到杞梁之妻哭杞梁身上，鄙人不能不就所知者供獻一二。

杞梁故宅，距敝村僅四里餘，在堯山迤北偏東七里，在齊故城東南四十里。杞妻投淄水死，淄水在杞梁故宅西北二十里，爲入齊必經之路。

又「長城八百里」云云，此長城爲齊之長城，自濟南以東山脈東南行，順山嶺築土城一道，直達東海，舊名長城嶺。城之厚約五六丈（濰縣大尺）。臨朐南之穆陵關，即爲該城之關。其舊址現尚有高幾丈餘者。這道長城，西段與魯爲界，穆陵關以東與莒爲界。杞梁死莒郊，計其歸途當經穆陵關。杞妻迎尸，沿途哭泣，大兵渡關，城上人衆，壯士死綏，觀者途塞，土築之牆攤溜原屬常事。乃適會杞妻哭夫過此，遂相驚爲之哭倒，傳爲奇聞，歷二千餘

年竟不知謅向何處去矣。此山海關姜女廟之所由來也。

昔有一士子應試，題爲「牛山之木嘗美矣」，文中有云「牛山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一時傳爲警句。吾齊人聞之，咸笑其謅掉了下巴骨。與孟姜女哭長城事正是一例。

此信給顧先生看看也好。

李昔吾復
九月初七日

愚按：李先生所住之村，名上莊，在益都縣(故青州府治)城西北約十里。堯山距縣城約十五里，邑中小山也。齊故城即指臨淄縣城而言，距益都城五十餘里，淄水流經其東。牛山爲臨淄南境小山，距益都城四十餘里，在膠濟路淄河站南，乘車行經淄河站時，此山即儼然在望也。

馬祥符
一九二五，十，廿八

頡剛案：山東的孟姜女古蹟，我原來只知道臨淄縣城東的杞梁墓(《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二六八)。得馬先生此信，始知益都縣堯山偏東又有杞梁故宅，離她的投水處不遠，極快。前日魏建功先生告我，謂在都門彙纂的天下路程「京都至江蘇省」條內，知道自張夏到泰安道中經過長城(鎮名)，是孟姜女的故里。李先生信中，又說臨淄縣南面的穆陵關是孟姜女哭崩長城的地方。從這許

多話看來，使我們知道山東省的中部（淄水至泰山）是一個孟姜女故事的區域。

可是李先生所作的崩城的解釋，我是不願贊同的。其理由已見于杞梁妻哭崩的城一文中（《歌謠週刊・孟姜女專號八》）。這文的大旨，是說在史實上看，《左傳》、《檀弓》等書所記既全無崩城的話，而齊之長城實築于戰國齊威王時，離杞梁戰死時已歷百有餘年，當然說不上。就傳說上看，西漢時所說哭崩的城是沒有指實的，到東漢時始說是杞城，到唐代又說是秦的長城，到唐以後始有一部份人說是齊的長城。假使哭崩齊的長城之說爲她的故事中最早的傳說，爲什麼一向不出現，直到有了哭崩秦的長城之說之後而始出現呢？所以我在這文的結論中說：「哭崩齊長城之說是怎樣來的？是學者們想：杞梁妻不該哭倒秦國的長城；然而她是齊國人，齊國也是有長城的，安知她哭崩的不是齊之長城呢？于是而倒果爲因了，于是而杞梁妻哭倒的長城便真搬了家了！」

李先生所說「歷二千餘年竟不知譌向何處去矣」，這正是研究傳說的最重要又最有趣味的地方，我們不容輕蔑過的。從前人治學，只懂得看史實，所以絕不容譌；若不知爲譌即誤信譌爲史實。我們現在治學，要在看史實之外更懂得看傳說，在看傳說上正要看它「譌向何處去」。所以孟姜女故事在史實上，我們看得哭崩齊長城之說比哭崩秦長城之說還要靠不住，因爲它起得更後；但在傳說上，我們便非常的重視它，希望得到更詳細的材料。希望諸位同志不要怕譌，肯盡量地把「譌掉了下巴骨」的傳說寫與我們。

福佬民族的孟姜女傳說及其他

頡剛兄：

久没有信寄你，因我近來很忙也。

關于孟姜女的唱本戲曲，我雖託人四處去搜買，但終于没有得到一本。我們這裏有一種送寒衣的唱本，但內容是說韓湘子和韓文公的，所以没有郵奉。在我們這裏的山伯、英台唱本中，有一段叙山伯作城工和英台萬里尋夫的事節，頗與孟姜女事相近，可以作旁面的參考，因寄上備閲。

對于孟姜女被訛傳爲孝女之事，你在專號第五期按語中所說的話至爲中肯。我可以給你那個假設證實，如我們這裏的客家人，確有以女子事夫盡節謂之「孝」的事。至兩廣傳說，因流傳作用，可以拿來互證，那是很無可疑的。

我們廣東有三種方言，即本地話、客話、福佬話是也。海豐爲通行福佬話和客話之區域，我前所寫給你的那段傳說是從一個說客話的朋友口上鈔下來的，所以很可代表客家民族關于這個故事的傳說。現在我又在說福佬話的朋友口裏鈔到下面的一則：

孟姜女，是秦朝時候的人，她嫁了一位很文弱的丈夫。那時秦始皇要就北邊山陵的間隙，加以塡補，便成了一道鞏固的長城，用以防阻胡人的南下。秦始皇有一道寶鞭，給他一打，天下

的石都歸集到那兒去供填塞之用。在他徵召築城工人的名册中，不幸孟姜女的丈夫也有了他的名字。他應徵到了那兒，因身體柔弱，經不起煩重的操作，不久便一命嗚呼了。死後，他的尸首便給人埋葬在城牆下。孟姜女在家見丈夫久不歸，就單身前去尋覓他。人告以丈夫死埋城牆下，她大哭不已。至誠感動了天地，上帝命五雷下降，把城牆裂開，孟姜女因得見丈夫的骸骨。這大概可以代表福佬民族關于這個故事的傳說。但口傳文學隨地而異，並不能以同方言之故而統系之。所以，我這個區分不過就材料上而言的一種相對的說話，實非什麼絕對嚴格的。

我很對不起你，當我寫寄那首《關于孟姜女的邪歌》的時候，沒有把其中的名物詳細注出，致使你有所誤會。現在特在這裏補過一下。「四角面布」一詞，我以爲它之訓作「面巾」（即手巾）是很顯明易知的，所以沒有替它加上注釋；不意你因它有「塗裏拖」之語而誤解爲裙，這可見我初頭之設想是太大意的了。這首歌創作的時代大概已不是現在，因爲此時的手巾已沒有長得披拖在地上的。至于說手巾內綉魚龍人物的話，頗有懷疑。蓋一條手巾，任管它的邊幅大到怎樣，也沒有把它綉上這許多東西的道理（雖手巾上綉些花草蟲魚是很尋常的事）。我怕這是唱歌的人故意夸大其詞的說話而已。所以你要徵求到這條奇蹟也似的手巾，或不是容易的事吧。

我曾聽見入過三點會（或云當作三合會）的人說，他們每開會的時候，一定要先祭過姑嫂（姑嫂的故事說來很長，現在且略提一提吧。從前有姑嫂二人，一名陳玉蘭，一名郭秀英，是最初入這會的會員。因爲給一個姓馬的會友所調戲，她倆便跳水死了。後來，會員很佩服她倆的貞烈，所以把她倆

當作神明崇奉）。祭時，必讀一篇很長的哀歌。那歌中有一段是提到孟姜女的故事的。可惜他——對我說話的人——忘記了，不能够録出來供我們一覽。不知别的人也有知道這個歌詞而肯把它寫出的否？

上海某書局出版的《新鮮歌唱大觀》中有一篇《孟姜過關新唱春》與《孟姜女十二月花名》語句大略相似。卷首有一幅《孟姜過關圖》，她身作古裝，手拿一把雨傘，背上負着包袱，在關山古道中踽踽獨行。——這没有什麽可以供你研究，不過順便寫了出來給你看看罷了。

拉拉雜雜，寫來又是一大堆，破費了你披閲的精神，佔據了專號通信欄内的篇幅，我要鄭重的告一聲「罪過」。

敬文

一九二五，一〇，二二，于南海之濱

頡剛案：讀了鍾先生寫來的《梁山伯祝英台節義全歌》，又使我得到一個出乎意外的發見：原來祝英台的故事中滲入了不少的孟姜女故事及其他故事的分子了。孟姜女爲務州人，我前在《花旛記》内見到；今此歌云「務州梁家一子兒」，則又以梁山伯爲務州人了。還魂之後，山伯考中狀元，丞相李立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與他，則又以蔡伯喈的故事插進去了。及山伯堅不願，爲李立所害，令往北番買馬，後又「發去幽州作城工」，則很明白的又是一個范杞良了。英台在家，公姑病故，

「家資費盡苦千般，變物買棺葬公婆，拜辭祖先就起行，沿途借問到東京」，則竟是趙五娘與孟姜女了（黃世康《秦孟姜碑文》云「倚閭之影奄然」，又云「遶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之難返」，又云「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聞風遠覓」，則孟姜女亦是于姑死之後出門的，恐即是受趙五娘故事的影響）。她在路中宿店逢棍徒，山林遇賊人，均與《花牋記》等所敘孟姜女事相似。後來山伯救回，李立貶斥通番，番王派使送九曲明珠到朝，揚言穿不過便進兵，卒爲英台穿就，則又以孔子與采桑娘的故事加進去了。所以，這一篇唱本給與我們以一種深切的教訓，便是：研究一件故事是不能專就這一件故事的本身去研究的，必須同時研究別的故事，始可尋出它們的交互錯綜的痕跡。

三點會中的哀歌，請鍾先生留心尋覓。《新鮮歌唱大觀》中的《孟姜過關新唱春》，請鍾先生鈔與我。

《哭泉孟姜女祠記》及其他

頡剛先生：

我因爲研究木蘭的原故，時時相伴着發現關于孟姜女的一些材料，這並不是我有心多事，實在是看見了便不容他埋藏耳。在《直隸完縣志》中，清邑令何出光有《木蘭祠賽神曲》十二闋，其第七闋即述孟姜女事。茲鈔録如下：

范郎城下破重圍，刁斗風傳寒雁飛；
但有將軍守塞上，何勞烈女送寒衣！

又《延安府志》卷五祠祀，孟姜女祠下云：

在縣南（宜君縣）三十里。姜女過范喜三日，范喜往塞上築長城；死，姜女求骸骨不得，大哭，城爲崩。骨出，姜女負之而歸。行至此，渴甚，大哭，有泉湧出。人名其地爲哭泉，建祠祀之。有馬理碑記。

因又考《宜君縣志》，則見馬理（明人）《孟姜女碑祠記》曰：

宜君南三十里，鎮曰哭泉，有孟姜女祠，祠下有泉。詢及父老，云：孟姜女者，前秦澧州人也，適范喜郎。秦築長城，喜郎從役，怠其工。及築死于城土中，姜女爲送寒衣，至邊，始知之，悲憤

號哭，城自崩隳。屍骨暴露，莫辨眞僞。乃嚙指滴血，歷驗諸骨；其一血入骨，乃知其范郎也，遂負之以歸。至宜君南三十里，息道左，渴欲飲，無水；仰哭而泉湧。土人哀重之，共爲立廟；夫婦二骸在焉。余稗年間(疑是聞字)閭里庸俗歡謳此事，未以爲必然；今鎭以哭泉名，且兩地均有廟貌，而父老之言又詳悉若是，則此事信有之矣。……

又祠祀下云：

孟姜女祠在烈泉鎭。……夫往塞上築長城死，姜女負骸骨歸，過此渴甚，仰哭湧泉。土人感其事，共爲之立祠。有馬理碑記。

又古蹟云：

孟姜女泉在烈泉鎭。相傳孟姜女擕夫骨憩于此，渴甚，仰哭，有泉湧出。又名哭泉。今名烈泉。

我前次在《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一文中說：「范杞良是築死在長城內的，孟姜女送寒衣去時就未遇着。」馬理碑記却說秦築長城，喜郎從役，怠其工，築死于城土中，孟姜女送寒衣至邊才知他是已經死了的話，却與元曲——馬致遠《任風子》——之說相應了。不過於此得知范杞良之死的原因是「怠其工」，這是値得注意的。這是明人繼承元人的說法——孟姜女送寒衣至邊始知其死。

范喜郎既築死在長城內，而且長城內的死者又不止范喜郎一人，白骨粼粼，孟姜女何以得他的屍骨出來，又何以認識他的屍骨呢？于是遂有「悲憤號哭，城自崩隳，屍骨暴露，莫辨眞僞，乃嚙指滴

血，歷驗諸骨，其一血入骨，乃知其為范郎也」的說法了。

余總括上意，得最重要之七點：

一、范喜郎因「怠工」才遭築死在長城中的。

二、孟姜女把城哭崩了，范郎的屍骨才得暴露出來。

三、孟姜女不能分別屍骨，于是才嚙指血來試驗。

四、姓范名喜——以文中稱范郎而知之。

五、姓孟名姜，或姓姜——文中多稱姜女。

六、孟姜女是前秦（？）澧州人。

七、孟姜女適范喜三日而范喜即從役築城去了。

此外還有清羅文治的《歷代名媛圖說》上卷有齊杞梁妻一條，一併鈔錄如次（此書有繪圖一幅，很別致）：

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今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

無所依以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汪曰：杞梁之妻不受郊弔，哀聲感而俗化，枕屍哭而城崩，傷無依以立節，投清流而自甘，可謂知禮守義者矣！然使其通於禮義之大，宜以時啓其夫，謂夫之一身上係五世之重，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致爲臣而弗求仕焉可也。即不得謝，亦宜擇事而任之。襲莒之役，恃大陵小，辭于君而弗敢將焉可也。夫既無祿，而內無所依，外無所倚，杞梁之鬼不其餒乎？則更爲立後以繼其絕可也。三者不能，徒殺身以相從，無益於夫，夫之目愈不瞑于地下矣！

鈔寫完了，我也不願意在此多說；不過我以爲馬理說范喜息其工而築死長城中的話是從傳記「今殖有罪」之語演變出來的。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開頭》上說：「希望本刊的讀者肯給與我一種幫助，無論看到什麽材料，都寄給我。……材料不要怕奇怪，也不要怕複沓，因爲奇怪是傳說的本相而複沓之中也儘有創見可尋。」因此之故，所以我敢于把後一段——《歷代名媛圖說》——鈔給你，雖然我明知道它的說法是與《左傳》、《列女傳》……等書的記載相同的。

臨末了，再說一句：請你把《歷代名媛圖說》上繪的那幅齊杞梁妻的圖用鋅版翻印下來！

弟鄭孝觀賓于在保定上

一九二五，十，二十七

頡剛案：何出光詩言「范郎城下破重圍」，以范郎爲攻城奪塞之人，恐是用《漢書·匈奴傳》「貳師將軍出塞，追北至范夫人城」一典。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這原是偶然的近似，與孟姜女故事沒有關係。但俞樾《小浮梅閒話》中即云：「然則范郎妻疑即范夫人：乃夫死而完其城，非夫死而一哭崩城；且漢時人，非秦時人也。」他不知道杞梁的姓范還是唐以後的事呢。

馬理即是箸《孟姜女集》的人（《孟姜女集》，見明季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及清初錢曾《讀書敏求記》；惜未能覓得）。他所作的《哭泉孟姜女祠記》說她是前秦人，這頗新穎：不知道確是一種傳說呢，還是僅出于他的推想呢？（也許他因爲孟姜女一名爲故籍所不見，而俗說爲秦人亦無據，遂推想以爲前秦之誤。）如果確出于傳說，倒是很可注意的事。

負骸骨歸之說，在「秦始皇欲納孟姜」之說未起時確是一個重要的說法。試看貫休詩中「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之語，可證自唐以來如此。因爲這是滴血之後的一個重要的任務，不比僅有「痛哭崩城」之說時可以即刻投水死的。我們看此，可以知道孟姜女的死有三個時期的不同，第一時期是崩城後而投水，第二時期是負骸歸家而力竭，第三時期是不受秦始皇的要挾而自殺。

《歷代名媛圖說》尚未能找到。鄭先生如有，未知能寄我一覽否？「汪曰」之汪，未知是誰？他的一篇腐話，實是在舊時代禮教之下所必有的言論。上月承紀湘濤先生見贈萬曆中張時顯做的

《孟姜貞女祠記》拓本，中云：「尋夫之事，史不多見。惟《博物志》載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及，淚染竹，死爲湘神；顧亦不知何據。大抵身不踰閨壼，即歸寧有時而廢，此禮之經也。艱關萬里，徒行旅宿，必死與同穴，則所遭之不幸者。竊意姜女當時舅姑已歿，可無井臼慮；不則安得事遠征！又或以無後爲郎懼，倘有子代行，必屬之矣。故不量禮之可爲與力之能爲而執一爲之者，是苟難之行也，姜女必不然也；凡爲貞者所當知也。」此與《名媛圖說》之評論雖褒貶有殊，但以禮法相規誡的意思原是一樣的。他們不知道在民衆的意想中，孟姜女乃是極任性的一個人：父母要替她好好的定親她不要，偏要强嫁與見她一身白肉的人；父母翁姑都勸她不要單身出門她不聽，偏要把嬌養慣了的身子作萬里艱辛的嘗試。她有的是情，何嘗懂得什麽廢禮法咧！

乾城歌閿中的孟姜女哭長城

頡剛先生：

見你在《國學週刊》上又繼續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不禁又鼓起我的雄心。近來無論是讀書或是看小報，總希望能發現一兩段關于孟姜女的故事的記載。這樣的痴氣，只有我自己不笑話我自己；實在是想在任何的書報裏發現孟姜女的故事也太難了！不過是「老天爺餓不死瞎眼鷹」，「上天不負苦心人」，真的「瞎子碰見個死老鼠」！在看小報的時候，我竟真發現了一節民歌的孟姜女故事的文字。這段小唱載在四十三期的《民衆週刊》上張醉農先生的一篇《乾城歌閿》中。我想這段小唱也或許先生已經見到，也或許張先生已經直接寄給你了，似乎用不着我再來添一個狗尾巴的另寫給你；但是後來一想，我生怕先生或者一時疏忽了沒有看見，而張先生也沒寄你，那豈不白白的丢棄了一段故事嗎？所以還是寫給你的好些。歌如下：

十月裏來草頭黃，孟姜女遍地去尋郎。

蹋一脚來哭一聲，萬里城牆齊齊崩。

這是《乾城歌閿》中十二月歌的第十節。從這節裏，我們又可以知道孟姜女曾經遍地尋郎，一邊蹋着，一邊哭着，這與普通的歌曲似又有些更親切的記述。我不知這段小唱到底有沒有可以看重的必

要，姑記出來以備採納好了。

谷鳳田于濟南文專

頡剛案：乾城縣屬湖南辰沅道。湖南也是一個孟姜女故事的區域。明馬理《孟姜女集》說孟姜女爲「楚地澧人」。伍家宥先生通信（見專號四）說臨澧境内有姜女汊，澧水南岸有姜女廟；澧縣城東有孟姜山，其上亦有姜女廟。可見這個區域在故事上也是很占勢力的，不過外方人不知道，以致不及山海關和哭泉等處的有名罷了。所惜的，這個區域内的傳說和歌謠，我們没有得到一些。今承谷先生轉録此歌見示，不勝欣喜。希望湖南省的同志肯替我們出力搜集，使得我們在這個研究上可以開闢出一個新天地來。此歌説「踢一脚來哭一聲」，又說「萬里城牆齊齊崩」，覺得頗與其他傳說不同。但它説得太簡短了，我不願意因爲求之過深而致失去了它的本相；我非常希望多得着那地的傳説與歌謠，使得我們可以拿來和它相參證而完全瞭解它的涵義。

上海城牆內的范喜良石像

頡剛兄：

宣統三年上海北半城之牆內發見范喜良的石像，頗喧傳一時，當時報紙當有記載。

弟紹虞
一九二五，十，二十九

頡剛案：前得錢南揚先生來信，說清季上海某處建築，掘地得石棺，中有石人一，背鐫「萬喜良」三字（見通信29）。這在時間上與郭先生所說相合，而場合則不同。又聽馬衡先生說，民國五六年間，上海大世界曾陳列萬喜良的石像，說是從古墳裏掘出來的（見通信29按語）。這在時間上和上兩說都不同，而場合上則與錢先生所說相合。「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照此看來，應當確是在清末於墳中發見的了。但我的臆見揣測，却與他們的多數說相反，覺得是民國五年左右在城牆中發見的。我所以有此揣測之故，因爲孟姜女的故事盛行之後，萬喜良的石像築在城牆中是有意味的，而上海的拆城則在民國四年之後（大世界的建築亦在四年之後）。若說在古墳裏掘出來，那麼，所以鑿此石像的理由便使人無從索解了（這是我的假設，確否自當待以後證明）。

按《同治上海縣志》卷二建置門，說元代建上海縣後二百六十餘年猶無城，故屢爲倭寇所犯，直到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始築城。孟姜女故事流傳到這個時候，很有使築城者鑿像厭勝的可能。何況自嘉靖後直到清末，時在整葺修築之中，或許竟是清代的東西呢。不知道這個石像現在還在大世界否？他的形狀究竟怎樣？背上的姓究竟是范是萬？這都是要請上海方面的同志替我調查的。若能照一個相寄我，那是更感激了。

孟姜女的故事既深入人心，築城的要求堅固的心理也總是一樣的，上海城牆中既有這種東西，說不定別處的城牆中也儘多藏着呢。好在現代拆城的地方日多，我們靜待着繼續發見的好消息罷。

目連戲與四明文戲中的孟姜女

頡剛先生鑒：

茲奉上孟姜女唱本二種，寧波艱辭二種，對唱小調十五種，工尺譜一種。小調中有非寧波出品者，然已傳入寧波，至少亦受一點寧波化矣。有土語不解者，可問馬師幼漁也。

寧紹戲劇之盛，非他處可比。《週刊》第三期閣下案語，以爲孟姜女與目連二劇接連而演，非也。目連乃戲之一種，非齣名。前周師啓明曾有《談目連戲》一文，甚略，未盡其妙。頃弟方從事研究，明年夏更擬一至紹興，蓋紹興乃目連戲之發祥地也。目連乃高腔。弟每疑高腔在崑腔之前，未識閣下以爲何如？

寧波戲班有崑戲，有目連戲，有紹興戲。弟已約訂一崑班吹手，以度曲爲名，着手調査。據說諸班俱無孟姜女劇，惟最下流一種「串客」所組織者（即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專唱哥哥妹妹之四明文戲）也許有之。惟在寧城此種久經官廳禁止，無從調査。

錢南揚頓首

頡剛案：旬日來，承章矛塵先生送我許多紹興唱本，錢南揚先生送我許多寧波唱本，使我眼界

一開，極快。在紹興、寧波唱本中，凡是蘇州有名的古蹟和街道，均屢見不鮮，很可見那兩地受蘇州影響的深至。

高腔的聲調與樂器俱極簡單，頗有「先進野人」之風。錢先生疑它的發生在崑腔之前，我也同意。甚希望錢先生作一考證，更盼望錢先生因研究目連戲而得到高腔中的孟姜女劇本。

四明文戲、化裝灘簧、改良申曲、揚州小戲，都是上海游藝場中最能代表各地方的民衆藝術的東西。我很想收集這種材料，無如它們的劇目是報紙上不登載的；要自己去看，又沒有這種機會。希望上海方面有志研究民俗學的同志肯破費一點時間去觀察這種東西，不要以爲這種東西是下流人的娛樂而但嗤之以鼻。

第四册

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後園樹上超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問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為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處在深宮容貌艷麗焉為役人之逑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殺之并築城內超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使將歸葬之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不知孰是

中唐寫本琱玉集

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

顧頡剛

我真快樂，我深深的感受到研究學問的快樂，我真想不到研究學問的快樂有這樣的深摯而濃厚的。

當我去年十一月中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時，除了貫休的《杞梁妻》一詩之外沒有得到別的材料，就是貫休，也可算得是一個五代人。唐代是一個詩歌的時代，孟姜女故事是詩歌中的一個好材料，爲什麽竟無所聞見呢？這個問題，常在我的心頭横鯁着。

後來見到李白《東海有勇婦》一詩，才知道她的故事中又有哭崩梁山的傳說。這是一個極突兀的傳說，使我非常驚詫。後來一加研考，才知道李白的話是跟着曹植的《精微篇》來的，恐怕這個故事僅是漢魏間一局部的傳說，未必繼續到唐代。那麽，我一時得來的唐代的傳說瓌寶，到這時又不免捨去了。

我的論文中，在貫休一詩之後，曾作兩種原因的假定：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時勢的反映。第一個假定已在文中叙述了，第二個假定文中只説出了一個揣測，隨後在唐詩中果然找得許多證據，最重要的爲……。關於這個問題，擬在一二月後作《送寒衣的來源》一文把它説明。

但是這種證據都只能作這件故事的旁證而不是直接的證據，我終究留着一個遺憾。

本年二月中，劉半農先生從法國寄一篇燉煌寫本孟姜女小唱來，這是從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伯希和收藏》(原號二八〇九)中鈔來的。這真是一個大發見，使我得到一個狂喜的欣慰。燉煌寫本都是從唐代迄宋初的東西，所以這個小唱可以定爲唐代迄宋初的燉煌一帶民衆曲詞。從詞調上看來，這首小唱頗近於《搗練子》。今承劉半農先生的好意，將原樣帶歸，今鑄版披露于下：

孟姜女犯(當是杞字)梁(當是梁字)清(疑是情字)一去煙山(疑是山字)更不歸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長城路賨(疑是實字)難行[illegible](?)酪(當是酪字)山下雪雰(疑脫一雰字)喫(疑是喫字)酒則爲隡(頗似隔字但不得其解)飰(當是飯字)病[illegible](願)身强律(當是健字)早還歸。

在這首小唱中，劉先生說可以借他證明四件事：

一，孟姜二字用作杞梁妻之專名，遠在邵武士人(《孟子疏》)之前。

二，而且非但稱孟姜，後面還加上「女」字，和現在傳說中一樣；那麽，孟姜女三字相連而爲一專名，也已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三，在你的唐代時勢反映說上，得了一個直接的證據；因爲以這首小唱同唐朝人的閨怨詩相比，雖然雅俗殊途，卻是一鼻孔出氣。

四，因爲這是民間小唱，可以說是現代小唱中的孟姜女被我們找出了個嫡派祖宗了。

在今年暑假裏，沈兼士師得到程郁庭先生的信，說《琱玉集》內有孟姜女的故事。我在《古逸叢書》內一檢，便在《感應篇》內（卷十二，頁26—27）見到。原文云：

> 杞良，周時齊人也。莊公襲莒，杞良戰死。其妻收良屍歸，莊公於路予（弔誤）之。良妻對曰：「若良有罪而死，妻子俱被□；設如其無罪，自有廬室，如何在道而受予（弔誤）乎！」遂不受弔。莊公愧之而退。出《春秋》。
>
> 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超，下作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問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伇（即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請為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處在深宮，容皀（即貌）豔麗，焉為伇人之疋（即匹）！」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即殺）之，並築城內。起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並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灑（即滴）白骨，去（云誤）：「若是杞梁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使（便誤）將（疑得誤）歸葬之也。出《同賢記》。

二說不同，不知孰是。

在這篇故事，我們得到的新材料更多了：

（一）杞梁作杞良，連《春秋》上的名也改了。

(二)杞良是燕人。

(三)杞良在秦始皇時北築長城。

(四)孟姜之父姓孟名超(一作孟起)。

(五)孟姜名仲姿。

(六)杞良因不堪築城之苦，逃入孟家後園樹上。

(七)仲姿因浴於池中，爲杞良所見，故請爲之妻。

(八)杞良成夫婦之禮，復往作所，爲主典所打殺，並築城內。

(九)孟起遣僕往代杞良築城，始知杞良死狀。

(十)仲姿知其死，往向城號哭，城爲之倒，滴血認骨，攜之而歸。

這何其和現在的孟姜女傳說相似而和戰國秦漢的傳說不同呵！今將古今傳說爲之逐項比較證明如下：

(一)梁作良，今萬喜良即如是。這個良(ㄌㄧㄤ)字後來既成爲「郎」(ㄌㄤ)字，故宋周煇《北轅錄》說雍丘縣孟莊有范郎廟，明代所刻《孟姜女集》亦是配夫范郎。

(二)杞梁是燕人，與徐水縣及山海關的傳說當有關係。

(三)杞良在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這是唐代以來一致的傳說，故貫休詩起首亦云然。

(四)孟姜姓孟，這也是現在極有勢力的傳說(一小部份的傳說是姓許，說姓姜的極少)。現在的傳

說凡是說她姓孟的都說她的父名孟隆德。

(五)「仲姿」一名是獨特的傳說。

(六)杞良因不堪築城之苦，逃入孟家後園樹上，與現在傳說甚爲相同，但現在傳說是歸在未往長城之時。例如吳中唱本云：「皇榜掛到蘇州城，……要捉喜良造長城。……員外聽得渾身抖，……便叫喜良逃生命。……一頭走來一頭哭……一人無處來存身。抬頭看見一園牆，……將身挨進花園門。梧桐樹下來行過，棕櫚樹下且安身。」

(七)仲姿因浴時爲杞良所見故請嫁，與現在傳說亦甚相同。例如《花旛記》云：「六月天氣最難當，太陽如火水似湯。姜女走入花園內，速忙脫衣下池塘。……衣衫掛在楊樹上，輕輕下水落鴛鴦。姜女看見人現出，……看見樹上有人藏。……便叫范郎來下水，我今與你結成雙。」但一部份傳說是把下池塘的事歸於游園墜扇。例如吳中唱本云：「手拿宮扇乘涼坐，一陣狂風下池塘。……高叫片時無人應，只得自己下池塘。就拿衣衫來脫去，起身脫得盡精光。衣衫放在花枝上，荷花池內當浴堂。……看見有人棕櫚樹，……孟姜心裏好驚慌。喜良看見笑揚揚，……小姐聽說開言笑，你是喜良公子身。……立過海誓山盟願，見我白肉是夫君。一身白肉你看見，情願與你做妻身。」又有一部份的傳說是說她跌入池內的。例如《孟姜寶卷》云：「忽然一陣狂風起，翻身跌入蓮池中。孟姜連聲叫「救命！」驚動喜良公子身。……跑到九曲橋邊看，只見小姐落水中。喜良慌忙雙手挽，提攜九曲橋邊存。」把「見我白肉是夫君」一語發揮盡

致的是京調中的《萬里尋夫》(《戲考》第十六册):

(末白)我二老年已半百,我兒還未定終身,特與我兒商議,但不知何等人家方稱我兒之意?

(旦白)孩兒早有約言,世上無論何人,若要看見孩兒身體肌膚,他便是兒的丈夫。

(八)杞梁於結婚後復往作所,這是和現在傳說不同的。現在傳說都說他爲官兵捕去。至爲主典打殺,亦異。說見《范杞梁的死法》(《週刊》第二期)。

(九)孟起遣僕往代,始知杞梁死狀,與今傳說亦微異。現在傳說是說孟家遣僕去送寒衣的。例如吳中唱本云「翁婿情分難拋棄,送件寒衣到長城。……家人連忙來端正,拿着寒衣就動身。」這唱本後來說這家人將錢嫖完了,回去假說已經送到。喜良托夢與孟姜,說明情形,孟姜始自去。但這一段是小節目,所以有許多唱本中是沒有的。

(十)仲姿號哭城崩,滴血認骨,爲現代各種傳說所同。惟攜骨而歸則頗不同,大都是說築城官兒哭倒城牆,報與秦始皇,秦皇把她拿問,見她美貌,恕她無罪,並要娶她,她要求數事,一一依應。及范杞良墳廟建好,然後自己一死了事。惟陝西同官縣的哭泉,相傳爲孟姜女負夫骸骨,哭而湧泉。《孟姜女集》亦說她「瀝血求夫骨,函歸,行至同官山,力竭死」(《讀書敏求記》卷二引)。《情史》又說她「尋夫骸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力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貫休詩云「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也是負骨而歸的意思。大約在「秦始皇欲納孟姜」之說未起以前,「孟姜負歸夫骸」之說是極盛行的。

在以上的種種證據之下，可見《琱玉集》中轉載的《同賢記》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是和現在的傳說差不甚多的。

《同賢記》是什麽書？我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中絕未發見，《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及《通志·藝文略》等均未見，想來是一部使人不甚經意的小書。

《琱玉集》的由來，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云：

> 《琱玉集》零本二卷（舊鈔卷子本，尾張真福寺藏）。
>
> 原十五卷（《通志》卷六十七，《藝文略》七，類書類作二十卷），見存十二，十四兩卷。……十四卷末記云：「……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文字遒勁，似唐初人筆蹟，真罕見之寶笈也。但此書未詳撰人名氏，其目僅見《見在書目》及《通志·藝文略》，知其佚已久。……

日本聖武帝天平十九年是唐玄宗天寶六年（公元七四七），可見這本書是中唐的日本寫本，《同賢記》之作必在中唐以前。那麽，這件故事的時代我們也可以知道最遲是在初唐了。

我因爲得到這一個發見，使我很高興去查唐寫本書。羅叔蘊先生新印的《文選集注》殘卷，是從古寫本和影寫本印下來的。這書上有李善及五臣注，李善是初唐人，吕向等五臣是中唐人，是此本最早亦在中唐以後。我想，這裏邊或許有孟姜女的故事罷。翻出曹植《求通親親表》來一看，果然得一奇異的發見。原樣如下：

此本惜已殘破，有了許多缺文。今爲寫定如下：（因有缺文，故不能加以標點。）

李善曰列女傳曰齊□□□者□杞梁殖之妻也齊疾公□□戰死杞梁之妻與子內外皆無□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列女□□□□□未嫁居近長城杞□□□□□□避役此孟姿後園池□樹木□藏姿在下遊戲於水中見人影反□見之乃曰請爲夫妻梁曰見死役爲卒避役於此不敢望貴人相采也姿曰婦人不再見今君見妾□□□□□更嫁乎遂與之交□□□□□□饋食後聞其死遂將□□收其骸骨至誠下問尸首乃見城人之築在城中遂向所築之城哭城遂爲之崩城中骨亂不可識之乃淚點之變成血……

這後一段的重要不亞於《琱玉集》所載，而描寫之技乃過之。這後一段起首處「列女」二字似是書名之首。惜無從覆按。在這一段裏應該注意的如下：

（一）孟姜名孟姿。（是姓孟而名姿呢？還是以孟姿爲名呢？書闕有間，不可知矣。）

（二）孟姿居近長城。

（三）杞梁避役於孟姿後園。

（四）孟姿游戲水中，反顧見杞梁，請爲夫婦。

（五）饋食。（當在杞梁赴役之後。因孟姿居近長城，故非難事。至饋食者是僕是孟姿則不能斷定。）

（六）孟姿聞杞梁死，往收骸骨。以尸築在城中，向城哭而城崩。以城中骨亂不可識別，以淚點之

而變成血。

這一段裏有獨特之故事四：一、名孟姿，二、居近長城，三、饋食，四、淚點骸骨而變成血。這不但在古代故事中所不見，亦爲現在傳説所没有。

把這個故事和《琱玉集》的故事一比，便可以在避役、見浴、崩城之外發見兩個類似之點：

《琱玉集》	《文選集注》
仲姿	孟姿
杞良燕人	孟姿居近長城

這是大可注意的。從這兩個地方上看，可見這故事或是起於北方的。可惜長城太長了，不知所謂「居近長城」是燕一方面的長城呢？還是秦一方面的長城呢？至孟姿與仲姿亦大可研究。我的猜想這些名字可以分作兩種猜想：

（一）先爲孟姜，變爲孟姿，再變爲仲姿。

（二）先爲仲姿，變爲孟姿，再變爲孟姜。

這兩種都可以講，因爲（一）我們得到的「孟姜」一名的材料雖有《詩經》與《玉臺新詠》的材料（見專號一），但直接以「孟姜」稱杞梁之妻者，始於燉煌的唱本，以前是没有得到。而《同賢記》的材料決在燉煌寫本之前。我們不能説孟姜二字必由於《詩經》等書而來，也許是孟姿譌變的。（二）不是這樣説，則仲姿、孟姿的姿字來得太突兀，它何以成爲杞梁之妻的名也很難索解。如説由於姜字的譌

變，則理由較爲充足。這個疑問，除非將來再發見新材料時我們不能判定。

依我的揣測，仲姿一字當是由孟姿譌變來的。在《同賢記》裏，孟是姓，姿是名；但後來孟字看作排行了，故這一譌使大小姐變成二小姐。否則仲字何來很難解釋。如這個假定較爲可靠，則取第一個假定（孟姜先於孟姿）較妥。

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弁言

去年十一月中，我草《孟姜女故事的轉變》一文時，承許多同志送給我這個故事的口說、歌曲、詩詞，以及其他各種文件，當時因《轉變》一文無暇續作，便將歌曲材料先行發表，作爲論文的附録。但至今半年餘，材料愈聚愈多了，我不忍把這些好材料只充做我的論文的附録了，因此，便把已在《歌謠週刊》上登出的八篇編成一册，題爲《歌曲甲集》，先行出版。

孟姜女故事的歌曲，依現在搜集所得的計算起來，大約可以編成四集，但這種材料原是很多的，只要有人去搜，就到處可以得到。所以說不定我們刊到癸集之後再刊出閏集來呢。

歌曲以外的材料，俟略略整理，也擬分集刊行。

希望本書的讀者就見聞所及，凡與她的故事有關的材料都搜集了寄與我，且不必怕材料的重複，因爲重複的材料也有校勘的用處的。（件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轉交。）

顧頡剛

一九二五，八，一

孟姜女故事材料目録説明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第八期）

顧頡剛

十四年前，我一方面讀《詩經》，一方面治故事，忽然對於「杞梁妻」的改稱爲「孟姜」發生了研究的興趣。試一搜集材料，很僥倖地得着了許多，比較之下，這件故事的變化有趣極了。一個知禮却君郊弔的婦人，如何變爲善哭者，又如何變爲哭倒了城，又如何變爲哭倒了秦始皇的萬里長城。那一個在齊、莒戰爭時戰死的杞梁，又如何變成了築長城而葬在城牆裏的萬喜良。故事像動物一樣，是有生命的，它會傳代，會走路，它只要傳一傳、走一走，馬上會有增入的新材料，也必然會有削除的舊材料。民國十三年，北京大學《歌謡週刊》向我徵文，我便破費了三足天工夫，寫成半篇《孟姜女故事的演變》，出了一期專號，把宋以前的故事系統理了出來。當時心想，再這樣寫了下半篇，就把這件故事整理完了，其中各種問題的討論也可以結束了。萬想不到，自從發表了這半篇文字之後，竟獲得讀者們的無限同情與好意，許多地方響應起來，有的拿地攤上賣的歌曲小説圖畫寄給我，有的抄録高文典册上的記載送給我，弄得我天天手舞足蹈地接受這些新發現的材料。然而材料太多了，我這篇論文竟作不下去了，就是已發表的上半篇也有許多地方必須改作了。在民國十三四年間，先後在《歌謡週刊》上出了九次《孟姜女專號》。十五年，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分

「歷史的系統」和「地域的系統」兩部份，摘要敍述。荏苒至今，又歷十年，正式的論文尚未動筆，而社會上加在我的肩頭的工作已壓得我不能再度那時研究故事的生活。天天對着這一大堆材料，只有長嘆。前年燕京大學的同學趙巨淵君到我家裏，替我整理了一個月，編成材料目録一册。去年燕大同學張全恭君把我舊時論文借看，看得高興，自告奮勇，替我重寫；剛寫到唐朝，不幸他就因病回廣東去了，這工作又停擱了下來。這回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社來索文字，而事忙不能撰文，想起此目，就請北京大學同學張公量君爲我鈔付出刊。因周刊篇幅不多，又不欲延至二期，所以删去了間接材料若干。希望讀者看了這一份目録，知道無論什麽學問，可用的材料總是無窮無盡的，其中可討論的問題也是多不可計的。孟姜女故事，原是一個很小的題目，而搜集的結果尚且多至如此，如果再加搜集又必然不止此數，何况其他！如能引起幾位讀者的這樣共鳴，就不辜負了我發表這篇的一點誠意。至於讀者們各就見聞，爲我補所未備，那更是感荷不盡的事。臨了，更祝頌張全恭君早復健康，今秋回平復學，在一年之内，和我一同寫成一本《孟姜女故事考》，結束這十五年來的工作。

一九三五，七，十九

孟姜女故事筆記輯録

顧頡剛

蕢尚不如杞梁妻

《檀弓》下：「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陳澔《集說》曰：「蕢尚晝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此條可補入《孟姜女考》中。

女子遠丈夫

定五年《傳》：「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此大有傳說中孟姜女取扇於池之情形。

築長城

《始皇本紀》：「令下三日不燒，黥爲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按《律說》未知何書，其文五字爲句，似不甚古。此可補入予所著《孟姜女故事考》中。

長城徒卒

《北堂書鈔》四十五引《風俗通》云：「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依止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重也。」孔廣陶《校注》云：「洪氏校删「後遂」句以下，恐非。今案《御覽》卷六百四十九引《風俗通》，「繁」作「緐」，「重」作「効」。俞本「徒士」以下九字作「徒卒罪髡，負土，赭衣」，即案「後遂繁息」二句，無末句。陳本「城」下作「徒卒髡頭，赭衣」，餘皆删去。」按，此條可編入《孟姜女考》中。

東北天寒，而少數民族皆剃頭，得毋即是秦徒髡頭之俗所傳衍耶？若是，則清初剃髮令所謂「留髮不留頭」者，真寃矣。

漢人繇役之苦

《鹽鐵論·執務》云：「今則繇役極遠，盡苦寒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按此即孟姜女故事發生背景也。

築人築土

赫連勃勃築統萬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並築之，此大概是貫休詩所謂「築人築土」者，與孟姜女故事不無關係。

箏調説長城苦

唐張祜《聽箏》詩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過翠絃中，分明似説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似當時箏調亦有以「哭長城」爲牌者。可入《孟姜女考》中。

徐君寶妻及謝氏婦事與孟姜女傳説

偶翻汪琇瑩等所編之《漁磯漫鈔》，有二事絕類近代傳説之孟姜女。其一云：

宋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其主者數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主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投大池中以死。（按：其詞見《詞選》卷八。）

其二云：

泖湖謝氏，松江右室也，明初被籍没坐誅。婦某，有殊色，給配象奴。婦紿奴曰：「待我祭亡

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攜祭物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自攜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遂伏劍死（卷十）。

此非與孟姜女給秦始皇祭萬喜良而跳海者同一型式耶！然舊日婦女絶無自由，欲擺脱束縛，獨申其志，亦僅有此一條路可走，是則凡有堅決之意志者自能落入一型，非必由於故事之演變也。

洪頤煊論滴血認親

洪頤煊《筠軒文鈔》七《宋洗寃集録跋》云：「《太平御覽》……引《隋書》：『秦王俊好内，妃崔氏性妬，於瓜中進毒，俊由是疾篤，含銀，銀色黑爲遇蠱』，與此書『驗服毒用銀釵』條同。《梁書・豫章王綜傳》：『其母吴淑媛自齊東昏宫得幸高祖，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綜年十五六，微服至曲阿，聞俗説，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並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此書載『檢滴骨親』，即其術，足證此書檢驗諸術皆前人所有。」予前治孟姜女故事，曾據《琱玉集》所載滴血認骨事，知是説南北朝已有之，未檢《梁書》也。後當補入。《洗寃録》爲宋湖南提刑宋慈編。按蕭綜與東昏果爲父子，則滴血認骨固可言；孟姜之與杞良止是戀愛關係，並非血統關係，滴血何得驗耶！《琱玉集》所載自是民間傳説，民間但知滴血認親，以爲父子可，夫婦亦可，而不知法醫學上之不可通也。

城牆中之小棺

浦江清云：「《野獲編》中記有於城牆中得小棺甚多，謂是僬僥國人。此或是爲『厭勝』者，如范杞梁之類。」此説甚是，當檢之。

孟姜山志

合衆圖書館新得南洋中學校長王培孫藏書，其中有《孟姜山志》五册，爲澧州人所作。此中必大有材料可尋。

燉煌卷子中之《孟姜女變文》

毅公寄《燉煌變文集》來，其《孟姜女》一篇爲伯希和所得，藏巴黎國民圖書館，予昔輯集此故事材料時未之知也。録于下：

「……(上缺)□山遍野斷，□□□□見神識。□(勞)貴珍重送寒衣，未□將何可報得。熱(執)別之時言未久，擬□朝暮再還鄉。訶爲忽遭槌杵禍，魂銷命盡塞垣亡。當別已(以)後到長城，當作之官相□□。命盡便被築城中，遊魂散漫拾荆棘。勞貴遠道故相看，冒出風雨□損壞。千嵩珍重早皈還，貧兵(病)地下長相匿。」其妻聞言大哭叫：「不知君在長城妖(夭)。既云骸骨築城

中，姜亦更知何所道！」姜女自雹（？）哭黃（皇）天，「只恨賢夫亡太早」。婦人決列（節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長城倒。古詩云：「隴上悲雲起，曠野哭聲哀。若道人無感，長城何爲頹？石壁千尋列，山河一旬迴，不應城崩倒，總爲婦人來。塞外豈中論，寒心不忍聞（閉）。」

哭之以（已）畢，心神哀失。懊惘（懊惘）其夫，掩從亡沒。□此貞心，更加憤鬱。髑髏無數，死人非一。骸骨縱橫，憑何取實？咬指取血，洒長城已（以）來，單心選其夫骨。姜女哭道：

「何取此玉貞（貌），散在黃沙裏！爲言（因）墳隴有標提（題），壞壞髑髏若個是？嗚呼哀哉難簡（揀）擇。見即令人愁思起。一一捻取自看看，咬指取血從頭試。若是兒夫血人（入）骨，不是杞梁血相離！果報認得却迴還，幸願不須相惟（違）棄。」大哭咽喉聲已閉，雙眼長流淚難止。「皇天忽爾逆人情，賤妾同向長城死。」

三進三退，或悲或恨。鳥獸齊鳴，山林俱振，宛（寃）魂……（缺七八字）點血即肖（消），登時滲盡。□□骨節三百餘分，不少一支。……（缺七八字）更有數個髑髏，無人般（搬）運。姜女悲啼，向前借問：「如許髑髏，佳俱（家住）何郡？因取夫迴，爲君傳信。君若有神，兒當接引。」

髑髏既蒙問事意，已得傳言達故里。魂靈□應杞梁妻：「我等並是召（趙）家子，被秦差作築城卒，辛苦不襟（禁）兵役死。鋪屍野外斷知聞，春冬鎮卧黃沙裏。爲報閨中哀惌（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此言爲記在心懷，見我耶孃方便說。叩頭□□□□，□□□□□，兒骨今歲無人取。」「不免□□□□，更加悽領（領）納鬼詞。答……（原缺七八字）骨，旬將背負，懊惱其（原缺七

八字)文，祭曰：「厶年厶月厶日，□……(原缺十餘字)□庶(束)修之奠，敬祭……(原缺七八字)行俱備，文通七篇。昔存之日，名振饗(響)於家邦，上下無嫌，剛柔得所。起爲差，充兵卒，遠築長城，喫苦不襟(禁)，魂魄皈於蒿茟(里)。預若紅花標落，長無□尋之暉；延白雪以詞天，氣有還雲之路。嗚呼！賤妾謹饌單盃，疎蘭草於玉席，增歆饗已(兮)金盃。惟魂有神，應時納受。」祭之已了，角(結)束夫骨，自將背負。□□□□□來……(下缺)

此文中之故事，與後世所傳大體相同，惟杞粱鬼魂說話於前，無人搬運之髑髏又訴說於後，人鬼交接，可以對語，爲他處所未見耳。

魏含英說《孟姜女》

一九五二年返蘇，頗聽彈詞。十一月十七日，與沈勤廬同到北局靜園，聽魏含英說《孟姜女》。含英，馬調魏鈺卿之子也，向說《珍珠塔》。自解放後，以《珍珠塔》不合時代思潮，乃新打此《孟姜女》。予所聽者僅係開頭一回，謂蘇州有萬德潤者有怨於趙高，趙至秦而貴，因言萬家有藏書，犯禁律，又以德潤已死，則録入其子喜良。當秦始皇遣驍騎尉來捕，太守知喜良冤，因令心腹捕役密告之，令其全家遠徙云云。全書不知如何結構，他日當訪其人，與一談也。

湖南花鼓戲中之《池塘洗澡》（《孟姜女配夫》）

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戲曲音樂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出版之《劇學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中有卓之《湖南戲劇概觀》一文，其第三節爲《花鼓戲》云：「花鼓戲起源頗早，爲一種民間戲劇，在鄉村中佔有相當勢力。……考其由來，似出於從前社戲時之扮演故事所推進演繹而成。古人於歲時伏臘鄉村舉行社祭，父老訓説古人忠孝節義歷史及奸盜邪淫諸罪惡，以勵社會，不足則令人扮演，更爲歌曲以表明之，弦鼓以助揚之。……迄今不知已歷幾千百年。以近代後起之漢班視之，誠瞠乎其後。所惜者，歷來士大夫以自尊身份故，薄視此等民間戲劇而不屑加以研究與改善，官廳尤認爲冶容誨淫，因禁入城市，致花鼓戲之名稱乃不直於社會人士之口，良可慨也。……所奏鼓樂，最重絃類（有大筒二弦）、吹器（大小喇叭、横笛等），次之則鑼、鼓、鐃、鈸亦均爲附屬。」舉《池塘洗澡》一劇以見一斑：

（小生扮役卒上）箭是刁翎箭，彎弓滿上弦。單打飛天鳥，英雄出少年。（白）小生范齊郎，可恨秦始皇無道，拿我前面南修五嶺，北築萬里長城。想我兩肩挑得泡泡腫痛，苦不堪言，不免於半夜三更逃回家鄉去吧。（唱，弦拉大筒長調）黄篾鴛鴦箕隔牆料，杉木杠子往河下掉。將身且把城牆上，對着家鄉淚汪汪。遠望家鄉不能見，不知何日到家中。捨身就把城牆下，哎唷，一身疼痛好不傷心！不覺走，不覺行，看看東方日出似火盆。日出東方怕人見，且在這柳蔭樹上權且藏身。將身且把柳蔭上，等候那日落西山再起程。（作站樹枝上狀，下）（旦上唱）上房瞞了爹爹面，下房又瞞

奴的娘，瞞了哥哥並嫂嫂，又瞞梅香人一雙。年年有個六月六，趁了這六月六日池塘洗澡好把身涼。急急忙忙往前走，池塘就在前面存。前看五里無人見，後看十里沒有人行。天上起了毛毛霧，朦天帳內好脫衣裳。上身脫去蘭衫子，下身又脫八幅羅裙。脫下膝褲並裹脚，足下又脫繡紅鞋。一身上下都脫盡，(按演此劇時旦僅着小衣)雙足跳下藕塘中。(小生作在枝上下瞧介)手拿汗巾擺幾擺，冷水上身好不驚人。上身洗得乾乾淨，下身洗得白如銀。撥開荷葉照一照顏面，哎呀！(作陡見生在樹上狀)柳蔭枝上一位書生。或是人來朝東站，或是鬼來莫現身。扯一皮荷葉遮羞體，雙足跳上池塘邊，連忙衣褲來穿起，上前兩步再問分明：「莫不是人家浪蕩子？莫不是長街市上要笑兒郎？」(小生唱)「請聽，不是人家浪蕩子，又不是街上耍笑郎。家住河南開封府，范家莊上有我家門。爹爹有名范員外，母親誥封楊氏安人。所生兄弟人三個，范龍、范虎、我范齊郎。」(旦白)「因何來此？」(生唱)「秦始皇要把長城築，吩咐文武把丁抽：家有三子抽一口，家有五人抽一雙。因此我家也要抽一人修城牆。」(旦白)「怎不叫大哥去？」(生唱)「本當要把大哥去，丢下門户無人當。」(旦白)「怎不把二哥去？」(生唱)「丢下二嫂守空房。只有小生無罣礙，自己情願去修城牆。我那日含淚別爹娘，來到長城這地方。賜我黃篾鴛箕一大隻，杉木杠子五尺長。日裏要我挑黃土，晚來又要守城牆。日挑黃土八百擔，渾身疼痛實難當。每日只有三合米，吃不飽喝點米湯。莫奈何只得來逃走，這是我一派苦心腸。」(旦唱)聽他言來喜在心，便把「相公」尊一聲：「當下爹娘生下我，發下誓願在廟堂：年年有個六月六，池塘洗澡會兒郎。八十歲公公遇着我，

拐杖底下結成雙。瞎子、跛子遇着我，前世燒了斷頭香。三歲孩童遇着我，羅裙兜他進繡房。今日相公遇着我，好一似龍鳳配鴛鴦。」(生唱)「你招要招王孫公子，招了我范齊郎不得久長。」(旦唱)「招郎不願王公子，招了齊郎得久長。」(生白)「何物爲媒？」(旦唱)「日出東方爲媒證，池塘清水當酒漿。」(生白)「没有衣服。」(旦唱)尊聲「相公在此等，奴家歸家拿衣衫。」急忙來到繡房內，打開箱子拿衣裳。轉到池邊把相公請，「穿好衣衫好拜堂。」(生下樹穿衣介，唱)「一拜天來二拜地。」(旦唱)「三拜四拜福壽齊。」(生唱)姻緣本是前生定，(旦唱)五百年前結良緣。尊聲「相公請隨定我，回到家中見奴的爹娘。」(旦白)「請呀！」(下)

此劇又名《孟姜女配夫》。其中心思想則婚姻爲命定的，當孟姜女初生之際，其父母已發誓，要在六月六日池塘洗澡時獲得配偶，不論老少妍媸，猶然《綵樓配》之碰到即算也。至范齊郎一名當爲湘音之轉變。